



孙科 - 真理之光

简单的考虑是由良好的处置，很多独立的，深刻的，有趣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互动，从中产生了非常好的想法，我要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寓意或故事的寓意... ..这个故事是关于两头驴子在旧日本的旅行，在发现的时候，灰色的驴子装着盐，非常重；黑驴在引导商队前往目的地，因为它的负荷很轻，它驮着海绵自夸运气好，道路非常崎岖。灰驴再也忍受不了了，快要累死的时候，它一个趔趄，掉进了一个大水坑，融化了一半负荷。在嫉妒心的驱使下，他把自己扔进水里，希望得到同样的命运。

海绵被水浸透，黑人几乎不可能站起来，顺理成章地，他屈服于疲惫而死亡。

祖父的故事

爱就像一道彩虹，它并不总是存在，但它总是出现!乌托邦混沌理论制定的 $1=1+1=2:2=1$ 爱的多因素彩虹的乌托邦螺旋在最大能量实体的辐射中结束，绽放成太阳--地球呼出，太阳激发同样的颜色来描绘世界--我呼出，你激发同样的爱的空气，我是所有的颜色来描绘你的世界!一切都从我们感受事物的方式开始，有些东西是团结的，有些是分离的，但事实并不掩盖事实。我的第一个记忆，我仅仅是有回忆，在那里我醒来时全神贯注于一个明亮的日子，我准备用光的力量走出黑暗，把力量和能量分配给整个 constellar 社区。我开始思考如果有一天我是闪电？如果有一天我是一道雷电，它是破坏性的、令人恐惧的、嘈杂的、无情的，还是发光的、美丽的、有光芒的、有活力的。每条光线都有不同的特点，就像人一样，不同的行动模式，不同的光芒，这就是每条光线/存在的独特和排他性。好吧，如果有一天它是一条射线，至少它将是原创的。每条射线都有一种行动方式，就像人一样，在任何时刻，这种行动都是以零星的时间出现的。我们对射线/存在有行动，我们可以改变它的方向和目的地。关于命运，我将第一次引用上帝的名字，有一天，我与一位《古兰经》的信徒进行了一次信仰和信念的对话，他

告诉我下面这个故事，我将描述一下：你把一个骰子游戏传到你的手中，强烈要求上帝让你得到最高分，你得到最低分。这个故事可以总结一下，但毕竟是谁扔的骰子？但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们有行动，我们有闪电/存在，与媒介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能量/形式/行为掷骰子。我知道会有一个转变者，事情会有一个平衡的闪亮力量，会改变现实。一个振兴的能量，那些以满足为目的的生活不满的人将会变成所有的颜色来描绘你的世界。我在一个与往常不同的现实中醒来，通过这本书探索写作的领域，将扩大我的存在。我反思思想是如何传递的，把它等同于一盏灯和它的力量。我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有一个电流可以遵循，灵魂也有不安的时候，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并不总是天真的，能量也会扩大。被错误行为困扰的心灵得以延续，齐声的声音比许多声音更响亮，文字是一种表达的艺术，从这一刻起会有灵感。心跳有自己的节奏，在血管中扩张。压制是悄悄进行的，因为一切都有它的q。我们都在思考邪恶，有时我们被弄得很安静，"但我们都在思考"，记忆并不总是存在的，我说不要练习仇恨，因为它很糟糕。我们都有表达的自由，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正确的时间拥有它，没有什么和比真相更诚实，我们有各种形式的表达，要做好就是要有平衡。平衡是一种常规的循环，紧张是一种不平衡。人们喜欢评论。每个人都有纯洁的普世之爱产生的同情心。太阳是能量的源泉，不正常的事情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每个人想忘记的时候就忘记了，总是有几种观点，很多想法，

很少有信念.....有些事情是无法补救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爱是快乐的源泉，而且总是孤独和受保护：有

不喜欢思考的人，但意识是启迪我们的一盏灯。

我们都有恶习，有时我们有恐惧，我们都会说和做傻事。我不为任何人写作，我们都有不想记住的东西，但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悲伤，总是承认它，不隐藏任何东西是好的，因为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感受到了某些东西的乐趣，当机会潜伏时，就会为它打开大门。总有一种对对方的感觉，但 "没有人属于任何人"，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光发热。友谊总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以一个朋友另一个自己。遵循你的本能，你看到的是积极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被爱，爱是光的发生器，当我们被爱时，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感觉，彼此相爱，提高出生率，总是用十字路口游戏的话，无疑是一个对立的短语，但其逻辑是为了避免痛苦。"老人所拥有的不是智慧，而是谨慎"，所以听着！每个人都知道善与恶吗？我们手里握着那个决定是善是恶，疯狂是一些理智，真的知识很重要！！？如果可能的话，在生命的学校里毕业...我将为你、为我、为那些喜欢我的人改变自己。改变是为了进化。一条电缆，通过它传递出充满活力的焦虑电流，电，贯穿身体，喂养希望和一些新的和惊人的东西，让我们静止的运动，但加速和焦虑的思考。瘫痪的运动，紧张感上升，使我们在现实中陷于困境，通过控制和测量的运动，我们

走下思想的阶梯，在那里我们相互联系。正是在这个思想的阶梯上，我们对行为、脸和动作进行了分类

在生命时刻的下降和上升中，灯光给了自动扶梯，它不停地把你带到二十一世纪这个现实的疯狂中，能量、魔法、幻想，一切都有明显的和谐，但要小心台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登上生命的扶梯，有的生命爬上台阶，提升自己，最重要的是有人移动和支持他们，这就够了，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力量的平衡是运动平衡的根本，在每个生命的层面上都有起伏，但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下去或在上升过程中得到支持，努力和毅力是根本，然后上升到牺牲的精神，没有受伤或停止，它将带你到思考的生命之光。没有平衡的外部力量可以让路，台阶是坚实的，由希望的电缆供给，你将达到最重要的电线，生命的循环，那是养育地球的能量。我的电板是将指挥宇宙电流的位置和命运。它是一盏太阳灯，将照亮尘世自然的晦暗之处。发生的事情是，我在黎明时感到一种温柔的悲伤，随着夜幕的降临，我活了下来，复苏了，重生了，我是他强大的太阳（sun）*一个光芒四射的源头，他们像水滴一样落在地上，在这个生命和光辉的源头。我的灯塔，以一种旋转的方式不断搜索着异常的运动。我开始感觉到第一次触电，嘈杂的神经因心脏触电而眨眼。电磁波来回的思想在波浪的圈子里起伏。电流流经我的身体，这电流把我带入波浪的回路。电脉冲已经落下，我被电循环的冲动所震撼，我一直都知道

那个被冲动发现的真理闪闪发光，出现了停电，被发光的感觉折磨的声音被压制，一支蜡烛点燃了融化的蜡的累积痛苦。电门轻轻地响着打开，但没来得及打开就关上了。电动电锯带着仇恨的充满活力的黑根切割。电击在抹去记忆的发光烟雾中，电磁湍流在头脑中模拟，湍流的无限电磁力。它们像通电的光线一样延伸，麻痹心灵，拥有光，通电的黑色的闪光，断断续续的光困扰着我的不间断电流的通过。不透明的灯光在黑暗的光线中照亮了神奇的生命。电线穿过我充满能量的振动的身体。我往上走，向第10个电路前进，有一个电源故障'，不可侵犯的即使在黑暗中也有一个电击，它在狂喜和感觉的文字上落下了电。切割发光的斜线和发光的回声，发光的光抓住了破碎的声音，闪闪发光的晦暗处，瞥见的东西遮住了面向眼睛的行走的生命。有一种荧光，它们像雷霆一样在四面八方绽放和落下。炫目 "和那些刺眼的闪电模糊了他人的感觉和神情的愉悦。炽热和交叉的弧线在你的灵魂深处，坚持着原子，动态和白炽的冲击。就像一种色调，把不协调的感情锤炼到我身上，要求有一种强烈而坚定的光，在我的黄昏缺席中，我轻轻地蜷缩起来，在我存在的尖锐灯光中，像闪电一样轻轻地喜悦。有一种威胁性的光，他们威胁着那些光

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我们，让我们预见到危险？有一种存在的光，这种光在田园风光的时刻伴随着你，而你无法面对它，就把自己吓得躲起来。有一种强烈的红光，阻挡了加速的神经。没有冲动的头脑的尖锐和污染的冲击蔓延，伴生光，照亮了伴生光既不给予也不感觉到的东西。雷声吱吱作响，粉碎了渴求快乐的噪音。强大的光线谴责异己的生命，让其接受声音的指示。像强大而撕裂的光线，切断了不可能打结的昏暗光线，在其中笼罩了意识，穿透了浩瀚的光束。强烈地照亮了发光的宇宙中的黑光迷雾，一个穿透力强且深刻的宇宙，抚慰了灵魂的遗忘。闪电加热并变暗，变得一动不动，无声无息，但它吱吱作响，发生时的噪音让人喘不过气来，压倒性地感染了生活的愤怒，在其他灯光和照明中存在，甚至是简单的经过但引人注目的黑暗的叹息，并打破最电光火石的沉默。那道闪电熄灭了你的意识，以雄辩的呻吟声为标志，在另一道闪电落入这个世界的时刻，催生了被忽视的机会感的行动。我记得和我哥哥一起拍的照片（今天挂在我的房间里），我就在我吃了我后来提到的地狱饼的地方。然后，那些光的灰烬，那些仅仅从一击就能在你身上留下激烈而强烈的烙印的灰烬，被过去和无所不在的未来的光的灰烬所污染，你不会忘记。此刻的冲动将你切断，慢慢地蔓延开来，撕裂性的、流

露的，告诉你

控制你，把你扔进一口光井，淹没在失禁话语的记忆中，倾泻出对光的渴求。炽热的是一个磁性身体的燃烧灰烬，它在你的心中嘶嘶作响，闪烁着对某种东西的渴望，阳刚和男子气概，否则就是阴柔和感性，那是双重人格的冒犯，不向一方让步或另一方。这些光的灰烬温暖着阴郁和轻浮的人，在它们的温暖中有着被吞噬的雨的保護，而且，它们遍布各大洲和永恒的空间，侵入我们，给我们以奢华的洞察力，给我们无数的和压抑的快乐。久坐的快乐化学的焦虑，但不是结痂而是印在天真的脸上。外来的感觉和存在的情感，它感觉到奇迹和辉煌，并缓解了过度的收缩感，过度的收缩感将我们重新导向另一个维度，它的发展，以恶习为食不退缩不振荡或碰撞的疯狂发觉的否定。脸上的催眠光和摸索的感觉，让我们预见到对欲望的屈服，导致我们充满活力，相信它的存在，我们被它带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停滞不前，就像超凡脱俗的生命被干涸的喷泉缠住，谄妄的眉毛装载着无耻和怠慢。这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在思想上是平等的，在反应上是不同的，反应有时是无法衡量的，我们以纯粹的愿望来面对它，希望拥有，希望能够，希望被它喂养，而不是像松散的泥块一样被驱赶，在加热时聚在一起。

我的第二个记忆正是一张穿着工作服的照片，我穿着和

今天在我房间里的第一张照片一样的衣服，我在

我记得在我祖母的楼梯上摔了一跤，那里有一些用于驱赶苍蝇的丝带。我记得我把祖母的土地称为苍蝇的土地，那里有很多驴子或马匹经过的地方，很是热闹。我的父亲，在我第二个记忆诞生的地方拥有一辆蓝色的汽车，是一辆达特桑。我的“老人”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据他说是我奶奶和一头不听话的驴子之间的故事，老太太咬了他的耳朵。今天从你即将读到的故事中讲到，没有牙齿掉出来。我只见过我奶奶的乳房一次，那是在我父母床下的镜子里。这是我最好的童年笑话，直到最糟糕的噩梦，噩梦我曾经有一个可怕的、我想这可能是你作为一个孩子所能梦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这就是最后的死亡，死亡和只作为死前或不朽的这种光，被分割在从运动中异化出来的身体，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容易被照亮，但没有任何生命，在养育和发展我们的系统性催眠的苦闷和沮丧中生存。在意识上，它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被熄灭，甚至存在被抹去。迷幻的循环在勇敢的雷鸣声中交织在一起，支持和加强了我们被所有这些迷幻的雷鸣声所包围的异常性。好吧，在这里，一切都保持一致，没有效力或规模，屈服只会是异常的借口，黑色的雷霆，被关在笼子里，发出吸收理性的最奇怪和最深刻的咕噜声，因为它自己熄灭，吱吱作响，没有最低限度的秘密，显然是在一个迷幻的光的世界，折磨谁想失

去它或享受规模的快乐。

被停滞不前的斜线色彩所染的偏见，不愿意创造或仅仅是放纵。在思想碎片的精神中，所有那些想象另一个世界的人确实是碎片化的，远离干扰，这些干扰刺激着我们，就像我们抓眼球时，或者只是眨眼。这种来自另一种运动的疏远的运动煽动和粉碎了遥远的思想，并对被感动或被激动是什么这一简单事实视而不见。雷声是迷幻的，吓跑了没有表现出来的精神，因为它们不存在，它是一个像妖怪一样的谣言和不妥协的平行现实，在这里没有人以怪异的个性为食，并认知前生，即使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所有不真实的东西都有永恒的历史，但它有，有一些东西，它有恐惧，恐惧把我们驱逐到一个五维的地平线，多边形的和线性的，但不容易受到影响，甚至无法接受任何痕迹，这种痕迹代表了超验和神性思想的半球。思想不是在抽象理性的丝线中绽放或成长，而是已经看到的人物的冲动，装饰，模仿和适应瞬间的运动，但都是有意识的和最小的计算。没有计算，它就是真实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它具有真正的自发性，想什么都是荒唐的。昔日的头颅磨啊磨，已经褪去了黄页，被嗜书如命的人吃掉了，他们毫无毅力地恐吓着记忆的过时，恐吓着制造和定做的。在测量设备的包围下，贴标签的人自鸣得意，而阿比西尼亚的雷声则在笑。那些生活在过去的光辉中的人被劝说，那些死在外

面的人侵入了

天体在发生的突出事实中，在眼前。但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或多或少都很强烈，但它们是过去不相容的能量辐射，甚至与前一刻不相容。因此，记忆会发出有害的辐射，但并不妨碍人们在任何瞬间、冲动或时刻希望燃起的任何思想。因为过去与现在、瞬间、冲动、秒或分数交叉，但不影响它，因此我们总是在时间中，因为强大的光是纯粹的狂喜之流，像风一样在脸上划过，直到那时，一些被剥夺的意图和运动围绕着做或存在的快乐，因为在我们存在中存在和计数的是点击、通过简单的眼神传递它过去的光，或多或少的过去生活的汗水，但这并不引导剩余冲动的运动的原则，没有面具，活到第二，在瞬间，不像那些简单地在过去的灯光下爬行，什么都不依附。好吧，这就是污染、辐射的同义词，不，谢谢！因此，没有什么比在这一刻亮起，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所有的力量，但没有人比别人好，这真的是一个斗争的问题，不要给我那种天生的光，因为每个人都有，渴求意志和想象力以及发展和创造的纯能量，神奇的颜色反映在黄色太阳的阴影里。事实上，没有多少光，只有剩余的存在的焦点和平衡的方式，无法看到的东西。所以它不存在，它不真实，它是帮助我们变得有意识的东西的成果。但意识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有意识或无意识？这里有一个障碍，它没有被物化的

无论它有什么意义，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在走向这个时刻。这种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并声称是不可逾越的潮流的事情，实际上在现实中并没有障碍!因此，一切都是想象的，我们都生活在这同样的幻觉之流中，对其他精神的渴求并不影响我们的真相，因为在无意识的欲望总是存在于意识中，而我们只为自己保留，只有空虚，有的是想象中的天体生物，它们生活在过去的光线中，被大多数人认为必须有重量或措施，但他们又是谁来干涉。人们观察并凝视着这一天，直到它消逝，没有什么比我们乐意顺应的那道清澈的光更自然了。顺应、逆境、冲突，仅仅是放纵，作为态度和意识问题的积累者，但并不深刻，因为它们是自然的。在自然和超越之间没有丝毫的冲突，所以正常的东西让我们参与，让我们感到自在和安宁，一切都很自然：空气，让我们参与的快乐，那跳动和奔跑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触摸，对那些欣赏轻盈的扑面而来的人来说是一种温柔的触摸。在核中管理的能量，一个强大的源头照射着我们，改变着我们，心理上的突变，那么让我们考虑自己被这种核力量影响。这种充满活力的光在充满期待的生命中成长，他在现实中并不痛苦，而是像孔雀一样，渗透到所领会的冲动中，这些冲动导致我们的行为或不行为，冲动，这种动态

和清澈的爆炸。因此，我们利用其力量的最大指数，
他们将是普通的代理人，纠正，崩溃的支柱不可能不
平衡，因为它是改造的力量。 而没有什么比被

转变了，这种变化变成了提升我们的东西，保护我们免受污染。我记得第一天就哭了，不想去上学前班，但主要是之后我很享受这种友谊，和朋友们一起玩。小时候，高烧引起通常的噩梦是很正常的，就是我被铁链抓住，被放进燃烧的大锅里，但随着神志不清，我以为自己要下地狱了，但突然我醒了，在正在进行的最后倒计时中被救了。我知道有一次，我也学会了区分冷热，听从我的兄弟，他把一只手放在加热器上，根据他的说法，放在最冷的地方，他放在最热的地方，结果：我的右手腕被烧伤，这让我想起了666或野兽的标记，出于好奇，我的最后一个电话以666结束。

- 如果我们不想继续，就会有东西让我们停下来，但如果我们是行动，就会展开并产生情绪、感觉和刺激，当有人对我们做出反应和回应时，为什么要停下来呢，我的朋友们，要有耐心和智慧来理解对方面对的存在。为什么要让消极的能量麻痹我们，就像我们是没有答案的孩子一样，勇气我的朋友们，这个词是将被判断的顺序，谁将是理性的法官，谁将是正常或不正常的，没有人我们都有信仰，我也有fezada，从中可以看出想要和全知全能的疑惑和现在的欲望，但就像一把暗示和欺骗的竖琴，传递着带有幻觉的回声的警笛声。没有什么比听到说话更让人放松的了，我们听到的是

我们说话的两倍，沉默是行动，而不是天真或缺乏控制，很少有人能抵制沉默，人们必须尝试它。它甚至可能是折磨人的，但它会回答许多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善于交际的沉默是哑巴，但它可以作为不可控制的完美武器发挥作用、

渴望冲动和渴求，那些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冷静下来，倾听，倾听你内心的寂静。

有一次，我抓了一只鸟，把绳子绑在熨衣板上，给它面包、水……。那一天，我的活玩具死了。我第一次玩抓人的游戏，结果很糟糕，我哥哥在我后面，让我冲到那个“角落”，我的头被撞破了，甚至可以看到发白的组织。我会步行大约4公里到山上去抽肯塔基的烟，价格是12.5美元，在这些会议上，我的一个朋友会吃灯泡、眼镜，不管是什么东西，马戏团最近经过了村子。我的第一次骑车露阴运动是和我哥哥一起进行的，我们俩都是，我没能通过一些砖头，最后被他带到了医院。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被一个怀孕的婊子踢了一脚，然后我和哥哥一起参与了偷弹珠的活动，对那个后来成为我朋友的小贼进行了报复，他有一个全村最疯狂的哥哥。这个朋友没有被邀请参加我的生日，但他一定要给我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乐高。在第一次领圣餐的前几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社会中心偷了圣饼。这只是一个开始。然后我开始玩捉迷藏，就这样我把我最好的朋友从我母亲那里藏了起来，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事后知道他很害怕，叫了我们一声，我们就把门打开了。我们和朋友一起玩自行车、汽车、弹珠，我们喜欢冒险……有一天，我们在圣人节去唱janeiras（葡萄牙传统歌曲），

我们得到了一些钱，马上就花掉了，我记得他们提供了 chouriças（烟熏猪肉香肠）和其他美味佳肴。

我把它换掉了，当时学校的操场正在建设中，有很多沙子和洞，但我还是大胆地走了出来，当我到了教室，第一次因为这样的大胆而要 "被打"，我敢于在老师打我之前把我的手拿开，第二次在学生面前他原谅了我，假装了。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同学们推销爸爸收藏的封面，就像现在报纸上的那些副刊。我记得第一个女巫，妈妈带着我、爸爸和弟弟，我看到女巫在摸他们的生殖器，他不敢，我很恨他。我和我的表哥和弟弟一起过圣诞节，他从第一个人那里收到了一张Pink Floyd Ip - the wall，伟大的表哥。为了纪念1986年5月在freixo de espada à cinta教堂举行的第一次圣餐，我穿着紧身鞋走了很久。到了去埃斯塔雷哈的时候，留下了朋友和熟人，我设法向大家隐瞒了我的离开，好处是在四年级开学前一点就离开了，后来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的沉默感到惊讶，这也是一种补偿。当我到达埃斯塔雷哈市时，我去了帕迪尔霍居住，在那里我呆了几个月，在这里我开始了我的日常生活，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今天人们所说的欺凌，我是受害者，我害怕它，我甚至害怕当我从家到学校坐公共汽车时，有一个人有 "湿汤 "的味道我记得的第一份工作是给父亲洗车，在打字机上写账单，他给我钱。我进入五年级时有一份特别授权书，也就是由我的监护人签署的责任书，进入c+s Avanca学校的五

年级，因为我没有达到最低年龄。我甚至卷起了

我只用卫生纸和抽烟--我甚至希望整个世界及时停止，让我享受抢劫银行的乐趣，等等。但是那一年我收到了我的第一张毕业证书，上面提到学生参加了1988/89年的学校越野赛，获得了15名的好成绩，对于一个还没有长大的人来说还算不错，我也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跳过网，去买烟。我走路时没有自行车刹车，当我开始认真抽烟时，鞋底都花了，我欠邻居一个巨大的sg，是埃斯塔雷哈最好的酒馆，所以早期我喜欢吃自助餐，不在食堂吃饭。我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仪式是我那只可怜的鸚鵡的葬礼，它的翅膀被砍掉了。我在院子里玩耍，爬上一棵荆棘树时，我跳到了地上，压死了那只鸚鵡！"！我的续集开始了；我哭着睡着了，因为我失去了那只动物，最后我收集了一些马赛克，我把它埋在那里。一切都很顺利，但第二天有只猫来取它!这个故事的结果是，一只狗向我要了一份圣诞礼物，但在我家门口被发现是一只流浪狗，我们欢迎这只 "特科"，结果它被指示去攻击目标猫，我的特科最后杀死了那只猫。我甚至出于好奇在打火机上敲了一下石头，结果它就爆了。

在我工作的最初几天，我在我工作的面包店里玩得很开心，真是个笑话.....我经常拿着报纸去厕所看，抽一两根烟，但当时为了不被哥哥和嫂子抓到，我很害怕，在车上就把烟盒扔出窗外。我有过一次与影子狼打

交道的经历：我迷路了，但又找到了。受到保护，但只是选择。它以化学固体和不可缺少的水来养活自己的灵巧。

在他自己的 "影子 "的纯洁性中，他潜水冒险，有一个降落，卡通式的。作为一匹狼，他受到保护，但由于态度孤独，沉浸在表面的孤独中。今天我写的是caricuaol狼，面对他的世界，解释它。独立的朋友没有他的野性，但一个真正的生活新手的慈善性质，胚胎在caricuaol我毕业的地方有血液的年轻忠诚，诚实首先是一个无畏的性质，激烈的本质，但忠诚和朋友，尊重他的同伴和朋友。因此，忠实的旅伴和同谋总是用感情和沉默来解释。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知道漫画式的 "街道 "和公司的影子。但我在狼身上看到了勇气，他建立了沉默的知己朋友和规约的纽带，至于他的自由。如果有一样东西是狼所拥有的，那就是自由，他是孤独的，孤独的!而且是自由的!影子狼在它的存在方式中闪耀着人类以外的能量。以其强加的吠声在其野性中独立于基因的本质。我决定分享各自的精神鳕鱼，单独与龙虾共进晚餐，或者更好的是影狼的漫画，同时用一个盘子自由地连接在一起，兄弟般地分享各自的饮料。我们是选择独自一人吗？当然是的！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因为大自然塑造了我们。这是今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这只卡通狼，但他在先天的遗传环境下野性十足，被他的染色体拉到了他自己本性的自由状态的感觉。对于生活的方式，它是神秘的，但却被对生活的渴求所推动，享受他孤独的一

面，但却不受任何限制或强加。我和狼的影子是朋友，不寻常的是它在胁迫他人时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我们是

自由的母亲的手，所以我们成长和诱导他们渗透到我们的东西。哈瓦那俱乐部在本质上是同样渴求革命的疯狂，要掌管我们的存在，这里是一个自由但孤独的契约，与动物本能的合作。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叫我的祖母Surucucu，有一天玩球，我已经跳了，对他来说似乎是30厘米，因为他很低，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我跑去叫我的父母，当我到达那里的小家伙已经幸存下来，圣诞节我的祖父母在家里，我有一个讨论与我的父母，甚至告诉我的祖母之前，她死的狗。我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小镇，也就是今天的埃斯塔雷哈市，我开始在多纳西亚诺学校上六年级，在这里我遇到了我伟大的青少年激情，这将标志着我的整个青春。我花了10多分钟盯着我父亲的情妇，我想，我想如果她发出哪怕最轻微的声音，我就会有一些问题。

我一直很喜欢我的哥哥，但有一次我穿着睡衣在埃斯塔雷哈市的帕迪尔霍大街上逃跑，最后在房子后面的荆棘丛旁被他打了一拳，伤了我父亲的身份。我甚至不得不在通常的周日出游时化妆，因为我脸上的痕迹。我骑车时没有刹车，刹车的鞋子也磨破了，我卖掉了我骑的自行车，里面没有轮胎，只有我祖父给我的轮辋，按重量卖掉，我赚了300美元。在这所学校里，我有两

门功课不及格，一门是数学，另一门是手工艺，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手工艺是如此糟糕。我很自然地被社会和它的习俗所吸引，在1989年我开始玩

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最初是作为一名前锋，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打进了三个进球，但那是在对阵奥瓦伦西亚的训练赛中。然后，随着我的成长，我回到了中锋的位置，然后是左边锋，然后是右中场，然后是中场，直到我到达了中场和自由人的位置上的防守。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时，我被称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公平竞争的运动员，我仍然要登记在我要求教练成为球队队长并担任中场球员的那一天的第2个进球，在那场比赛中，我进了一个球，我创造了差异，我覆盖了从中场到对方球门的距离，对门将做了一个"内裤"。我想带着别针去看足球比赛，以赢得球场上的动作。

1990/91年，我在埃斯塔雷哈中学读七年级，我在这所学校的融入度很差，因为我很叛逆，并传出有一天我在教室里手淫的故事，被历史老师戏称为爱国导弹的携带者--这在伊拉克战争时期，我致命地丢了4分。让我损失最大的是葡萄牙语，因为这是我求学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决定回到阿凡卡的学校，我在那里读了五年级。1991/92学年后，我开始在同学中被称为"艾滋病"，我甚至得到了行为不端的名声，但学校的成功让我度过了这一年。当时，当我被问及从埃斯塔雷哈来到阿凡卡的原因时，我说我被埃斯塔雷哈的学校开除。我曾经在低密度软盘上打洞，使

其容量翻倍。

我曾经骑着我的 "自行车 "从Estarreja到Avanca去上课，然后故意到Ovar去偷超市的口香糖和糖果。我职业生涯中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是在一次直接比赛之后，那是对贝拉马尔的比赛，俱乐部的货车甚至来家里接我。我在一个叫 "minete "的朋友的黄油三明治里放了一只苍蝇，我看到的第一部色情电影让我大吃一惊，一个女人同时有鸡巴和奶子，这让我思考，另一个是蛇和鳗鱼，我父亲的场景.....在Estarreja和Avanca的旅行之间，我有他们的cp通行证，但由于烟瘾开始变得更糟，而不是购买通行证.....我当时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只有搭车才能有零钱买烟，我经常去面包店吃半块黑麦，和同事一起喝一升啤酒。在我祖父的房子里，我用压力枪开了一枪，铅弹跳动，差点打中我。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我烧了一些口香糖，它变成了黑色，让人以为是大麻。在去训练之前，我会把朋友叫到家里，从我父亲那里偷来几瓶香槟酒，我们在训练前喝酒，有几次我们都被赶了出来。有一天，其中一个朋友喝得酩酊大醉，不得不住院治疗。他的父亲甚至打电话给我父亲抱怨。在足球俱乐部，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那就是我们的对手阿威罗国家队在寻找新的人才。我有一个强大的训练，那是他们把我放在阿威罗国家队的训练中，我真的得到了一个位置。我当时是作为一名前锋，在球场的左侧踢球

，我是一名替补球员，他在球场上踢得比较多。

后来是为FCPorto。1992年11月7日，13岁以下的选拔赛将有一次会议，其中面对阿威罗的选拔赛与莱里亚的选拔赛结束了91-92赛季，正是在这场比赛中，我有机会并在下半场进入，正如阿威罗日报报道的那样，1992年7月14日星期二-阿威罗，2-莱里亚，1 "游戏在s.Jacinto体育中心的领域。"从更衣室回来后，阿威罗队以另一种决心进入球场。与上半场不同的是，在上半场中，Leirienses队占据了主导地位，阿威罗队控制了比赛，更好地利用了对手的防守，他们给结果带来了 "转变"。他们通过菲利普-莫拉获得了扳平比分的机会，他以一个弧线射向球门底部。我甚至不知道我在那场比赛中做了什么，我记得我跑了很多路，直到我无法接住球，我要么太慢，要么太快，但最后我打进了我足球生涯中的第3个球，那年由于财政原因，国家队之间没有比赛，我是否可以发展得更多？你永远不知道。1992/93学年到了，我在c+s Avanca学校读8年级，我已经开始在每个休息时间吸烟，我已经是一个有偏差行为的叛逆者。我曾经告诉朋友，我去了军校，我头顶着马桶盖进入法语支持班里面，说我是马桶盖先生，我没有勇气面对父亲的眼睛，直到第一次被拘留，我经常在足球训练后回家前嚼草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打，我在初学者的训练中，"我拿了一个"，打了他，叫他在外面等我，我会拿更多，他等了

.....甚至我的头都顶到了

他的绰号是 "Pardilhó"。我在阁楼上有了我的第一个迪斯科，我叫它库*。我从天窗爬到楼顶，甚至在屋顶上铺了毯子等，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抽了几次羊毛，和努诺一个朋友到了烟囱附近的极限边缘，一只猫头鹰出来了，让我失去了平衡，把我差点从屋顶上摔下来。被激怒的蓝色光线侵入我的存在，在这蓝色光线将到达的偏见和不容忍的肮脏毛孔中发芽的能量的光辉。众生产生的光线在无耻的假象中卷起，很难不被无害的人造物牵强附会。这种激光是有穿透力的，甚至无形中穿透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它是预言家和主宰者的光，在预言家自己的假设和十字路口中，它是预言家的光。不可察觉的和无害的，它通过它的光束激起了对自己的毒药和解药的思想 and 先入为主的想法的吸力。阁楼上的光，那烟雾刺破了披着记忆破布的心灵之光，在没有方向和行动的头脑中，行动，那马达冷却了缓慢和大规模的不协调的头脑的疯狂思想的梯队。渗透到闲暇的时刻，它就会兴奋起来，并在大脑和兴奋的灯光中散发着漫天的电刺激。它在催眠和瘫痪的身体中得到加强，就像在没有联系的文字中引发的韵律。那些崇高的灯光进入任何头尖工程。"有些人有小猴子，有些人只有阁楼！"其他的灯光笼罩着主要的入口，我希望我可以穿透阁楼的记忆、思想、生活没有伟大的原因，但有许多

记忆。记忆照亮了心灵，永远在胸中打开或关闭.....我曾经得到过VHS磁带，没有钱支付，房租在时间上蔓延，债务在增加，我很少睡觉，想着我所欠的钱。我有几个月的磁带积累。1993年，我开始想拥有自己的钱，在收到邀请后，我决定去一家游乐场工作。当时我15岁，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因为我维持空间的秩序，禁止16岁以下的人进入。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麻的时候，这也是我之后17年的消费。在这个环境中，我接触了其他的现实，但我否认并一直拒绝使用海洛因和可卡因，让人知道，如果我一生中做过这些事，也不是有意或故意的，或者我可能被 "破坏 "了，但我从未使用过它们。我有不恰当的消费态度，我已经是一个著名的 "艺术家"，是1993/1994年九年级决赛的学年末晚会的主持人。

发电机，爱的发电机或爱的发电机，是什么养活了这种非虚拟的肉欲，以及这种透明的、渴求亲吻的情感纠缠的东西，对情感和电荷的能量发展至关重要。这个发电机在日常表现中以隐藏的面孔养活自我和个性，就像吃早餐或晚餐，或养活日常生活的能量的水。没有面具或含泪的想法，我们在现实中适合爱的能量，或在爱的电化和切割的能量中，穿透性和代表性的爱和孤独的外观，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永远不会断开的电缆中，一个不可侵犯的但真实的能量，总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总是

电光火石的样子，渴求着欲望和

一些由单调的日子所发明的耐心，以及在这个电动媒介中什么也不代表的斜面，它们是松散的线。冒险进入现实的先天的和不受约束的马达的想象力，但有瞬间接触的窒息。马达生活不可或缺的接触，马达，那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共识的现实，但与其他现实疏远，几乎无法被意识的欲望所察觉，但它就在那里！它就在那里！它在那里总是存在于眼前的机会的意义上，因此，手段不可能是水到渠成的，如果不是在手段和可用资源的生成之爱的思想中滑溜溜的；至于生成之爱，它总是与居高临下者的这种存在联系在一起，并在寻找任何其他非虚拟和控制的手段，那么它就不能疏远它所生成的快乐，并在那些你一直想扼杀的灵魂的块状物的永远存在的面孔中增殖。因为你不能疏远任何一块，因为能量是一体的，在它的满足感中是多文化的，满足感发展了各种现实，因为我们是虚拟的和想象的，只有在别人面前或在镜子本身中，我们才会在中子的精神中隐藏新的调节能量，谁是这些真正的光之兽。发光的龙可以照亮，这股流经我们并每天使我们恢复活力的电流给了我们力量和闪亮和行走的生命的模仿，是的！安坦特斯，因为它里面可以是光明的力量，也可以是对抗二元论和压迫性现实的病态和疗养的压迫。不要在这股渗入潜意识和减少消极批判人格的深层痛苦的消极极点上沉沦，而要在积极

性和超越现实的化学和反化学回路上养活自己。

创新和成就，成就是个人的和不可转让的，作为对没有快乐的疯狂竞赛的喂养者，但它把思想拖入思想的波浪和它的传输。思想的传递是真实的，并发展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电路，这些电路有一种电流，在受压迫的感觉和快乐的永恒空气中传播，因为我们都是外部刺激的 β 阻断器，但这些刺激增强了对生活的渴望。因此，这些冲动会影响我们的推理，有时会发生或发展思想上的冲突，但它们可以带来快乐，随着质子的兴奋会把我们引向外部现实。蓝光从强烈的情感中释放出来的蓝光，穿过桥梁和楼梯，渗透到感情的力量，它以发展这种精神潜力为食，在那里，它以其超敏感的光束欢迎雄辩的友谊的透明度之美，渴望一些"蓝色"，更强大，更强烈，并在我们的星座中发展，在这个赫兹波的感觉和被疏远的深层影响。这种力量影响着缺乏生活感的斜向思维，绿松石蓝影响着深刻而持久的友谊，它本身携带着疯狂和快乐爱好者的神奇光束，具有罕见和调和的美。在黄昏强度的丝线中，它发展并传递着邪恶和快乐的欢迎和保护能量，带着痛苦和沉默，不，它不是欺骗我们和暗示我们抽象思想的面具，而是真实和想象的快乐的强烈和强化的光，但它影响并始终影响那些把自己带入其中并为内在和持久的友谊无限制地停留的人。她坠入爱河，仿佛被剥夺了理智，但是

它作为情感的食物，它的到来带来了快乐和欲望的愉悦，这种快乐是有热量的，在这种原色的兴奋狂潮中侵袭一切，它躺下了，卷起了能量的积累，这些能量随着时间而空虚，但在现在的未来不会消失，也就是说它总是存在的，是保护性的，它不会让我们在辉煌的不可控制的快乐层面上发展。

1994年，我开始了我的电工学徒生涯，就在那时，我得到了一个绰号，因为我被松动的电线电到了，最后没有电了，所以我现在还被一些人称为 "faiska"。我开始在晚上出去，在1994年第一次去日蚀迪斯科的时候，我成了一个 "抓杯人"。我仍然记得那天我做了一个血液酒精测试，结果是超过2.0，我才开始工作。那晚真是太棒了，我最后攥着迪厅里所有的酒瓶，被一个经理抱着回家，头都露出来了，他把我留在了家里，那真是太美妙了，在eclipse最后一年的那个夏天，我作为一个酒吧服务员，在半夜里代替那些坚持不住的酒保，达到了终点。1994/95学年，我进入José Macedo fragateiro学校体育区的10年级，我一直是体育和运动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这也是由于我的不良行为，我甚至有一份医疗证明，在游泳时提到了对氯气的过敏反应，但我不知道的是如何游泳！"！我有一个足球队，叫做 "les bufons"，也就是屁，我甚至设法在estarreja的购物区为他们筹集资金

。我曾经在高中的全球测试前做过实习，在那里，"潜水艇"，是一种混合的啤酒和

蛋糕成了一个笑柄。

当我们在去阿尔布费拉毕业的路上，我带着满满一车啤酒离开了超市，我们把这些啤酒带回了公寓，在那里我们用空瓶子装满了底板。在我女朋友在呖喃杜罗过生日的时候，我喝得很醉，以至于我在汤刚到的桌子上睡着了，当他们把我叫醒时，我在餐桌上吐了出来。然后他们让我搭车回家，我想留在聚会上，而不是在家里。当我18岁时，我看了电影《Transpotting》，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进入厕所并跳入粪便的海洋很有趣。我经常和我奶奶聊天，我喜欢和我奶奶谈论从我身上出来的东西，这就是粪便。我在足球比赛中成为被称为 "tchetchenos " 的球队的冠军，并继续我的进步。1995/96年，我已经在何塞-马塞多-弗拉泰罗学校读11年级，并成功地过渡到12年级，但由于数学和物理化学在我后面，我一直没能跟上。我在一堂课上从窗户跳出来，进门就说我去了洗手间。同时我在跑步时经常抱怨一块肌肉，后来我不得不在1996/97年做了一个疝气手术，有一年我没能通过，我准备去服兵役，在军检时我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我抱怨说我不能跑步，因为我的腿疼。

腿。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他将做tri-turbos，即。3个过滤器。我挑起了影响学校 "后方 "群体的欺凌情况，这些人被我称为eta。我促进了4、5个人在ovar市的午餐时间的聚会，真正攻击了聚集在一起的客人的言论自由，和我最好的盟友nuno一起强迫这些团体进行一种欺凌。我将抄录以下陈述："在1997年7月、8月和9月期间，他在基础教育第一周期的儿童 "积极假期 "的职业计划中担任监督员。在圣塔伦，我说我要去看展览，然后去了一些朋友家，甚至放屁和拉屎，把我的内裤扔出窗外。等待和他，他走来走去，希望，想要，跳着，跳着，抽着烟，他在走，却没有去目的地。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虽然人总是以一种非常焦虑的方式生活，等待着什么，我们总是想要什么，我们身上的一切都不由自主地妨碍了我们自己的意志。那一年，我起草了以下选举提案：我们怀着巨大的决心和责任感，参加何塞-马塞多-弗拉泰罗中学学生会的选举。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文化和娱乐活动，以使这所非常需要对内和对外施加影响的学校有尊严。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建议

促进全体学生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即青年周、足球、篮球和排球比赛（男/女）。组织每月一次的辩论会，目的是培训学生，让他们了解社会问题--鼓励创办校报--培训会员--购置桌式足球台--组织青年周，开展各种活动--与"媒体"建立联系，以便宣传我们学校的活动，特别是学生会的举措。"在活动期间，我向学生分发了安全套，并为计划中的辩论会与卫生中心保持联系，但辩论会没有举行，因为卫生中心希望学生缺课去参加。在运动的口号下，"我们为你献出我们的脸！""跟随我们的脚步"，甚至"播放我们的音乐"，有社会主义党的海报，该党通过提供总部来支持这项运动，他们希望有一个对应的人，也就是该党的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卡被分发，但甚至没有一个激进分子赢得我们协会的这种政治力量。至于其他项目，执行委员会购买了桌式足球台，并保留了每场比赛20埃斯库多的一半费用。在就职典礼当天，我引述：在1998年1月14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之间举行的选举之后。有两份名单，即A和B，其代表被列入候选资格档案，上述行为发生在正常情况下。在投票结束后，有740人参加了投票。

学生们的票数被统计出来。结果如下：十张空白票--十五张空票--五百零七票名单a--二百零八票名单b。根据票数，名单a是第一轮投票的绝对赢家。在这次陈述之后，没有出现正的平衡。还应提及的是，以前的协会在其财产中拥有一张桌子、一个金属柜、一把椅子、一张凳子和两套国际象棋（不完整）。竞选结束后的几天，学校里流传着一个匿名指控，我被戏称为狮子王和卡彭，因为有时我在课堂上假装成这些人物，事情变得复杂了，因为我也被执行委员会视为大麻消费者，据学校的一位心理学家说我是主谋。1998年底，Psp Ovar进行了调查，警方也进行了调查。我进入警察局时刚抽了一根大麻，我否认我在抽烟，并说我试过，不喜欢。那年关于舞会有怀疑和指责不支付那顿晚餐，不道德的事情，因为它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用我当时最好的朋友的第一份工作支付的，那年的名单是这样的

以下是我们没有支付的晚餐，这是做，谣言。98年1月，我被邀请参加教育周，带来了他的回忆。共和国总统豪尔赫-桑帕约在照片上写道："给阿威罗的团体，特别是给学校的A.E.何塞-马塞多-弗拉泰罗，一个友好的拥抱"1998年1月24日的教育周--共和国总统，我在电力博物馆吃午饭，在那里我迎接了总统先生。同年，我有机会在味喃杜罗的迪斯科舞厅工作，在那里我作为酒保用酒瓶和杂耍来招待顾客，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鸡尾酒》，有一天晚上，我拉了一身的屎，感觉迪斯科舞厅被烧毁了，甚至在醒来后看到自己一身的狼狈，我把内裤扔出窗外、几天后，我一个朋友的母亲把干净的内裤还给我，说它们可能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经常和我的伙伴一起喝两瓶黄金罢工和一杯苦艾酒。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我当着老板的面为一个客户服务，开始装杯子，把液体洒在柜台上，我立刻被解雇了。一个经理和一个客户在一起，我给他们端了两杯酒，洒了一地，他就对我说："滚开！"！我参加了我哥哥最好朋友的婚礼，我在浴室里抽大麻，喝得酩酊大醉，把一只鞋放在桌子上，扮演手机的角色。在夜里总是伴随着我喝下的酒杯和大麻，我曾经在学校的封面上写下爱因斯坦的公式，1998-1999年monho酒吧--酒吧老板，我是一些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使用玻璃杯。我完成了第二期的最后一次聚会，像往常一样，竞争对手的迪斯科舞厅Fénix遇到了900人，在monho的第一次聚会中，我达到了700人，而竞争对手的聚会只剩下近200人，这是一次成功。派对结束后，我带着协会的所有成员到外面吃饭，向monho的老板支付了晚餐费，没有再给他任何派对的钱。那一年，我开始了我的折扣，作为飞利浦公司的员工，我是一名工厂工人，我在那里工作了两个月，几乎有两个星期的缺席。那时候我在尤尼特卡/基米加尔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在迪斯科dacasca担任酒吧招待员，表演杂耍，就在这里，我吃下了我的第一个"口香糖"，我把它分成两半，在不同的日子里服用，这两半似乎我做什么都是以身体的速度进行的，比如说翻阅整本杂志，什么都不看，或者回家后放上音乐，都跟不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这些物质的经历。在dacasca迪斯科，公共关系人员和保安在接我去工作时告诉我，前一天我用瓶子和杂耍表演打了一个客户的头，她去了医院。因为我和女朋友在一起，耽误了3个小时，我到了那里，我被接酒的人取代了，当场就被解雇了。在Estarreja开了一家新的酒吧，1998/99年我在那里担任酒吧管理员/酒吧英雄，在其中一个晚上我借了一本关于"门"的书，那个"美国人"死了，他和我的书都被火车撞了。我甚至做了

100美元的存款，这样我就可以提取1000美元.....做了2年的门卫，直到他们烧掉了这本书。

门与摩托车的汽油，但我从来没有挑衅或与任何人发生关系。我组织了一个1998/1999年酒吧组织faiska & friends的英雄们的réveillon，我召集我所有的朋友来参加除夕夜。我让酒吧的所有客户在午夜前离开，关闭酒吧和除夕夜。我去了岩石酒吧ovar，在那里我被殴打，因为我在里面宣传另一个活动，我向警察投诉，他们去了酒吧，他们被告知我在里面打碎了烟灰缸，纯属谎言。我甚至去找过检察官，但由于没有证人，我没有跟进这个过程。在98/99年的除夕夜--酒吧的英雄 av. Visconde de Salreu Estarreja，我把一个节目放在一起，其中：12个钟头在一个晚上[和一天]...d.j.的控制居民sergius嘉宾d.j.维蒂尼奥和隐姓埋名。在聚会中间，为了在家里为聚会和我的朋友们的出现而穿好衣服，我把所有的顾客从年底那晚我当门卫的酒吧里赶了出去。在我的想法中，我质疑字母表的顺序，认为ab或abba遥遥领先，我想到在男人之间建立一个安全系统，比如眨眼或触摸和感受对方，并都加速看看有什么问题或痛苦和帮助。我看电视，认为脚注包含了我心灵的信息。我看f.t.v.频道，认为在那一天我将获得诺贝尔奖。有一次我以为我在吃人体器官，那天是按公斤计算的食品店，我以为街上的碎玻璃是钻石，我在阿威罗的电影院看电影《抢》 / 《porcos e

diamantes》时，我以为我是电影中的演员，我开始脱鞋，进出电影院，这是我的电影。在埃斯塔雷哈，我以一种极度自由的行为逃到了河边，并在河边的一个角落里。

我想到了爬树，我把半个身体放在河里，我认为我是个天才，共和国总统先生在看我，我和正在吃草的牛有接触，我试图把我的想法传达给它们。我认为他们在窃取我的想法，他们想对我造成伤害，我开始感觉到奇怪的事情，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经常做一些事情，比如旋转整个房间，阅读心理学书籍，试图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开始神志不清，迫害性狂躁，或者认为我正在被电视或日报监视和控制、我甚至认为我的父亲要给我买一个酒吧，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只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使我的父母非常担心，在这种普遍的混乱中，有人打电话给GNR和消防员，他们仍然把我送到医院，我从医院漂流了几个小时，直到我被GNR士兵发现，他们对我说："我被带到阿威罗医院，后来又被带到科英布拉的精神病急救室。被消防员绑在担架上带走，经过一番交谈，我以为要打针，和精神病科主任交谈后，我去找女孩，但我只打了针.....当我醒来时，我在精神病院的一个房间里!我跑开了，打了一辆出租车，从科英布拉到埃斯塔雷哈，我让出租车司机等着，然后去警告我母亲.....第二天，我被带去吃精神病医生送来的药，却不知道这是故意让我难受，要求他们把我带到医院，我在身体约束的制度下呆了20多天，即用皮带绑在床上在埃斯塔雷哈，intermarche的欢迎似乎是邀请我进入邻居的房子

，我甚至进入花园，以为自己是

他们甚至提出了投诉，但后来GNR说他们真的在找我，把我带到了医院。根据住院公告--精神病服务--病人于1999-01-03入院，1999-02-15出院--病情正常。在科英布拉医院，他收到了第一期superinteressante杂志，其中有一个人在翻阅报纸，名字是sparks。1999年2月11日在科英布拉参加了在精神病院举行的桌上足球比赛--男子huc 1999年2月11日，精神病院院长找我谈话，他和我一起抽烟，把烟灰放进一个塑料杯里，骗我说我将会成功，有女人和旅行，最后护士进来了，我心想你要带我去ftv的一些聚会，而且只会有性，最后是注射，我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我不知道在哪里的房间、我离开了医院的范围，向过往的汽车和亮着灯的房子方向走去，或者向有动静地方走去，以为警察在和我交流，结果被一位开车经过的先生带了回去，他看到我穿着睡衣，我要求他们释放我，给我一份责任书让我签字，尽管我已经成年，但所有医务人员都忽略了这个事实。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社会生活就像一场地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变得很脆弱，我甚至有恐惧感，比如：去咖啡馆，害怕杯子会掉下来，人们会评论我的名字。

1999年，我作为第三名职员分发邮件和挂号信，当时我漂白了头发，我在没有信的情况下，在我所在的工厂周边用车分发邮件。

以3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我想第一次感受到一辆车甚至发生了事故，打破了保险杠，我真的要证明这一点。

我不睡觉，因为我不想睡觉，我想生活在这里是一个障碍，不让我睡觉，我要用失眠来面对它。

我在Externato luís de camões就读，要求在葡萄牙语中获得11分的同等学历，并重新参加了中等教育可资利用的单位的课程。申报IPJ，担任信息动画师，作为奖学金获得者，从1999年3月1日至2000年2月5日，到学校为年轻人宣传健康行为。我开始在网上看到色情内容，并与聊天室有接触。"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兴趣和活力，正确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即关注用户，传播年轻人感兴趣的信息，更新信息媒体和联系葡萄牙青年协会"，阿威罗，2000年3月9日。我在最后几天独自去了特内里费岛，我开始思考我生命中的女人，我写了3张明信片，名字是raquel Mamede - Bombarral葡萄牙，几天后我接到她在albufeira的电话，我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模拟坏心情，去公寓和raquel在一起，几个小时后我发现自己和前任在一起。我在一个夜总会的中间，我的一个朋友从一个阳台跳到另一个阳台，警告我注意那个前男友。过了一会儿，她也跳了下来，来见我，我逃到公寓的客厅，躲在当时我最好的朋友的床单下，她问我菲利普在哪里，我从床单里钻了出来。

我说我在这里，她就从公寓里跑出来，我在街上追她，甚至把她绊倒，让她冷静下来，她就呆在地上。我拿到了1999/2000年的中等教育复读文凭，最后的分类是16分（满分20分）--2000年12月11日，我在跨学科区参加考试，中途离开，在外面结束，之后我把它交给另一位老师，两天后我去他的办公室为不诚实的行为道歉，老师又进行了一次考试，并把分数归为20分，老师使用的最高分数是16分。我的葡萄牙语成绩为11分，英语为15分，法语为15分，跨学科领域为17分，哲学为18分，计算机为18分，我在考试中作弊，因此在课程中得到了批准。在学习期间，我在 "meia-lua " 酒店工作，从2000年2月8日到2000年5月31日，我是一名员工，专业类别为 "第二年接待培训生"，"在这家酒店的接待/接待和酒吧部门获得知识。在这期间，他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不寻常的奉献精神，以及责任感。我们赞扬他的可用性和他与我们所有人的关系。Ovar 28/07/00.在这里，我在酒店房间里睡觉，在酒吧里开派对，在负责人不在的情况下去游泳池。我曾因殴打酒吧的一位同事而受到纪律处分，因为他让我觉得自己地位低下，因为他知道我曾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然后我去了里斯本，在伊马维兹购物中心的一家咖啡店找到了一份酒吧服务员的工作。那是2000年，

我经常去购物中心的迪斯科舞厅，在那里我经常跳舞到很晚，想象自己是当时最好的舞者。

在谢拉顿酒店前，这瓶酒是我第二次接触化学物质的经历，但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做过或寻找过。2001年，我参加了埃斯塔雷哈的员工狂欢节 --Entrudo or nothing!Entrudo or nothing!声明奥瓦尔市议会--文化、图书馆和历史遗产处。声明在2001年8月6日至2002年5月30日期间，在固定期限的合同制度下，在ovar市图书馆和júlio dinis博物馆（ovarian house）为公众提供服务时，发挥了行政助理的职能，"以极大的责任感和毅力做了什么"，它有图书馆的文件，我使"丢失案件"的登记簿消失，2001-GNR医院leiria和战斗之间，有一个通过无线电告发的卡车司机，扰乱交通、在他们把车拖走后，Bt被叫到那里，他们说没有罚款，他们叫来了增援部队，把我铐到了莱里亚医院。2000年11月26日至12月7日，在Infante d. Pedro医院，2001年--我被DGV扣留了驾照，我带着车回家，但已经没有驾照，再也不能开车了，我收到法院的信，罚我30天的严重违章罚款（没有最低标准），我把驾照拿给DGV，他们保留了驾照，并说要把其他人带走，因为法律规定驾驶时间不足2年。我甚至把我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认为有摄像头在拍我，我被间谍盯上了。在莱里亚，我认为国际刑警与我合作，有一次我放了5.01美分。有一次我放了5.01美分的汽油，付了5欧元，以为我发现了获胜的公式，成为了百万富翁。在那些日

子里，我认为我的车下有俄罗斯间谍。

我认为我是一个魔术师，我在控制汽车，我的思想和大脑粘在汽车机器上不断旋转，这使我在道路中间冒险，穿着内衣，带着一个弹力球冒险，这个球在卡尔达斯-达雷尼亚发射，在球场前的地面上，并上升到屋顶。我被b5指挥部的GNR大队询问，考虑到科英布拉和阿威罗地区，我开始有迫害的想法，并把报纸放在车内，被bt在莱里亚的命令拖走。申报liscont--集装箱操作员，行政区域内的从业人员类别的工人。我躺在厕所里的那一刻，我有两个月没有抽大麻，当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头很痛，问题开始提前退出Liscont的深爱，遭受的爱被认为也被遗忘在深处的一半失去了遗憾和生活。我在云层下旅行，我在天空下飞翔，我在火星和木星的行星上，我决定爱你，在木星我想拥有你，这是我的存在，从笔下飞向行星，有力量，有能量，快乐是以花的形式传递爱。它有太阳的力量，它像向日葵一样移动，它有自己的意志，不断地寻找热的东西，它是一个梦想，一个征服，一个目标，一切都有激情，没有维度，它是宏伟的，惊人的，总之，非常有爱。我看着窗外，我注意到地平线，我的目光越过山丘，我看着前方，我看到你的星星，它在闪耀，闪烁，我抬起眼睛，我看到月亮，它是我的，也是你的，它是风景，是旅程，我看到你在陆地和海底旅

行，我陪同你，我们旅行，我们在陆地和海底互相征服，这只是月光。我想念你，想要，渴望，爱着，思考，感觉。我想念你，我想拥有你。

在这里，希望与你相遇，爱你，总是想着你，感觉你的存在，想念你，没有你，想你、要你、感觉你、爱你，而没有看到你，用五种感官渴望你：视觉看到你而不在那里，嗅觉闻到你而不发出声音，听力听到你而不品尝你，触摸到你而不接触你。我为你受苦，感受，爱，生活，从未爱过另一个人的记忆，我亲吻，在你，看到，进入你是我将永远记住的爱。2003年5月30日婚姻爱情Mar filipe Moura 02 June.里斯本-马德里哈瓦那 马德里 6月9日。里斯本 2003年6月10日 我去古巴，在哈瓦那买了100美元的大麻，其实就是狗屎。在加入之前，我有4个月没有抽大麻，后来我抽了烟，头很疼，那是和老板勾心斗角的开始，最后我请了病假，去找工作。在文学院，我睡在教室里，抽着我的大麻。在里斯波亚市立图书馆，我被与年轻人的接触吓坏了，我对与他们一起活动产生了恐惧。在想和上级技术员澄清一些疑问后，我说我辞职并请病假--我给伊塞尔主席发了一封信，描述了事实，即不允许进入厕所和在烤面包机里留下奶酪，我离开了.....我把对满意的不满写在ctt的明信片上，寄给自己收。我给共和国总统寄了一封信，交代了我过去8年的情况。失业了，我在里斯本的公民商店联系社会保障，他们告诉我，我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而实际上我有，我和我

的妻子和岳母争吵，我坐火车去法罗，想搭飞机去卢森堡。

与欧盟的杜朗-巴罗佐谈话，目的是让他给我一份工作。巅峰只是另一个瞬间，一个来自你的那个想法的瞬间，可能我们都不只是作为一个良性的形象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外观或状态的功能，心灵不会在所有物理存在停止的那一刻死去，突然间一切都熄灭了，或者它可以巅峰。

我听到命令的声音，叫我自杀，前一刻我告诉我的妻子，我是一个"黑客"，我有一个职业，我写了一份文件，说我总是爱他们我去小市场买了两瓶苦杏仁，和几个药丸一起喝了。当我的妻子进来看到我被那种情况抱着的时候，她打电话给inem，消防员很快就到了，他们给我涂了橄榄油，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医院裹着尿布。几天后，我告诉我的邻居，这是药物的相互作用，他们甚至告诉我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如果这不是我以前喝的咖啡之一02/2007年第一次自杀未遂。

如果我的灵魂在我体内蒸发，除了秘密的瓦砾，什么也不会留下，与幻想格格不入。从一个出现的颠覆中，漂浮着一个更特别的时刻的闲置。缺席，如果我触摸和看到你的世界，将是肮脏的，没有一个哑巴的感性触摸，至少相信有人，超越我的现实。我简单的悲伤就像所有的幸福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通过魔术，没有讽刺的在一天我告诉你，触摸和感觉我

，因为你看着我，你会看到我不是谁，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痛苦，没有更多的想要，为你死通过我为你我写了这么多我遭受和从未死亡和

我从来没有把你带走，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知道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我从来没有把你带走，此外，在你我会说，你的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你，知道我爱你，将永远爱你。他在库里和卡布拉尔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他处于 "昏迷 "状态，看起来是清醒的，看到自己只穿着尿布，我不记得与精神病医生的对话，然而他在签署同意后给我下了释放他的命令。 - 我想到从楼层的窗户上扔下动物，并有破坏或杀人的想法，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安，我感到身上有伤口和撕裂伤，非常令人不安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激动的欲望，我求你给我一个吻，像那些你知道的？给我一个隐秘的吻，像那些我们从对方那里偷来的，当欲望增长时给我一个吻，柔软的，像那样，你知道的。温柔的，对你来说是甜蜜的。给你一个我的吻。恕我直言，允许你和我！你对我和我对你有什么看法？我很感谢你读懂了我，也许是理解了我！通过考虑的部分，如果你已经读了我，他们已经带走了你的 *elações* 至少雄辩的礼物拆开在法定时间已经公鸡的质量或游戏的公鸡这里可怕的问题！？对交流的狂喜的反思，可理解的最低限度和简单的回声的沉默，使我们的行为是痛苦的话，甚至在一个简单的热情的拒绝。身体上无法克服的障碍，但不是由发光体的荷尔蒙

和精神化学。天体侵入我们，使完美的爱情开花结果。寻找爱的三叶草，因为财富包括对多面性生命的理解，并且总是在这个观点上有所补充。再加一点，再增加一点，这种对慈悲和温柔的渴望，使我们放逐了自尊心

在社会圈子里的代表。从一个不可分割的自我的角度来看，无论圈子里出现多少个意志，都不会有任何意志被异化。那个金色的圈子，善意的联盟，以及忠诚和尊重，首先是对的责任，并不存在。我们的行为方式是纯粹的、野蛮的，没有什么比自我更自私的了，它总是以自己的观点侵入对方。当头脑被简单的思想对抗所激怒时，我们必须诉诸于常识。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让步，或者将自我与他人进行交涉。没有什么比拒绝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更平庸的了，这很容易。爱和爱是感受他人而不是我。我们之间的联系的建设性态度是存在的。在本能的行为中，我们只想到自己，然后是我，再顺便是我。冲突是因为一个人是转化为"自我"的我，而一个人永远不确定在向另一个人屈服之前要忍受多少个"自我"。这是一种向我们走来的方式，一直在打开。观察自我的自我是用哪一个自我来掩饰你，以及它的自私程度是什么。好吧，自我的盔甲有一天会被存在的"你"打破，这些"我"加上"我"的盔甲会打破。爱：爱能征服一切。2007年8月的离婚...泡腾的光--它在不可征服的欲望的影响下落下和泡腾，稀释和扩张，因为它是幻觉，就像所有的外观，然后在面对外部现实时崩塌。被赋予恶意和假冒的零星疯狂的欲望，就像爱的膨胀和污染，占据了所有的思想，

让自己被支配和被支配，这是振兴能量的交流，发光的内容就在那里。一片被照亮的天空，没有什么比达到被照亮的天空的完美平衡的欲望更强烈的了，因为是星星，赋予它生命和移动的思想

想法或事实，从愿望到具体，没有什么比被星座能量照亮的天空更美了，这需要星星之间的不断互动，而星力是独一无二的。我很害怕能量如何消逝在无焰的烟雾中，这不是想解释宇宙的现实。当生命力被迁就压制时，我很失望，感情的结晶无疑是政治正确性的面具。灵魂啊，把你自己变成一个魔术，飞越那些没有冲动的事实真相和不断变异的事物的思想，变化是阶段和周期，所有的人都会经过和发展，但绝不是恐惧和感情的痛苦之路上。解放自己，扩大自己，首先要承受生命的突变，那是推动我们的变化。生命之光，淹没了疯狂的激情。为什么？本能地爱，我们希望被爱，激情和幻觉为各种幻觉铺路。妄想和迷恋我专注和集中于真正爱的整个方法论，这刺穿了任何假象。在被爱的行动领域中，我们赤裸裸地面临着存在的真实身份，因此被爱需要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为什么被爱，然而也有一个必要的二分法，即心甘情愿地回馈和爱，这种辩证法被认为是 $1+1=1$ ，而在逻辑上没有人能够享受任何东西。所以逻辑上 $1+1=2$ ，正确，但如果结果不是一般的态度和价值观及行为的技术束缚，行为就不会有结果，因此，那么在爱情生活的中间有一个单一的位置。理解并将这个真理作为快乐的唯一来源，或者个人主义的存在想要另一个行动，行动被理解为真正的自由。 嗯，我没有经历过

我不想有绝对的把握，因此我不时地把自己想象成驴子，现在很难有驴子，但也有人造的驴子，欺骗那些真正把自己放在这个角色的人，请你自己得出结论。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事实上我害怕疯狂的事情，和我不犯的态度，因为疯狂的人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和被别人判断的时候，这往往取决于"习惯"。稍微偏离一下这个推理，我想说我是个疯子，我假设我喜欢过几个人，从那里开始，我们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我们想要更多的爱，越来越多的爱，为什么这么多的风情万种的野心，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把它收回来，说如下，我们都可以在爱情中自由地犯下疯狂的事情，我们很脆弱，经常被操纵。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爱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被爱过，这种感觉唤醒了感情，引发了生命的智慧

2007年11月，第二次试图用药自杀，咖喱和卡布拉尔医院的情况升级，我一进入医务室就有护士来找我，"所以你试图在这个时候用苯二氮卓类药物自杀？"，在分析我是静脉注射后，我拔出针头，血涌了出来。

在生与死之间，要活的要死？哦，对不起，这合适吗？当然，谁没有杀过自己？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停止了生活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我们会死，然后我们会活着，这是荒谬的矛盾之处。在我的生日之后，我试图去"超越"，20个小时后我醒来，完全被毁容和镇

静，我活了下来，但

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公开比赛，被一个由三名医生组成的小组评估为行政技术员的职位，得到了17.41分，在比赛中排名第二，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抽了10多支大麻，面试是在清晨。这是在波尔图的医学系。几天后，我甚至去了那里，因为我有自杀的想法，在那里我甚至没有被看到，我等待着，但我厌倦了等待。那道光引导我走向日常生活的狂喜之流，为我照亮了不健康和不合理的未来，因为那时是的，雷鸣般的声音撞向我，像炸药一样爆裂，剥离了殡葬的快乐。然后，是的，我从严格和精确的热量肠道中走了出来，痊愈了。但我不知道它是否会启迪我的过去，因为我担心它没有能量。因此，有两极，两个极端，我被积极和治愈的那一极打动，而不是黑色和困扰的那一极。这种光来自于情感的清晰和理性的黄昏，没有过渡和不透明的感觉，不是嵌入或钉在情感上的感觉，生活的乐趣和全力享受在地球上移动我们并给我们力量的东西，不，抓住你所拥有的才能和力量，像蓝光一样从未活的窒息和恶意的和穿透的想法中切割和发泄，像阴影一样伤害我们、一切都有运动，但它是存在的，仿佛它揭示了自己，渗透到视觉感官中，并通过时间的沉默向我们展示了思想的清晰度，仿佛沉默，它使意见变得坚硬，享受别人通过消极或积极的能量传递的不光彩的无能。在思想的速度下，即时的

、第二的、分数的、瞬间的，而瞬间是瞬时的，因此不会有

在绘画中的削减，也不是最荒谬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无论他们有一个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已经发生的黑色faiska的撕裂效果在感性的中立极，在渴求快乐和发光体的充满活力的能量的疯狂中进行，所以我建议你用你自己的能量被光线击中，它将模糊一个像灰烬一样燃烧的微笑，没有热量，但激动时疯狂的。在另一个象限，我们有蓝色的光线，有不受干扰的思想，有促使我们分心的圣诞树灯光和压力。正是在这种过渡中，面对务实的能量不是流露，而是阻碍，使我们无法体验到瞬息万变，雷声激荡，突出影响产生超音速的声波，但没有那么强大。什么是真实的，似乎是不真实的。生活，在永恒的牵制中，它把自己放在那里，然后没有办法面对它，规避它或操纵它，这是异见者的恐怖，它在一个点上晕开并达到高潮，使创造、想象的头脑瘫痪，或者只是画上一抹繁荣的绿色色调，在那种生活繁荣的基调中把握生命，这里是您一直想指出的标记，强烈地活着。

01/2008 我用字母做了一个纹身

黑暗闪电和肩胛骨上的火花，说是光的力量，08年的纹身之后，我再也没有尝试过反对生活。

2007-11/2008-01 - 商业快速手机 我是老板最好的客户，

买了5部手机给公司，不再出现在工作中。在Estarreja的图书馆里，在为残疾人停车预留的空间里，我坐在那里，躺在那里，暗指我的抗议。

关于不同意味着不不同，也就是说，它在对书本身的大小的抱怨中结束了开始和结束，并充满了剽窃自一本关于 "不同 "的书，这本书在入口处的商店橱窗里，一天后充满了良好的教育和礼仪的规则，展台上有多卷。在埃斯塔雷哈图书馆02/2008，我带着工程的蓝色头盔行走，作为公共工程的工人，我在房间的门上写下：在我身上统治着对痛苦的沉默。我以死亡威胁我的兄弟，我被当局以这一指控带去做精神鉴定。我主动去了Visconde de Salreu医院，在那里我被接纳为病人，在那里产生了一场讨论，关于我是否有病，是电脑系统只承认我有病吗？我提议去科英布拉的精神病院，与给我搭车回家的gnr的军人一起到达，第二天。我进行了文字罢工，保持了10多个小时的哑巴。我买了带100瓦扩音器的灯光和音响设备，通过我卧室的窗户，把反丹塔斯宣言的CD放到最大音量，关于何塞-德-阿尔马达-内格雷罗，奥菲斯的未来主义诗人和一切。H.U.C.--科英布拉大学医院住院部公告--精神病服务人员--病人于2008-02-02入院，2008-02-18出院--病情正常，给室友换尿布，与另一位我争吵，然后在治疗过程中离开。在有关部门的带领下，我被戴上手铐，连精神病医生的面都没见着，被强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坚持治疗，被绑在担架上，被打了一针。我拿着借来的书和

我把它们扔进了市政厅的湖里，并在那天脱掉了我的衬衫，我在外面的群众面前展示了我画有光的力量的纹身，我甚至在游行中留下了15欧元。我被Estarreja的文化议员传唤，如果我不交出从图书馆拿走的书，就会被提起刑事诉讼，最糟糕的是CD被刮花了，在游行的那天，书被扔进了市政厅的喷泉。

当我因病变成哑巴时，我构思了一个计划，为了保守一个数百万美元的秘密，我想我不会说话，因为我不想说话，我将保持哑巴状态，我的儿子拿着我手写的阿拉伯书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财富。

在科英布拉病房的文件中，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也许我现在只认为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在护士会议上倾听谈话，最聪明的辅助人员注意到我在听，并对她的同事说，该我了.....我在表格中写了"逃跑的危险""保留睡衣"，我觉得这很可笑，我还会穿着睡衣逃跑吗！？为了摆脱这种强制拘禁，我不得不签署一份法庭文件，说明我将如何遵守待遇。在阿威罗的医院面谈时，我说我想用我的假名"光明之主"接受治疗，我只吃树上掉下来的水果，不喜欢黄油和草莓酱。通常的饭菜里有什么呢。我想到了自杀的方法，比如从发现者标准上扔下去，等等。

活着，我感到一种痛苦，使我无法看到，我想
对行为总是忠诚的真实，但像一个悲伤的小丑，我是虚
假的微笑，内部的喜悦、

不服从于外部。我感到一种漂浮，使我离开正常的地方，旅行并停留在一个人远离自己视线的地方。我感觉到一种深不可测的步伐，一种不自然的现象，但我像野兽一样感觉到凶猛，并以速度撕裂、扼杀和杀死，仿佛一种天生的力量注定了我在这一刻会失败。在一次旅行中，无影无踪地保持着叛逆的、可恨的和真正罪恶的形象，这里是天空中的誓言，在时间的温度下，这种暴力的推动力绽放和成长，这只不过是一个糟糕的时刻，所有的凶猛都达到了顶点和完美，我打扮成小丑，戴着itn帽--在咖啡馆委内瑞拉通知葡萄牙。我去邮局拿法院的信，我告诉员工由于我的病我不能签字，我按了手印，也就是说，我没有写字。在科英布拉，在医院里，就像在旅馆里一样，我找到一块纸板贴在门把手上，上面写着："请勿打扰！请勿打扰！"我带着这块纸板去了医院！不要打扰！"我带着它在医院周边转了一圈，发现自己在树上摘树叶，用树叶和花粉做香烟，我让绰号"跳伞运动员"的托马斯带着。

我离开医院一周后，我再次被带到医院，在ovar的GNR的指挥下进行精神评估的故事 - 在科英布拉，我把一个限制椅的展览与共和国议会提供的宪法，并在当局缺席的情况下，在国防部分开放。我通过关闭科英

布拉医院的开关来打开和关闭说光的力量，我买了超级有趣的，有一个伟大的话题，解决了魔鬼的起源"hashashin / vulto"。由于精神病院是混合型的，我甚至在男厕所和卧室里和一个病人口交过。我是

在阿威罗医院，我通过一个5厘米宽的开窗呼吸。我只想呼吸吹来的空气，我看到了花园，人们在奔跑，在享受，我只想呼吸.....感受自由

延续：生活方式 真实的故事

Nelson Brás Pereira

所宣称的，是注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一切，那么我们就有了使命，在我们成年后生育，这是由社会法律宣布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能够获得的一切，知识，也就是我们在知道我们所建立的东西时所寻求的一切。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以理性的力量处理我们所处的社会时，我们总是要以一种方式活着，成为一个可接受的存在，这样我们才会被社会本身视为君子，我们不能吝啬，只能比自己更有价值；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也知道，在帮助之间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众生，要互相服务，所以才会有后天的问题，在邪恶对我更大的时候，要说出真相。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人，但我们也可以活成一个野生人。

当我们没有被平等的人击败时。

但现在和将来都会有疑虑，不信任总是困扰着我们，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教导的，这就是我们走的路，只要我们确信我们真的信任，那么我们会很好地服务于自己，因为我们做的是好事。

我们想取悦所有能看书的读者，我的这些书，你可以在任何书店找到，在那里你可以被你想听的主题所吸引，在睡前阅读。

这将是一个好伙伴，他们将永远不会读到和看到这样的真实描述。

就像那些觉得我从一个已经犯错的人的真实经历中给予的，但知道如何从所有困扰我的邪恶中治愈。

这一期的主题将是什么？

飞行报告，也许这是一个不会太震惊的话题，我们不想让读者震惊，但报告是真实的，是以一种很酷的方式来讲述，是以一种很酷的方式来体验。

因为我在法律范围内有一个经验，相信，我们想象了无数的事情，我们在皮肤上感受到动物本能的真实感受。

我们想以武力取胜，而且我们觉得必须这样做。

在法律之外，那个我们都已经知道的存在可以找到我们，而这一重担来自于我们已经习惯的共同生活方式，因为尽管所有的邪恶

我们能做的，永远不能被认为是邪恶的。

我认为每个生命都会有一个轮回。

想要生活的野心，我们想要的是以一种我们认为容易的方式生活，但这并不容易，而且变得困难，当我们落入法律的囹圄时，当我们没有钱支付好的律师时，我们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为什么？

如果我们不为有趣的东西所吸引，我们也不可能变得有趣。

这是我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的父亲是葡萄牙人，但出生在非洲，我在庞蒂尼亚长大，在我父亲和母亲分开后。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想要轻松生活的真实生活，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轻松会变成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相信，当我们表现出悔改的时候，法律会眷顾我们。

但是，当事实被百分之百地证明时，做法律，这是由法院管理的，在那里犯罪只能被真正证明，它真的发生了

，那除了各种因素，这可能会混淆读者。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难将不被原谅的痛苦和有机会尝到犯罪的滋味的真实感传递给读者，并感到

我们正在做的邪恶。

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我们是邻居的那个样子，大家都喜欢看。

为什么？

你有一双寻求的眼睛，那是来自于个人能力。因为我们总是生来就有在生活中进步的底蕴，这样我们也能教书育人，传递出苦涩的人生经验，而我还在为之付出！

我出生在非洲，我有三个姐妹：埃尔维拉、坎迪达和萨奥。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一个可以成为辉煌故事的故事，但碰巧是一个不那么好的生活故事。

我并没有从那些履行这一职能的人那里感受到多少恶意，那些所谓的狱警，我总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因为我没有必要想接受我真的可以逃脱那场审判。

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犯了好几次罪。

他用的这个词是俚语，我们和谁打交道，这是一种俚语的形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术语的导向。

他们是我们寻找的地方，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总是码头，那里没有暴力或暴力没有发现的诱惑或挑衅的方式，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做的好。在社会的眼里

，这不是很好的看法，因为没有有一个社会接受，其他人可以从犯罪中生活，如果它不被看作是需要消费的物质，那就不需要。

可能看起来非常糟糕，但它们确实存在。

因此，我们都有自己的恶习，但因此，当我们不喜欢一些对我们来说总是无法察觉的东西时，我们总是把它看得很糟糕，但这对我们都养育我们的地方有一个伟大的愿景，它们是我们的手段，共存使我们形成想要和有雄心壮志的生活，比其他更好。

会有很多像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一样的挑剔，但是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女孩，我一直喜欢她，自从我遇到她，她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

我一直喜欢她，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喜欢她，她和我一起生活了很久，她和我的姐妹们也生活了很久，我们的关系很像她，这不是一见钟情，我相信也会相信，永远不会有一个人像我爱的那个女人，我第一次吻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狮子，我们都喜欢在大草原看到自己。

拥有与所有男人平等的生活权利的人，可以拥有一个妻子并建立一个家庭。

尽管她接受了我的生活方式，这种爱一生只存在一次，但我不觉得自己是智者，也不认为自己是智者，但我遇到了他们，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都要打电话，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这都是因为我想

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我很擅长我的工作，我开始做抢劫，我从最简单的抢劫开始，我做了一些武装抢劫。但后来我因为过度使用可卡因而堕落了，我觉得抽烟很好，我没有

想离开。

这让我神志不清，但我在抢劫中从未攻击过任何人，如果没有反应，我就没有必要使用暴力，我总是要在法庭的铁栏杆里缓解一下。

我知道在雨中行走的人会被淋湿，他只是想拿到钱或拿到他们带来的贵重物品。

它因地而异，因为我在蓬蒂尼亚长大，里斯本对我来说总是很有趣，我看这个城市就像我读过的历史书，一个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城市。

我看到了拥有美好生活的进展，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像这样，换句话说，我只是想要钱，我知道我做得很好，我只是想要钱，我在这些行为中感到很糟糕，我所想要的是满足我的瘾，感受社会，在社会环境中，与人相处良好，感受正常，在社会环境中，与人相处正常。

我觉得自己很有主见，我认为自己是披着鬃毛的狮子，征服了自己的领地，主宰了生活。这就是我如何面对有女人的生活！？嗯...我以积极的方式面对这种生活方式对人们的伤害，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毁掉别人，让他们一无所有。

我只是利用了当时的情况，只是为了钱，为了快速获得

吸食可卡因，但我总是延长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不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可能是我们可以继承的，那研究的原因，因为它是

饮酒和吸烟的人对受精后留下的遗传基因的繁殖有反应

。

我不是这方面的 "专家", 不能破译这一切并向读者传递这个寓言, 讲它的类型是因为我不得不讲它, 它们是生活的方式。有时它们被看成是好的, 有时被看成是坏的

。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学到的生活方式, 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 不可能总是带着恶意行事, 它必须被宽恕, 被很好地赞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这一点出发, 从标准出发, 我们从感觉和感觉指挥生活, 这是一种雄心壮志, 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

。

这段关系开始了, 当时我22岁, 我在军队里, 但我不想去, 但法律规定要去。就在那时, 我有了真正的关系, 有了像克里斯蒂娜那样永远不会有的激情, 这里开始了我们都向往的关系, 我们都想找到自己真正的另一半。

我活得很紧张, 我觉得如果她不在我身边, 我就会感觉不舒服, 这时她可能利用了对我多一点的权力。

我爱这个女孩，我嫉妒，但这不是一种病态的嫉妒，而是一种健康的嫉妒，在这种嫉妒中，没有真正病态的恶意，可以使我通过我的强加迫使别人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

我以为我是孤独的，如果我失去了她，我就会失去我生命中的女人，但事情发生了。我想去上层社区，而她想去Campo Pequeno的迪斯科，我们争吵起来，就在那时我们分手了，也许这不是她的意愿，她的哥哥从来没有很好地接受这种关系。我和他吵了一架，但那是在我开始爱蒂娜之前，但那是在一种情况下过去的，但我喜欢他，但他不接受我的生活方式，他从不告诉我，但他也从不表明他站在我这边，知道我是好人。

这并没有什么伤害，但他不接受我和他妹妹的关系。他和我住在一起只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所以我们有这种关系，我们的成长过程。

她的母亲来自内拉斯，名叫康西卡奥，她的父亲我不知道，但他是个好人，劳尔。

他只学会了用他妻子的钱来生活，在邻里之间，我们一度宣布他为邻里督察，他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有了时间观念，他已经在学习。

就在那时，我很快看到，尽管我当时年纪小，但我必须为生活和我所拥有的东西而奋斗：父亲、母亲、房子，我从不缺少食物，也从未缺少过。因为尽管我母

亲的工资很低，但她支付了1.1万埃斯库多的租金，我父亲只支付了租金，但从来没有缺少过食物。

所以这是结束的开始，也就是说，疏远可以导致遗忘，我想这是一个

被留在学徒中，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以与他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应。

我把他看成一个英雄，一个战斗的人，一个卑微的人的儿子，祖母艾尔维拉是我6岁前的生活伴侣，直到我上学，这发生了我习惯了我的祖母，我毕业了，独立于我父亲的直接陪伴，但当时我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但我有时间感。

我对这一时刻有一种感觉。

他们是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最纯粹的账户之一。为什么？

如今，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站出来，无论其地位或社会等级如何。

这就是为什么它从那里开始，认为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即以具体的方式，没有人可以真正被指控。

为什么？

这就是法律的管理方式，我们都可以使用，我们不能杀人、偷窃和强奸。

但我们可以追溯到人类的黎明，这样的事件接踵而至，因为历史是基于此的。

我们是连续性，那个将永远连续连续性，那个注定的

连续性。

而且是绝对肯定的是，我们为一个原因而活，我们不是留在地球上和存在的延续。

我不知道，它可以改变主题，但它可能会妨碍读者阅读，它可能会把注意力从发生的真实故事上移开。

但这些都是贯穿全书的寓言，会一直存在，因为我们会更好地说明，使所经历的情况可以理解。

为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都是在一个社会中，总是有健康的生活和理解，是社会的一部分，因为在别人眼里，我们甚至可能是犹太，但生活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播种的是我们将收获的果实。

但是往前走，你必须被善待，成为模范，我的父亲总是看到我，想把我看成一个国王，但我是国王，是不能总是赢的战士，我很年轻就开始了。

当我提到容易并不容易，而是困难，这就是我所说的猎奇。

在我打了她一巴掌之后，我感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了她，我从眼睛里感受到了这一点，后来她想和我复合，但我没有接受，这时真正的犯罪故事才开始，但我已经有了过去的记录，我在圣塔雷姆的军事监狱服刑六个月时已经分居，那是军事监狱。

当时，阿纳尔多被定罪，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故事符合

我在监狱环境中的路径，在本书的延长中，读者将了解真实的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在狱中，6个月后他被教皇赦免了。

这都是投资，这样我才能过上好日子，我已经和蒂娜分开了。我做了什么？

我甚至可以在庞蒂尼亚的地铁上当木匠助手。黑人害怕我，我和来自佛得角的黑人一起工作，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而他们在原籍国没有这样的生活。

他们在寻找葡萄牙，希望能有更好的生活，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寻找导致他们从自己的国家移民过来。

由于葡萄牙离得近，所以找起来比较容易。

我开始感受到佛得角人的亲近，感受到与他们一起生活，佛得角人被称为坏人，因为他们必须与不平等作斗争，当他们到达葡萄牙这里时，他们是不被人接受的人，因为海外战争已经过去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是个小男孩，我正在觉醒，我开始做任何人都希望从一个儿子身上得到的东西，我开始流浪，我从来不是一个流浪者，我就是个流浪者。

我已经掌握了过去的经验，我在8岁的时候就看到了父母的分离，我已经在学习，因此我已经知道，这对我来说

是不顺利的，我感受到了我作为英雄的那个人的疏远。

看到这种失落，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必须帮助我的母亲，但我真的爱我的父亲。

每年夏天，我都会和他一起度过，直到我还是17岁。

后来我在军队时继续，但后来开始退缩，这是自然的。

当时他在figueira da foz的运输服务实践学校，我在那里和他一起度过假期。

我的父亲是个硬汉，他有一个艰难的童年，他在14岁就失去了父亲。

父亲报告说，他的告别是有爱的，这是他喜欢的告别，因为这是一次匆忙的告别，既然告别了，他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但他是在帮助母亲的过程中努力成长的，他是在母亲家生活时间最长的儿子。

我和祖母一起生活了6年，但她是多么的坚强，她从底层走来，艰难地成长，从未让她的孩子挨饿。

当时他是一个矿工。他在寻找矿石交易，但他在那里没有成功，他也是一个自行车手，当时他加入了军队，并在那里继续他的职业生涯。

他成了一个正常人，他因生活的需要而进入那里，因为他确保了我们都必须确保的东西，即自给自足。

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他是一个强硬的人，是他朋友的朋友，是他孩子的朋友，但他话不多，但他很尊重人，很诚实。

这就是他一直想留给我的东西，但它是，你去那里，它

是分离的，我漂移了一下，我没有追求进一步监测存在的方式和生活的方式，克服困难和生活的障碍，保证了一个职位的安全。

工作，以确保未来能够生育，他们都是好孩子，我们不愧是他的孩子，但也在有我缺乏理解和忠诚，我成了我说过的那人。

这种感觉的心理鞭打只会加重我的病情，因为我再也看不到善是要修炼的，但由于我只通过分离接受恶，所以只有恶在我的思想中。

这就是一切的发展，直到谴责的行为。它从哪里开始？

我已经度过了分离期，这时我开始进入孤独，但这是我从过去就已经拥有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我感到安全，不用担心我的失望，但在那里我发誓，你要离开我，我永远不会再放弃自己了。

我继续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费和偷窃，这时我还在找她，找了好几次，这时她又想接受我了，我不知道你让我痛苦，我不会再想有这种感觉了，很痛苦，但我总要活下去，我还有她。

我仍然对她念念不忘，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监狱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心里总是想着她，总是有她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种激情如此推崇，我没有再过过这样的生活。

Linhó，经过三个月的预防，我进入了Linhó囚犯监狱，我

的故事从一个被勇敢限制的人的勇敢开始，从我们必须与他人的世界打交道开始，发生的事情如下，因为我知道在修道院的路可能非常长，我转向丛林来管理，这是一个方法。

与那些犯罪和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打交道比较容易，这是一个愚蠢的法则统治的世界，当你与愚蠢的人打交道时，你必须知道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但如果你太聪明，你就会堕落，这就是为什么那里的生活必须既不被引向陆地也不被引向海洋、这是我的救赎，这是我选择的使我获胜的方法，但我的开始将是漫长的，这是一个麻烦的开始，因为我看到自己没有妻子，没有自由，我看到自己被困住了，失去了，我还年轻，我想到了在我可能在那里度过的几年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那么我做了什么？当时我从赢得尊重开始，这并不容易，尽管我不想陷入暴力冲突，但它们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种常规，我后来意识到，这种常规在看到后我对生活感到厌恶，我从未想过人类可以对彼此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因为有些人卖毒品，有些人是消费者，因为监狱内的生活围绕着垄断是毒品，因为我就是这样开始吸海洛因的、因为我已经因为过度使用可卡因而进入监狱，我决定开始吸食海洛因，但是是以开玩笑的方式，看，我要吸食海洛因，但是当我发现我已经上瘾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学会了如何去做，但是这将在后面讲述，所以开始是这样的，为了在监狱里有一个尽管逃避现实的乐趣的生活，我只认准了吸食海洛因，因为我知道我将远离做爱的想法，我被一种化学物质喂养，不会让我想它。我

有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合法的，我得到了很好的爱情，但这是有保证的事情，但光是实验是不够的，光是想抽烟是不够的，总有想成为领导的一面，看到别人从

我决定不为任何人感到遗憾，因为我也在那里，我在偿还正义的债务，但我的道路非常糟糕，如果我早一点学到这个教训，我就会赢而不是输，因为我会刑期中离开，但我的形象被烧毁了，我很有参考价值，有一个关于我在监狱这些年的经历的记录、这是结束的开始，一个艰难的开始，为此我不能后悔我吸食毒品的那些年，它帮助我释放了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的巨大需求，这是合乎逻辑的，要有快乐，要有能够行走和享受的自由，在这些年里，我也有内心建立的爱，但这将留待以后，现在我要谈的是漫长的道路，我不知道每个人在被判刑时是如何从门口开始的，那就是寻求幸福、但这都是主观的，因为在我们的福祉中，可能不会取悦那些看我们的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高兴，首先可能被偷，第二可能成为奴隶，工作，第三可能成为保姆或家庭主妇，监狱里有这么多不同的人，人们不能总是知道灵魂里的东西或每个人喜欢什么，许多人选择好的不被伤害的、但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你永远不能，永远不能买到友谊，即使是在监狱里付钱，监狱里的对抗是非常艰难的，有些人什么都没有，监狱里的对抗是软弱的，一边软弱，一边强大，我愿意付出一亿或任何我必须付出的东西来回去，来摆脱它，但我想走这条路，我想走困难的路，这是我一直走的路

我理解，我的一方总是更倾向于心理学。

就是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在监狱里找到善的道路，我不相信善，我只看到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对自己感到厌恶，因为在别人眼里，我不过是一条食人鱼，食人鱼是我们使用的一个俚语，它的意思是一个懒汉，一个除了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之外，不想献身于任何事业的人，他总是遵循一个永远向神灵屈服的道德，力量来自于此，来自于希望和信仰的信念，我总是带着它，我在那里看到了谋杀。

但我不在乎，他们让我活着，他们从来没有试图伤害我，说实话，这正是一切的开始，我非常不稳定，不可预测，学校的校长鼓励我继续学习，但我得出结论，只是不是每个人学习，都有家庭支持，保证支持。

这总是存在的，当它被保证有合法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要求任何错误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保证支持，在法律范围内，当我们被系统推动和击败时，他们是给我们错误的，因为由于没有钱，我们被推入一个系统，如果有钱，一切都非常顺利，司法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它已经走了。

无论他们多么相信你，他们都无法改变它，因为他们是官员，他们只需要传达他们不能采取行动，没有司法规

定的要求，有一个告发到一个调查的开始，但如果他们
要打开一个

我一直很安全，因为我知道如何在监狱内活动，我知道那些腐败的看守，那些把毒品运到监狱的人，有些人逃脱了，有些人最终被关进了监狱。

其中一些被逮捕的警察我已经认识了，我站了出来，和其中一个人有过一段插曲，阿尔弗雷多，他是一个黑夜的人，黑夜之王，一个夜总会经营者，那是真正的黑手党之王，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他是一个前警察，但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很高兴在我的书中提到他，因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他是一个警察，而我和他的生活中也有一段不太积极的插曲，他们在林霍监狱试图杀死我，只是当时我已经是一个老兵，我已经在那里服刑五年了。我认识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认识我，那件事对整个监狱来说都是坏事，对囚犯来说，因为我是他们所有人的激励，我是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确保回廊内连续性的榜样，因为我们必须在那里、当我在上面提到佛得角人将成为我的联盟时，我没有错，他们是，事实上，他们想回报那段插曲，他们试图杀死我，我被邀请成为首领，但我不想利用任何人的联盟，我只是让他看到，如果我想要他，他就会死。

但讽刺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只是打了他，没有杀他，他为自己赎罪，并试图加强我与他的友谊，但他内心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经历，我只原谅他，

因为他有谦卑之心，被他们对我的评价所欺骗，不是被囚犯，而是被监狱看守的服务所欺骗，而且

方向，因为他知道他无法战胜我，他将提前付出死亡的代价，所以就是这样，我让他走了，当我意识到他很谦卑时，我学会了尊重和接受他，因为如果我不想要他，他就不会活着，但他不值得，这只是一个高昂的代价，我被那些讨厌警察的普通囚犯批评了，我被蔑视了。

- 尼尔森 你怎么能接受这个人？

我接受了他，因为除了一切，他是一个专业人员，他在他生活的环境中获得了强大的敌人，作为一个警察，他有很多知识，他知道高层人士，他知道有能力帮助的人，他威胁我停止与这个人交谈，否则他们将不再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是我们的、但我让他活着，他是我们的人，我提到的卡佩尔迪人是尼尔森和卡洛斯，他们正好住在我长大的地方，他们是我的肩膀，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想看到这个人被屠杀，但我让他走了，我不想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什么、尽管一切我都不反对他，还有那些兄弟的故事，卡洛斯，被一个PSP特工射杀，他被参考，他被打得很惨，他和我下棋，他是一个"专家"，他只知道如何为钱下棋，我总是告诉他，这不值得，我们为爱的衬衫下棋，但当时他已经好了、我得到了马努埃尔、罗蒙和巴多纳的赞助，我们像兄弟一样打交道，互相帮助，我们之间有一切，在犯罪随时潜伏在千分之一秒的中间，有很多事情，有时你会被夹在中间，在我们做了

这些之后，我决定走自己的路，我在里面做了很多护送。

监狱，也就是我确保了一些人的福利，而为了赚取我的，也就是一只手在洗另一只手。

这是座右铭，互助的座右铭，但如果我们被召唤，总是有陷入困境的风险，在林霍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他们是好日子，也是快乐的日子，因为我甚至下定决心，我做不到，我总是为自己考虑，我从不为别人考虑。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快，直到我在林霍八年后被转移到犹太人的山谷，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我，也很好地接受了我，他们想伤害我，但他们尊重我，他们总是在等待我的粗心，我从来没有给他们。有一个女人是法律部门的官员，她喜欢我，我原谅了她，但我很高兴地原谅了她，他们为我设下陷阱的那一天，正是我比以往更强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和他们的警察多说过话，那是一种危险，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管邪恶，邪恶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接受了基于未来的教育，有了它，我可以生活，这是一个强大的因素，要像这样，并习惯于它，接受教导，生活是这样的，我们活到死，我们只是接受它，但当我被转移到谷德犹太人、但所有这些都留下了，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允许任何形式的

虐待，我有我的性格，我在小水里煮着，当我到达vale de judeus时，我决定采取新的课程，我想摆脱过去的噩梦，虽然我有，过去的噩梦，我真的没有，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什么去那里，但它不是很喜欢，什么去那里，去那里；

只是让自己去，让自己被哄骗到幻想中，我们真的是一个主宰的存在，成为整个银河系的主人，那是，一切都失灵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因为他们是雇主，他们不控制他们冒险偷窃的雇员，能够说这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欺骗的方式，我在里诺最荣耀自己的时刻之一是我的征服，因为除了确保我在广场的名字。我还有一件事，那是一切时刻，或者什么都没有，无法逃避胜利，或者死亡，那是我内心的座右铭，生活的力量，享受我在监狱中没有的东西，我从未对我的同伴使用无端的暴力，我几乎哭了、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同伴使用过无端的暴力，我几乎要哭了，因为我看到其他同伴正在行使的邪恶，他们被暴力所支配，也许被迫做人贩子想要的任何事情，但我没有走更艰难的道路，虽然我紧紧抓住海洛因，我对自己发誓，为了在监狱里生活，我愿意杀人，以有尊严的方式生活，这样他们最后就不会打扰我、到最后，我们要面对的是当下所有的逆境，虽然我并不想在不存在敌人的地方制造敌人，和自己走得不愉快，但也有人想伤害我，管理层不喜欢我，所以这时他们就动手了，他们派线人在我开放的时候一直在场、他们心怀愧疚，但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改变了，我在很大程度上以我的老师为基础，我对一些老师有柏拉图式的爱

，那是在顺利的时候，但船

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抓住了我，把我关进了犹太人的山谷，在林霍被监禁了八年之后，我在监狱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想百分之百地惩罚我，我经常被处以纪律处罚，有些是因为攻击性，有些是因为对看守的口头攻击，我就是这样意识到，我真正面对的是一个比我更强大的黑手党，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比我更强大、他们只有书本和文凭，这使他们与我不同，因为他们已经是了，我玩了很多转球，供我娱乐，事实上我玩了所有可以玩的东西，我玩了你可以玩的最高的王牌，黑桃A、有些人告诉我，我可能会因为这张牌而倒霉，时代变了，这时我开始意识到，生活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监狱外，但我从未想过要把它内化，但我知道那是我的强项；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开始了，以谋杀告终，有三个兄弟，他们都使用海洛因，海洛因对他们来说是当下的需要，他们依赖它，他们是吸毒者。

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谦卑的人，他们有一颗善良的心，因为他们需要被帮助，因为他们过的生活，我也过的是艰苦的生活。

但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果，是让人感动的原因，因为我甚至在与经验和背景有关的情况下作诗，所有这些

他们向我要诗，不管是写给我的女朋友，不管是什么，他们总是向我要诗，但我迷失了方向，正是在消费的时候，我采用了这种生活方式，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不愿意教任何人，因为我过去有这方面的经验，它使我成为一个陷入垃圾中并设法爬起来的英雄。

这一切都归结于此，经验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我们必须得到毒品来抽，因为如果提供给我，给我，我不会买，我成了毒贩子的皮条客，为了卖，他们必须保证我每天的宿醉、用粉末给我吸，就在那时，我成了毒贩子的皮条客，我因此被戏称为，他们都想帮助我，他们给我毒品卖，我就用，我有任何吸毒者能拥有的最大的休闲，上瘾和吸食毒品。

但我以体育精神和训练中的练习而闻名，因为我每天都在训练，这让看到我和看我的人感到困惑。

这总是出乎意料的预测，说实话，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入狱后我很难融入社会环境，因为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每天的共处导致我们都认识对方，但在物理上。

我们都想当家作主，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有资格

想征服一个我们可以确信自己的空间，插入一个我们总是与恐惧打交道的环境中，但这不是恐惧，这只是确保，我们可以通过知道如何做人，知道如何说话，知道如何在人们能想到的最黑暗的业务中克服这种情况，毒品世界，是非常广阔、它是巨大的，而且具有巨大的广袤性，当你谈论犯罪行为时，你能想到的一切，所以你能想到的一切，不为盈利服务的，以一种据说是正确的或社会和法律所能接受的方式，那么争议开始了，我们都想赢，即使为此我们必须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偷窃，贩卖，总之，困难的指控、这也是一种剥削，当有长期的依赖性时，吸毒者自己知道他们没有出路，他们对依赖性因素非常畏惧，他们被命令，他们被征服，他们向那些看到儿子沉迷于海洛因而感到痛苦的家庭敲诈钱财，他们认为一切都可以失去人的尊严，换句话说、失去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的所有价值，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以我们被教导的方式生活，因为这些是我们习惯于遵守社会秩序和父母留给我们的道德价值，无论我们生下多少孩子，我们都会宣扬这些价值，这就是我们要教的教育，总是延长生命。

圣经中写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生育，但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读到，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但他得到了祝福和宽恕，他被引入了错误。 在生活中有时会发生，我

们

诱发了错误，致命的，那是正确的写法，因为它是由他生活和成长的经验和法律的形式写的。

为什么？

理性的力量总是胜出的，一个人对生活的所有判断有时可能不是最正确的，都被一个因素拖累了：诽谤，不有趣，不受宠，成为每个人都想鄙视和羞辱的人；他们这样感觉很好，当缺乏经济实力的时候，我们总是被限制在游戏中，因为人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游戏，也就是说，有的人说，你必须知道如何玩这些流行的说法，这样运气就能击中你，给你你所寻找的、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延续，看到我们从他们的后代中产生、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们有能力认识自己，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他们是我们的，他们总是站在我们这边，但他们从不喜欢看，不喜欢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不能取悦他们，他们有一个形象，以保持生命是由这种方式的进步，联合，福祉、没有人喜欢拥有或看到来自我们家庭的人或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因为在一天结束时，我们都是人，我们必须与对方打交道，家庭环境有时想欢迎我们太多，他们觉得他们是他们产生的东西的主人，他们使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写在所有的

可以阅读的神学读物，即对宗教的研究。

我们都得到了道德的教训，那些感觉到这样一种忠实的接近，围绕着看到我们的好，我们的亲人，看到他们好，不管怎么样，永远不想伤害他们，鉴于他们保存的形象和他们被教导的形象，他们被治理的价值观，不允许他们好好看看一个情况，如果不是有时候被误解，也许可以解决。这是，所有非常美丽的，媒体也是这样传播的，就像外墙一样，让我们展示一个美丽的形象，他们也被一个我们都接受治理的权力所压迫，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但是这和所有要报道的这一切有关，它存在，我们存在，我们将继续存在，教育也给了这些声称是理性的主人，有时他们传播和想要不团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保持一种福利，一种可以让他们掌握一切他们可以向往和想要的社会福利的福利，但是他们都是在父亲和母亲的陪伴下生活和成长的，他们得到了适当的条件，能够在一个人向往的事业中取得进步，但是他们也失败了，但是他们总是忘记，被形象所支配；我保留了这个演讲，因为我的生活是巨大的，我学到了很多，我发展了我必须发展的东西，虽然我在监狱里，我从来没有想过结束，我总是想与我所在的机构的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我的监狱生涯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用这样的词来解释会更好，但它必须是，它必须以最诚

实和的方式解释

生活中存在的真诚。它与双边关系有关，它们是由所有国家管理的关系，它们是保障货物的共同体利益事项，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世界上已经建立的福利，自由是最难谈论的话题，我们可以给我们所有的自由，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它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它是在自由中，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克服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障碍。有大量的种类，我可以从主要的一个开始：社会利益，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喜欢自己，我们可以是丑陋的，美丽的，这并不重要，我们习惯于生活在一起，外表不是一切；有时，在一个好的外表背后，我可以发现一个不那么好的一面，但这是阿波罗的一面，是尼采描述的美丽的一面，我跟随他的自传，没有什么主要的原因，美丽的一面是一个让我们梦想，让我们崇拜的一面，它带来一切美好，但就是这样，善与恶并存，正如尼采描述的，有戴奥尼亚的一面，即善与恶在人类的本能中化身、当我们谈论所有存在于地球之上的生命时，无论他们是谁，无论是政治家、法官、市长还是协会主席，每个人都可以，甚至电视主持人也可以有魅力，有感恩之心，但也没有人可以被原谅，正确地说，原谅，我们都有一个理由，当问题被问及时，我们必须假设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管理一个社会的法律，法律这个词可以得到公正。这时他们就有了不被惩罚的权利，被法律

所定义，因为

所有这些都适合，虐待存在，已经存在，并将存在的
是序幕。

而序幕来自于超越，是对超越的学习，我们都活着，因为
我们知道，超越不仅仅是超越，它是存在，能够存在，
教化和拥有一切，但有一个关键词指定了这一切：哲学，
生活方式，生活的乐趣，这是构成超越的因素之一，我们
继续存在，我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生活，在存在的演变中，
已经产生的，被抛弃的并不使任何人成为邪恶的祝福，我
们可能实践的善是神圣的，我们学习的、这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学习的一切是留给我们的伟大价值的遗产，所以他们在
他们写的文字中赞美自己，但这都是颂扬，以保持权力和高
尚，因为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美丽的，如果它真的全部实现，
它被写入了，这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

我们将进入人类最广泛的腐烂之路，我们是合法化的民主
的奴隶，是对被封闭和被征服于更严格规则的情况的利用；
有时候，我们的反应与正常人的反应不一样，被称为存在的
超越，转变为存在的最残酷的一面，这就是我的感受，我从
经验中了解到，愤怒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了生活和生存，我
们可以看到，科学的价值观也证明

了这一点，当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它被主导为一种安全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逃避这个问题，使我们的特征是多样化的，但都来自同一个，神秘化，没有更完美的存在

比起其他人，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生活，为此他们需要整个生命的保证和可信的支持，我们在合作中工作，我们打折，以便其他人能有更好的生活，失业，一个公正的事业，这是你们所有人将与我分享的经验，我把这个故事称为存在的延续，它将是这个版本的延长。

这一切都始于我父母分居之后，我被圣米格尔的一所修女学院录取，那是学院的名字，我和父亲一起度过假期，离那里很近，但分居后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一切都从那里开始，分居后我母亲去庞蒂尼亚生活，我当时大约10岁，当我到达并了解庞蒂尼亚时，我从学院里跑出来，我不接受那种生活方式，但他们抓住了我、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知道法律的力量是存在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我敢于通过我父亲告诉我的故事，成为一个被纳入军事服务的人，他为国家服务，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他是一个艰难的人，但他让自己被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热情所带走，一个好人，身体强大，智力也是如此，我继承了他的基因，我把他作为一个英雄，这都是学习，后来被转化了。

为什么？

我知道我可以做的支配，从分离的那一刻起，因为我和母亲呆在一起，我变得独立，我母亲找了一个情人，一

个工作的人，他在邮局工作，工作，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它也是从那里开始的，我需要帮助我的母亲，我成为事业的支配者，这一切都处理得很好，我后悔了，我哭了，但是

我赢了，我想这是最合适的主题，我像其他人一样爱他们，幸运的是他们很好，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争论是正常的，但他们总是对的，我是被想要更多的超越所沉睡的人，我想不做任何事就能拥有，我认为这很容易。

我开始工作是为了帮助我的母亲，但我很快意识到我不会让自己被支配，所以我开始做casqueiro（软体家具设计师的助手）的工作，他制作要成型和装潢的结构。

有一个人在那里工作，他是脚手架，是从结构上给沙发装潢的人，他的外表很健壮，我再也不想忍受他了，咄咄逼人的说话方式，我已经在我父亲身上体验过了，所以我选择扭转局面、我觉得我有生活进步的能力，它没有让我感到沉重，但那天我可能会让自己丢脸，为了不想伤害他或伤害他，但为了保护自己，我扔了一块手掌大小的石头，但我扔得偏了，我想给予警告。

他们还是接受了我，我继续在那里工作，后来我选择了离开，但是老板也被艾滋病毒疾病消耗掉了，这是我不喜欢的情况，我看到他在疾病中受苦，但是我一直尊重他，我失去了工作，我开始在主动，也就是在俚语中被用来作为被引导，不忍受老板，我们要独立，我觉得自己是狮子的儿子，也像这样行事。

1996年3月，我在地下大道被发现，当时地下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抢劫案，有人谴责在那里发生的犯罪行为，碰巧有一个PSP经过，来问我们的身份，就是这样，之前已经有一个，一周前我在本菲卡超级车站被指控抢劫了一个读者、但陪同我的人，Ricardo，很谨慎，没有经验，他来自Ovar，他不知道这个城市，但他知道他的方式，他是一个吸毒者，当时，因为我在做可卡因，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有一个安全的拐杖，也就是说，为我的未来提供保障，也就是说，有一种力量，一个进步的联盟。

但现在结构到了这里，一个人的忠诚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漫谈开始了，我就是这样发现了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你不知道就不能相信，但我的经验很丰富，很庞大，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很擅长我的工作，我已经做过几次武装抢劫，我选择了一条不伤害任何人，只拿钱的道路。

为了什么？

为了生活，我进入了这种生活方式，1996年3月，更确切地说，在28日，我被警告说，据说有一张逮捕令，我只需要补充介绍一下这个主题，在我被逮捕的一周前，在本菲卡超级车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辆车里面、车主是

一名空军中校，一个已经出过国的人，我曾经在那里睡过，但我在蓬蒂尼亚还有房子，实际上那天晚上我和里卡多在一起，我们偷了一台阅读器，在车里睡着了、

我们很惊讶，被PSP特工叫醒，他们属于本菲卡的超级战队，但我没有生闷气，告诉里卡多不要生闷气，他必须要坚强，说一个不字，没有相反的证据，但他警告我，警察可能会出现，但我让他放心，我告诉他没关系，我喝了很多威士忌，我觉得想睡觉，我不想回家，我住在那里附近。这事发生了，这是一个人在教书和训练时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怀疑，那天我逃脱了。他成功地遵守了我的规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他们不相信，并去找附近所有的代客停车，以了解他们是否知道任何抢劫，一个蓝色的CD播放器，但我们以前犯过几次罪，都被插入了抢劫和绑架、我们去了地下大道的询问处，警察局在Marquês de pombal，里斯本市警察局，我们被询问了，我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Ricardo的谈话，但由于我已经有了以前一周在相同情况下的历史，我相信。

那天，我们离开了警察局，我没有说什么可说的，我相信他的证词，这样我就可以脱身了，当时我正在考驾照，我在工作，但我已经在领取失业救济金了，我继续考驾照，我去做密码，我通过了，我已经在开车了、我感觉很好，我玩得很开心，就在这时，我被送达了，我收到了司法部门对我的逮捕令，他们在家里接我，我从健身房出来，我已经训练了一个多月，当我

进入司法部门时，我意识到，当我在侯爵警察局接受
审讯时，我在

Marquês de pombal我什么都没说，但Ricardo说了一切，我继续做了我的陈述，在事实调查阶段，这是司法调查，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公然的因素没有证明什么。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个决定，这就像自首一样，也许换一种态度会更好，说实话，合作，忏悔，但我以我的智慧判断自己，我也在玩弄正义，给我判刑的法官是一个生活中遇到麻烦的人，他的一个女儿死于吸毒过量，其他剩下的孩子也迷上了毒品，律师警告我，要么我说实话，否则我就会成为一个难啃的骨头，但我相信自己。

她没有像她应该做的那样为我辩护，她不知道如何在她必须履行的职责的合法性方面进行操作，作为法律的代表，当时我没有私人律师，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律师，我不得不在逮捕后，在我被定罪后，在我被判刑后，我聘请了那个律师，这都是我想积累的能量，我知道我在十字路口有证词，我不想承担，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缺乏合作，这一切都归结于我伟大的信念，我甚至想过自杀。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我对自己发誓，我将在每一个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下生存下来，这是我一切的开始，前段时间我失去了自由，我带着沉重的链条，设法生存下来。

正是在胜利的时候，我学会了能够通过我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艺术，每个人都尊重我，包括执行监狱机构职能的行政权力，因为正是有了这个

当我们想赢得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进行交易，他们是这块的主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他们所支配的领土，他们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他们被命令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在忠诚中追求道路，不管，它可能看起来的方式，可能是和每个人可能有，但有一个征服，是不合格的、当他们占据这个位置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主宰，他们不甘心于最简单的生命必须生活，这是他们所研究的预言和他们所犯下的灾难，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四个，他们是多样的，非常多样的，我称他们为最不幸的十字架，但我提高了我的士气，因为它一直很高，这一切从我到达研究所开始。P.对林浩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入口，非常艰难，我充满了愤怒和胜利的意志，如果有机会，我甚至想过逃跑，我设法保持，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得到了在I.P.的老兵们的尊重。p，他们是我在回廊里学习生活的真正支柱，我战斗，我战斗，我成功，如果不是这样，我将被遗忘，每个人都记得我，每个人都喜欢记住我，我是特有的形象，我成为一个阴沉冷酷的领导者，不知道如何去爱，这就是我在监狱里征服荣耀的方式，他们是冷酷的行为，谁必须知道如何生活，保持在地球的顶端，以赢得胜利。很快，我向教育者、助手、看守和直接表明，他们会帮助我赢得这场艰难的战斗，我没有感觉到支持，只是看着当时的情况

，援助是野蛮的，它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成了自己身上的恶魔，但我没有找麻烦，我只想活着，生存下去，这是当时的情况。

伊莎贝尔是学校校长的名字，我对她保持着健康和愉快的尊重，她总是陪伴我，总是帮助我，但后来却成为我的怒火，但我总是尊重她。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行政系统所施加的强大压力所致，这个行政系统的校长的名字叫joão g。这个人来自海外，他们在他们想杀他的时候逃走了，他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负责linhó的行政管理好几年了，直到我调走之后，我很了解他，他甚至是一个可以和你交谈的人，他是一个沟通者，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误解了我，也许是因为代表们的原因，我在职业周期中很受关注，在同伴的层面上，每个人都尊重我，那个导演想要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占主导地位，我在这里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我将受到关注，这是他的目标，在其他方面他可以说更多。他最捍卫的事业之一是贩毒，他喜欢帮助吸毒者，但他要求用硬币作为交换，他玩弄法律，他有权力影响不稳定和有条件的出口和开放制度出口的应用，他不是一个坏人，只有那些追随自己的人才不会堕落，我选择了更困难的道路，没有人喜欢的道路、但我选择了遵循，遵循为我注定的道路，当我们谈论命运的时候，有时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不会离现实很远，我小时候做了很多梦，这些梦变成了噩梦，沙漠中的通道我已经预见到了，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但这一切都在梦中被描绘出来

，我被称为女巫陪伴着，她们给我传递了

梦想，因为他们必须经历，女人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帮助了我，但我被捕后引起的好奇心，我与我的兄弟有很大的争议，想比他更好，一个健康的争议，他想和我平等。那时候，我们经常去打水蛇来瞄准，我们会打斯诺克，有时我们面对强硬的对手，但我们总是赢，我知道他很厉害；今天他是军队的一名中尉。我的父亲管理着他能给我的最直接的支持，他把它们交给了我，他帮助他进行训练，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分离。我们正处于我进入Linhó的中间阶段，这很勇敢，在入口处，看守想深入了解我，这是一个正常的进入，如果我们谈论那里的气氛，这是一个搜索环境，看守和囚犯都想赢，那里有一个好的主任，曼努埃尔，但他是腐败的、但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只是赢了，做了他的工作，也帮助了别人，从1996年到1999年，我在那个主任手下呆了三年，他被解除了主任的职务，但成为教区委员会的主席，但他永远无法摆脱导致他离开林霍的原因、他是个好人，他希望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同时他也不伤害任何人，有工程需要，在B翼被认为是杀人翼，它被昵称为杀人翼，因为一切，因为上面的基础设施，当在客厅接受访问时，水会掉下来，这是基础设施缺乏尺寸的结果，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雨伞打开，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腐败的环境

中，以至于主任接受了一个建议，基于他可以从监狱
服务总局利用的钱，他得到了轻松，该建议是基于

修理训练场，也就是足球场，很泥泞，泥土很重，这是他的绰号，也可以说是马虎，但他很厉害，他也知道怎么走，他知道怎么操纵这个系统，如果有腐败的地方，我们必须抓住时机、我的16年刑期已经过了一半，我已经为保密的信任服刑8年，但这不会以最好的方式结束，因为有一些人会受到伤害，因为这是必须的，这是系统的一部分，系统是这样设置的，必须有一个理由，就这样又过了一年、那是在Linhó的第三年，真正的腐败困境出现了，毒品的销售是由局领导批准的，他们利用他们信任的一个囚犯来管理一切，一个强大的毒贩，他以销售毒品为生，他的名字叫Luís Torres，他甚至有一个孩子在监狱里、斯基普公司提供了一个制作和填充袋子并向他们支付XIS的机会，我被邀请到那里工作，我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即将行使这一职能的人授权用毒品支付，他们保留了通过计算机转移的钱，这就是曼努埃尔-T.的真正问题产生的时候。主任直到那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有一个司法调查，有故意转移，换句话说，让我们清理我们的形象，但他们没有设法清理这一切，他们上了法庭，司法调查有被告，有各种各样的证词，但我没有作证，我甚至没有被叫去作证，我也不打算说太多，我只是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处理这个原因更值得，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只要

我知道我将

付出艰苦的代价。

守卫麻雀被排除在监狱服务之外，首席阿莫林不得不提前退休，曼努埃尔-T。他还是做到了一个教区的主席职位。

管理层发生了变化，乔-格。他是P.E.管理的下一个名字。他有一个野心，甚至对当时的环境来说都太大了，当B翼开始改造条件时，有一半的翼因工程而关闭，我发现自己和卡洛斯在一起，他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母亲儿子，他是校长的秘书，但他是一个吸毒者，不时地、他偷了老师的包，这样他就可以有钱用了，他是个慢性瘾君子，我很同情他，因为我看到他总是输，他不能进化，他不甘心消费，但他很聪明，他是个精明的人，但在毒品交易中，黑人是老大，他和他们有矛盾，当我和他在牢房时，他甚至要求保护、但有趣的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也没有人向我要钱，他必须偿还的债务，我甚至为他辩护，但他被出卖了，给我留下了一笔海洛因债务，这个人已经因为债务而打了他，我接受并欠了他，我不害怕，因为海洛因把我变成了一个野蛮的人，完全被支配，从那时起我不得不过着艰难的生活、看到别人受苦是我愤怒的顶峰，因为他们都给了我理由，我有过几次交手，他们打不过我，我赢了，他们后来都需要我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卖掉，才能过上好日子

，我有免费的海洛因，它让我满意，因为它有壮观的价值，它是同伴，它是朋友

我为这个事业辩护，但我有一件非常生气的事，即使我在吸食海洛因，也没有人反驳我。他们都学会了尊重我，他们都是来自犯罪生活的人，他们都在我们插队的环境中认识，他们受到尊重，他们自己也讨厌我，他们给我提供海洛因去学习，这是他们认为我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职业和学习的唯一途径，这是消费循环的延续，我感觉很好，我已经习惯了，它带走了我对吃和性的渴望，这是我在回廊里度过的理想方式，不用担心做爱和吃饭的问题。

1998年，我被调到谷德朱代斯，去参加了一个木工课程。

我直接进了拘留所，那是所谓的111制度，硬制度，我们在那里等待调查，可能会导致纪律制裁或后果，我付出了代价，我要求我拥有的权利，即拥有一台电视，一台收音机，但他们把所有这些都拿走了，每个人都知道我，因为我叫我的电视，苏珊娜是我母亲给我起的名字，这很壮观，因为我的牢房里总是有电视。有时我编造它，我会拿走它，我会当掉它，我会租下它，这样我就可以在我感到虚弱的日子里消费它，但我对它有无限的爱，如果有人为我毁了它，我愿意杀死它，有几次我感觉不舒服时，我就这么做了。

我进入111号监狱，被监狱长听到了，监狱长阿莫林，是莫桑比克的后裔，但却是葡萄牙人，是个高个子，但很瘦，不是个坏人，他只是想让领土被支配，他希望它安静，他是

他告诉我不要再这样说了，否则我们会生气的，我说是的，我可以生气，我愿意这样做，就在那时，我离开了老板的办公室，也就是他的办公桌，我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那个警卫巴普蒂斯塔，喝了很多酒，但很诚实、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他和老板一样，希望自己过得好，我被这个警卫吓了一跳，他试图攻击我，但他做不到，还有一些其他警卫在那里，在Pbx中，看到了混乱，他们包围了我，试图再次攻击我，他们做不到，这又持续了几分钟、但他们的坚持是我的反抗，就在这时，一个50多岁的狱警出现了，他是铁卫，他对我说，让我停下来，没有人会攻击我，但我已经攻击了狱警巴蒂斯塔和监狱长阿莫林，我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我知道我将会输、然后他告诉我，你要带着手铐去保安亭，我是在老板在场的情况下被戴上手铐的，是他命令的，是铁卫命令的，我去了保安亭，老板命令我把手铐拿掉，让我去牢房里，因为在调查结束之前我都会在保安室。

说实话，我获得了对这个人的尊重，他是一个人是一个老板，他给出了榜样，作为代表压制力量的机构，应该很好地指挥那些所有人，让所有人感觉良好。对我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人情味的老板，我遇到了合乎逻辑的惩罚，我必须为这种行为本身付出代价，但我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们不再干涉直接的生活

，那就是必须生存，甚至在监狱里生活，我称之为荒凉的地方，这句话本身就是相同的，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活着，但我们必须

相信我，我已经听说过杀人，有几个mareações，这是犯罪生活中的一个俚语，也就是说，它意味着谋杀，所以我已经犯了一些在监狱环境中可能出错的情况、我遇到了他，当我在保安亭里服刑时，我看到一个来自林霍的年轻人，他已经几岁了，我和他接触，给我一支烟，但我没有理他。

委员会无法见到他，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很晚了，不可能见到他。

这是一个环境的时刻，这是一个时刻，好吧，我在那里见过他，他在那里，在B翼，被认为是杀人的那一翼，他在A翼，一个平静的翼，它容纳了在监狱里工作和希望平静的囚犯，但也有使用者、他的名字叫Delfim，我一会儿会解释他的故事，他找到了我，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很快看到了他，他很精明，是个好孩子，但他也有一个疯狂的童年，因为他父母走的路，他回到了佛得角，他在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为了知识中存在的历史联系，他们有生活的艰辛，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不得不住在匈牙利人的街区，这个街区的人大部分来自佛得角，房子的建筑不是很好。但他们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不睡在大街上，头上有屋顶，无论他们多么悲惨，他们都受过教育，房子保持干净，有真正受过教育的人的整洁，但就是这样，有社会不平等，他们必须努力工作，这些

人是

好人，他们喜欢宠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没有时间，他们必须工作，以拥有诚实的生活，幸福的生活，这是他们自己的，有时疏远会造成冲击，孩子们开始成长，他们花很多时间离开他们的父母，当你想长大的合法要求，有独立，有自立，寻找好的东西，但他陷入了毒品，这是一个接触，就像我在服刑时的接触、但后来我让它过去了，因为我失去了眼神交流，因为我没有时间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我不记得他了，但他来找我，当时我在B区，我做了很多运动，他经过我身边，说如果他想玩牌，典型的佛得角游戏bisca，我在那里结识了他，但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持续到今天，但那时他已经在使用海洛因、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我曾见过他，在那里进行黑暗的交易，在黑市上一切都很正常，只要不伤害任何人、逃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但我们都喜欢有保证的福祉，能够保证自己，能够照顾我们的福祉，人类的平等，值得说的是，我们都生活在我们创造的这一切中，但我们也知道，善与恶并存，这种行为可能带来最困难的生活道路，他被从A翼转移到B翼，他留在牢房里

当天上午，在转狱之夜后，蒂奎尼奥回到了A翼，他与方向达成了协议，通过把对方放在牛头的方式进行合作，这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也用于俚语中，意思是让对方悬空、那天晚上，我们隔着窗户交谈，能够以这种方式联系对方，我们非常亲密，我听到牢房里有很多噪音，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监狱里，我们必须有危险的感知，这就是让我们活着并帮助我们获胜的原因，它带给我们想要成为的灵魂，我们都喜欢体现的灵魂，一个充满勇气、灵巧和狡猾的强大灵魂。

那天晚上，在第二天早上之前，我们隔着窗户说话，因为我听到了噪音，我问：

- 谁在那里？

我听到了一些噪音，他告诉我：

- 我是胡戈，我在这里加上蒂奎尼奥。

这是他们制裁他的方式，因为事实上，他们在同一天犯了罪，被转移到B翼，这是例行公事，当时他告诉我，当他们打开门，在这种情况下，细胞和我一起去A翼，但他告诉我保持沉默，但我想，这是关于胡戈，他是明星，他是当下的人，他沉迷于海洛因，他要求毒贩子提供他的药物，而不需要钱、

这是一种义务，他要求这样做，一个叛逆的男孩，以一种巨大的方式，这时袭击发生了，我让门打开，没有出去，但我知道他会去的，我知道他在a翼有一些热度，这也是一个俚语的热度，可以理解为在刑事俚语中，那些在雨中行走的人的例行事件被打湿。

然后我离开了牢房，我做了我的正常工作，吃早餐，然后去训练，去学校，去上课，那天早上的早餐，我发现没有看到他们很奇怪，因为这是我的日常工作，也是为了寻求，我上瘾了，但我还没有真正上瘾，但我已经做过一些抢劫，已经敲诈了一些钱、早上他们来告诉我，那些也是吸毒者的男孩被称为食人鱼，他们以一种更诚实的方式寻求生活，但总是欺骗，因为毒瘾也导致他们这样做，胡戈和蒂奎尼奥去了安全馆，但另一个人出现了泽-波拉、他住在Chelas，和他从来没有好感，因为我把运动服上的一些裤子给了他，他想抢劫Emílio。他知道那条裤子是我的，已经挑衅了我几次，但我从来没有在意、埃米利奥-贝尔罗-阿图就在贝尔罗-阿图长大，他很厚脸皮，我们的成长经历相同，他想捍卫属于我的东西，他想捍卫作为贝尔罗-阿图的荣誉和童年的联系：泽-波拉很健壮，体重约90公斤。埃米利奥是个干练的、典型的非洲男孩，因为他比较瘦，他捍卫了自己的荣誉，面对这种情况。

讨论，这并不容易，但他知道自己有生存的智慧，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生存下来。在泽-波拉脱下运动服长裤并拿在手里后，他们争论起来；我知道埃米利奥会赢，但我没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他想把他从三楼送下去，他抓住了他的腿，埃米利奥做了他所学到的，在最后关头，我是要救自己的人，他抓住了他的脖子，强迫他折断，也就是说，在他抓住脖子的那一刻，他没有放手，在他面前或者在牢房的入口处有一个扶手、这并没有提供多少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不可预测的，从第一时间我就认为他们要坠落，我预测了这个动作的预期，但后来我想，在我看到和预测后还有几秒钟，我认为它不会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埃米利奥抓住他的脖子，没有放手，随着泽巴尔的力量，他把两个不朽的力量结合起来、他们从三楼摔下来，我甚至认为伤害会更大，我甚至认为他们中的一个可能会在那种情况下死亡，但幸运的是他们被救了下來，理性的力量总是胜利的，我想这就是生活，我已经从这个话题上跑开了，为了能够解释整个过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总是在与人见面、我们保持联系，因为他们是帮助我们交谈和讨论情况的人，如果以这种方式看和做，一切都很愉快，我们甚至可能有一个与吸毒有关的生活，但我们感觉很好，因为我们依赖毒品，但我们是讨论各种主题的人，从最平庸

的，从最简单的如足球到最科学的，我们阅读很多，以便我们可以再

讨论，我们的强项一直是阅读，好吧，好吧，我在这里进一步离开，只是想证明我为什么说我与泽波拉从来没有好的"感觉"，泽波拉打断了手臂，对埃米利奥来说，他没有什么事，没有受到伤害，但那天在医院睡觉，为了预防。我很高兴看到他们逃过一劫，我原谅了他的行为，但我知道他一直怨恨我，但我理解这种情况，并让他离开。

就在那天早上，也许是上午11点左右，泽-波拉也去了保安亭，我知道胡戈和他在一起，我见过他几次，他们在保安亭里，他们接受了监狱里最严格的惩罚，这叫跛脚，是隔离，除了基本的东西，你的牢房里不需要有任何东西、你有一条毛巾，你有一些床单，你有一本书可以看，你不能在你的牢房里有打火机，你每天被关23个小时，这总是很难克服，但我们最终习惯了这些制裁，因为我们以前经历过这种情况，被拘留，被关押，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但我们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们知道，在雨中行走的人会被打湿。

所有的邪恶都是这样的，对那些实施惩罚的人来说，事情就会到此为止，但是没有，胡戈在抢劫中在德尔菲姆的肚子上捅了两刀，他们对待这个人很坏，要抢他的小东西，几克海洛因和大约30个contos，这将是大约10克，一个人将为他的绰号德尔菲姆付出代价，patinhas，

patinhas是因为他因抢劫火车而被捕，他们使一个死人，
这是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被人津津乐道的抢劫案，因为它涉及到很多钱，是一个很高的数额，当时是用火车把银行的钱运到辛特拉和里斯本之间。抢劫就发生在那里，在辛特拉-里斯本的火车出口处，有一个人死了，但他们从来没有设法证明是他犯了谋杀罪，他们从来没有设法证明他是谋杀的真正主谋，但他被定罪了，在他的整个监狱生活中，他受到了几次突击检查，从他那里得到了毒品，他没有把毒品给任何人，也就是说，他出售毒品，他保存自己的毒品，他在牢房里有保险箱，只有通过皮鞭他们才能到达那里，但这是目前的。

他有一个小鸭子的绰号，他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他不给任何人，他知道一只手可以洗另一只手，也就是说，他可以给予，当人们向他寻求帮助时，他可以帮助，胡戈是一个叛逆的男孩，他很粘人。在这些事件之后，德菲姆被调到科英布拉，蒂奎尼奥-瓦莱-德赫亚，同时也调到了我；那是1998年，更准确地说，是6月27日，我已经和胡戈分开了，他在另一个牢房里，有一些因素导致了这一点，寻找他的其他同志是食人鱼，因为他们每天都偷30到40克来吸食和消费，他们吸引了人群，因为他们总是有方向感、这就是所谓的毒瘾后遗症，就在那个时候，他离开了瘸子，我们决定留在同一个牢房里，但那些食人鱼总是说我的坏话，因为对他们

来说，我是多了一块挡路石，这剥夺了他们的回旋余地，因为他们知道，我是

一个真正的荡妇，我吸引了朋友，因为我知道如何与他们相处。

我知道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给我带来快乐，就是这些在当时的情况下与我共存的人，他们说我的坏话，他们说我的坏话，一切都是为了设法利用孩子的安排，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他们，换句话说，总是有宿醉被带走，我没有打扰自己，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感激他们、但他们一直是我需要的人，他们也需要我，我们成了一股联合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想抢劫，他们会得到我们的帮助，但为此他们也要付出代价，这时我被调到瓦莱德朱代斯参加课程，当胡戈-拉斯塔被调到瓦莱德朱代斯时，我已经有两三个月的课程、当Hugo Rasta到达时，我把他当作兄弟来接待，因为我和他已经有了友谊，在Vale de Jews有四个侧翼--A、B、C和D侧翼，我在D侧翼，我和Delfim在一起，他已经从Coimbra转到Vale de Jews，就在那里，我告诉Hugo如果他想留在我的牢房里，他想，但还有一个他害怕的问题，因为他在Linhó已经试图杀死Delfim、他想把那个人从三楼送下去，他的表弟本托阻止了他，但他不想和我一起呆在我的牢房里，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他害怕来自德尔菲姆的报复，他已经在监狱里做了几件事

，他很尊敬，他是一个很容易报复的人，他是出了名的
，但我告诉他算了吧，这个人不会报复的

ti，没有人会报仇，我和delfim的关系很好，我告诉他几次，我不喜欢他们对他做的事，他曾告诉我，他已经忘记了。

我当时正在上课，这些转会人员来自于发生在林霍的一次殴打事件，Hugo Rasta和cadete被指控发生在林霍的一起谋杀案。我们从林霍来的时候很年轻，我可以提到他们所有的名字，但我不会只提到其中的一些，蒂奎尼奥，琼森，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他代表了他所在或曾经所在的所有球队，托尼-盖沃塔、他被转移了，因为他也在林霍抢劫毒贩，还有泽-托，我和他住了很久，他还没进监狱，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一些朋友，我有我的，他有他的。

但是这个故事的好奇心对我来说是相反的，我和一个女孩约会，她是一个马仔，她也是一个妓女，事实上他们都是妓女，我不喜欢依赖一个女人生活，但是我喜欢她，以至于和她一起生活。当时我只使用可卡因，我不太接受她使用海洛因和可卡因，但我保持了这种关系，我喜欢她，Zé Tó和Ana也是吸毒者，这个故事的奇怪之处在于，我总是告诉Zé Tó离开马，我总是说我不会使用海洛因、后来我在监狱里染上了毒瘾，在Vale de Jude的时候，有rasta、tiquinho，有美好的时光，市场上有很多材料，也就是有很多毒品，Vale de Jude是一个受人尊敬的

监狱，很多被判处最高刑期的人都在那里，而且总是

它有危险监狱的名声，谋杀案一直在那里发生，所以它是一个名声很重的监狱。

由于市场上有很多材料，每个人都想卖掉以获得更多的材料，然后德尔菲姆和皮诺基奥之间的纠纷开始了，真正的人因为国际贩毒而被关进监狱，他是头目，由于这个人已经有从葡萄牙北部到南部监狱的记录，这时又开始了他不愿意看到或知道的事情。匹诺曹付给胡戈一大笔毒品，让他殴打德尔菲姆，他陷入其中，在更衣室里暴力袭击了这个人，这一切都是因为嫉妒；德尔菲姆卖的是大包裹，而他们的包裹比较弱，这就是为什么匹诺曹付钱殴打德尔菲姆。

这是一个不太愉快的事件，但时间也到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内部记录，并且已经服了几次刑，我开始有问题了，我开始被一个绰号为马尔乔的人追赶，他因为谋杀了他的兄弟而被关在监狱里、由于我每天都需要抽烟，我开始进行募捐，就在其中一次募捐中，马尔乔出现了，他不想让我拿钱，他认为他有权利，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比我长，他陷害我，换句话说，他想避免我不拿募捐的钱，因为他也有钱要收。我们发生了争吵，他展示了身体的力量，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带着钱离开了，但这是赢得敌人的开始，我甚至踢了一场足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获胜的球队将得到一卷烟草、

我发现自己和来自Linhó的小组一起比赛，我的小组由Toni Gaivota、Jorge、Zé Tó和Luís组成，我们是运动员，我们知道如何比赛，我们想赢，即使为此我们不得不低估对手，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们输了，我们输了比赛，因为我是赌局的负责人，我把我的电视机当掉了，贪婪地想赢一卷、我把它当给了拉蒙，那个吉普赛人，他已经有很长的记录了，他是一个在中间被打败的人，因为我不想输，我说我不会付钱，他们对我很不满，要求得到烟草的数量，但他们闭嘴了，就在那时，这个家伙马尔科一直说他想要数量，我接受了，因为我不对，这一直是游戏的组合，他是一个运动员，他总是为理性而战，当他必须避免问题时，就会避免。我继续前进，但那个男孩一直想挑衅我；有一天，我正要去上木工课程，这就是我去那里的原因，去犹太谷，那天，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警卫去打开我的牢房，我很少呆在牢房里，但那天我很沮丧，我还没有吸够毒品，我正要从栏杆边离开，去下课，当我经过时，大元帅出现了，他撞到了我，因为我很沮丧，由于之前有了我没有犹豫，我打了一拳，他做出了反应，但他没有机会，我已经研究过他了，他是个斗士，但他不顾一切地挑衅发生了什么，这很轰动，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为那天机

翼的负责人在那里，爱德华，这是他的名字，一个大约两米高的男人，身体强壮，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一个直率的人，他就这样离开。

我继续在课程中始终注意他的任何攻击，因为我意识到他花了一些时间来挑衅我，因此我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都有本能，常识将女性称为第六感，但男性也有。第六感是不可预见的，它知道如何玩耍，知道如何做人和尊重，此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接下来试图挑衅，但没有成功，因为我的核心是强大的，它由胡戈-拉斯塔保证，在我住在回廊的时候，他是最受尊敬的人之一，我只是不认为他是第一个，因为第一个是我；他所学的一切，他所表现的勇气，我已经有了勇气，我已经通过了，我吸收了，我吸收了知道那里有一个战士的勇气，一个忠诚的人，一个诗人，一个喜欢诗歌的人，但即使在这方面我也比他好。我喜欢听他说话，我创作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是献给他的，我是最好的，我是我运行的时代的魅力人物，我精明，我强壮，我不受约束，我设法甚至在中间，在那里我和其他监狱的人生活在一起，我抓了很多，但是他们都是和平的人，工作的人，但不是我。当我停止工作并参加课程时，我成了我不想成为的人，黑暗的狮子，我回到了里诺，就在那时，一切都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我回到了我已经去过并支配过的房子，我的存在得到了确认，我在那个房子里已经拥有的支配权得到了重生，因为我保持了尊重，它难以咀

嚼，然后我决定在我已经找到的困难中寻找更容易的方式来生存。

这是里斯本的一个中央监狱，里面关押着各种各样的人，生活中存在的婊子养的，有些人因巧合而犯罪，有些人则是为了犯罪。

意识，总是有好的和好的因素，我什么都不怕，只怕自己，因为我已经做了一切，从成为好的人，朋友，保护者，调解者，理解所有的情况，这是苦的，是那些对我发泄情绪的人说的，因为我感到非常同情，我已经承担了统一的意识，我不想进入幻灭。我走上了获得假释的道路，但离享受假释还有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打算做任何会伤害我的事情，而是要努力获得自由，这一切变得很复杂，因为我面对的是方向的一个结构良好的指挥，但我可以通过这个方向赢得一切。当时我不接受那个方向采取的动机是如此僵硬，是一个专制政权，因为我不打算接受那个政权，我想更快地出狱，但变得更加困难，但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以便他们能够理解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的整个旅程，难以咀嚼，好在这是在曼努埃尔-T的过渡时期；我找到的主任，被乔-格取代。这个人来自澳门，是司法部门的前督察，一个已经经历过在澳门成立的黑手党攻击的人，绰号是24K黑手党。

他遭受了企图，他逃脱了，但保镖被杀了，他上去了，他来到里诺的管理部门，直截了当的人，他看到我就喜欢我，他给我传话说他对我有信心，但我没有叫

因为我意识到了存在的转变，我认为自己是蝎子王，是血液里有毒药的人，我没有叫他，由于没有叫，我输了。

开始的时候是在住房牢房里的最低限度的惩罚，这是一种惩罚，并不严厉，在监狱内的社交节奏中，这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惩罚，但对我来说，这成了一场噩梦，我不接受这种惩罚。典狱长João G。他来到我的牢房，与我交谈，帮助我，我不接受这样的帮助，我怀疑他的信念，他是对的，他要求以直接合作来交换他想知道的东西，我不愿意，因为我从来没有合作过这些服务，但这是他证明他是一个好人。从那次惩罚开始，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服用了两种精神药物，在我的窗口有：猎人、奇班加和食人鱼，是猎人给了我两种精神药物，一个服务的毕业生经过，他是导致我被关进牢房惩罚的人，他叫桑帕奥。由于精神药物的作用还在我身上，看到桑帕奥从我的牢房前经过，我很生气，我打破了整个牢房，我放火烧了床垫，我离开了，当警卫去帮助我时，我逃跑了，我去了院子里，我拿了一根棍子和两块石头，在我的右臂上写了：复仇，残忍的欲望。那天，我准备杀了，看守或谁挡了我的路，但他们一如既往地聪明，他们来和我谈，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们知道我被激怒了，如

果我这样宣布，有一整支队伍来保护我，但我没有自己留下来，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在不正确的情况下战斗，几个小时后，我接受了赎罪，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完成谈判的时期，为了不让我太遵守，我接受了

他们给了我20天的惩戒性牢房，那是跛脚的，因为那时候我遇到了阿尔弗雷多-M、他是一个无赖，他利用国家，开始他在黑手党的功能，他是一个硬汉，因为他曾是一个中等重量级的拳击冠军，我很了解他，就在那时，当我倒在纪律处分室时，我有一个插曲，我不想有，这可能会夺走他的生命，因为他已经有与黑人的前科，已经去履行纪律处分、那是一个勇敢的时刻，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大声说过，我不会得到这样一个被他殴打的数字，因为管理层是可疑的，这是一个由所有黑人组成的黑手党，他们陷入了惩罚，并且由于不尊重警卫或服务、雇员或管理层而犯下或接受了一些惩罚，将通过Alfredo M.支付。他曾是前警察，前警察，他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已经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但通过大声宣布并直接对海军陆战队说话，他给了我藤条，我陷入了惩罚，我知道阿尔弗雷多-米会来找我，但这时我错了。当我去更衣室洗澡时，他们想杀了我，他们没有成功，还有两个警察在保护我，他们不能对我做什么。就在那时，我展示了我活着的理由，它被灌输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成为一个bairrista，因为我已经有了，我住在这个街区。

。我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我更早地成为一个成年人，这对

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就是这样，经验是对未来的超越，教养的生活方式落在了它的身上，当它是艰难的，我们不得不有更严厉的教养，它在很小的时候就带来了可能没有人愿意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度过了马尔康的阶段，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想要更多的理由，它必须在同伴和方向的层面上有一个决定，但我知道，在中间，如果它侵入了由警卫和老板组成的监视，我得到了、我成功地获得并干涉了另一个生命，但他不过是一个与我平等的生命，有时这是一个机会问题，我寻求，寻求并将寻求拥有鲁西达尼亚人的灵魂，我是鲁西达尼亚种族的野生种族的后裔，它已经指挥了世界，很明显遗传性存在。有时我们会问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存在，我们是谁，我们住在哪里，这些问题带来了对生活的怀疑，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赢，这一切都是程序安排好的，我继续，我的监狱之路，后来在马尔康战斗之后，跟着组成监视部门的那群人出现，他们被称为监狱看守、我抓住了好人，我抓住了一切，但说实话，他们也只想活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我，而我想忽略，就是这样，早期我没有学到你不能总是赢，我在一个荒凉的地方，一个生命不值钱的地方，我没有兴趣重视人的真正意义，就是不服务。

我服务了，我服务了我必须服务的一切，我是顺从的，我知道在政治权力中，在社会权力中，在镇压权力中，总是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如何原谅。我本来可以成为被他们称赞的英雄，我回到了犹太谷，直到我被逐出课

程，我回到了犹太谷，到了林霍，我找到了同样的老板，因为他们是我不想找到的，我为我所经历的一切而反抗一切和所有人，它是这样做的，我以我能做的一切来生活

不得不做的是必须生存一切，因为敌人是强大的是无所不能的机器，他们被昵称为食人鱼，也就是说，你必须生存一切，还有外交部分，建立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教育家，我们有一个助手，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医生和一个律师，如果真的没什么可说的，这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只是活在当下的环境中，他们是简单的人类，在他们的快乐中满足自己，我有过爱，柏拉图式的爱，妨碍了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我已经有了所有的生活乐趣，我爱一个女人，她仍然留在我的精神中，在我的灵魂中，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种强烈的激情，属于可以存在的最持久的关系，是延长了。爱，有趣，爱的存在是需要她的快乐中爱的存在，以便生存。这个故事直奔存在的最后情况，每个人都已经认识我了，他们想让我接受考验，我面对我必须面对的一切，从最糟糕的噩梦开始，我们在睡觉前学习，它们是父亲和母亲讲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生活在和谐和安康之中，这样安康就能盛行，我们可以保留存在之初的遗传的礼物，一切虽然被大小吸收了，如果我们说到联合，存在权利的平等，浩瀚无垠。我们都被赋予了一个使命，它持续存在，它将继续成长，我将继续看到它的成长，有力量，行动时刻的精确性，为此我将不得不精确。正是由于宽恕，我继续生活，因为我必须继续，我抓住了诚

实、真实的人，这一切都很好，我抓住了能够做任何事情的人，他们决心

一切，因为我有意识地像他们一样生活，但他们想更聪明，我在一切方面都超过了他们，我知道如何把他们的聪明与我的智慧结合起来，他们很精明，但他们总是想比我更聪明，但我把他们的聪明结合起来，我知道如何玩，我也把他们的知识与我的知识玩在一起。我继续过着隐居的生活，封闭的生活，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不管我看到多少美丽的东西，不管我有多少同情心，我知道，路是一条，就是离开。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我只是希望他们能让我活下去，然后我就开始了不断的战斗，因为他们都很强壮，他们都是众生，但我关心的是这个，我也没有和其他故事的发展有任何关系。我对我的同伴，对他们所有人都很严厉，我没有选择任何人，我只是想维持监狱的等级制度，我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想，他们都服从我，但我也让他们活着，这是我的方式，毒品让我抽，他们可以走得很好，有一些人哭着让我停下来，因为这条路很勇敢，是监狱里面很难走的路，我没有其他选择，没有逃跑，要么赢要么死。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背负的谴责，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艰难的道路，我知道我可以在刑期中出狱，我可以知道我也可以在刑期结束时出狱，我颠倒了一切，也就是说，我不担心，因为我很好，我手下有监狱，都是我的同伴

，就在那时，我为存在感变得更加愤怒，我知道我有盟友。我追求邪恶的道路，我被解释为如此，我认为我是狮子，但我沉迷于海洛因，这是一件很难的事，要消耗。我进入了战斗，那是一场无以伦比的战斗，我面对的是：法官、教师和助手，团长

监护人，我和他们一起受益了几次，但他们并不多，但他们还不足以说我很好，因为后续工作给我带来了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还是我，我想要还是不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向往的一切，是一切的延续，我已经学会了，更好的是，我在父亲和母亲分离后，生活了一种状况。我的父亲在军队，我的母亲当时没有工作，然后她来工作，清洗咖喱和cabral，她仍然在那里工作。我喜欢我的母亲，我没有学会和我的父亲一起生活，我的意思是，我生活，但我总是在怀疑，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性格，我的意思是，他的性格是不稳定的，他是军人，他在葡萄牙国家履行职能，我想要更多，我的意思是，比他建立的更多。然而，遗传的产生，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小的时候的习惯，我们总是考虑到谁给了我们，这将是所有的哲学家说的，对父母的例子的做法，因为当我们出生时，给我们的例子是谁把我们带到世界上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案例，有父亲和母亲，这是我成长的结论。我成了我现在的样子，一个谦逊、平和的生命，知道如何生活，我认为是一个类型，一个行走和必须养活的人，我成了真正的野兽，我再也没有以同样的方式面对监狱，我成了所有情况的完美杀手，因为我是为了生活，他们知道我愿意为生活而杀人，他们一如既往地选择真正的类型，一个主导

所有情况的人，我对自己发誓，如果他们不伤害我，我不会伤害他们。我继续前进，被激怒了，时刻注意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或反应，不管他们是谁。

不管他们是谁，在全球的同伴层面上，在包含正义世界的整个存在的一切层面上的方向，为了这一切，我付出了难以支付的代价，为了这一切，一切都被放到我的事件中，每个人都认识我，我也都认识他们，这是游戏的完美，这是联合，是谁生活的联合，是每天与人口接触的联合，独立的，情况的；作为我的老虎，我不知道如何原谅，他们实际上害怕我，他们对我很尊重，这没什么可做的，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监狱，我们谈论的是很多东西，它包含了一个很难赢得的价值，自由，除非我们不必经历更困难的生活成瘾情况、习惯，当我们谈论消费主义时，会带来夸张，我们是消费主义的生命，因此我成为无敌的野兽，我称自己为狮子，我与像我这样的野兽斗争，有更强硬的智慧，但我不知道如何原谅。

我知道有很多母亲的儿子，生活的经历也不同，有些是好人的儿子，有些是坏人的儿子，像这一切，我想确认社会所要给予的一切的存在，他们让相同的情况不做任何事情就走了，每个人都需要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希望好，然而这是看到他人的美、的接近，如果你是来做好事的，我会很好地接待你，如果你是来做坏事的，我会很差地接待你，你会带走一切，我所有的坏存在，但我也知道我必须要走，我不能这么硬，他们比母亲更多，我也不得不尊重，我实施了一个规则，

让所有人都好，知道犯罪持续存在，需求很大，我让自己被事件带走，我成为

我是一个被称为吸毒者的人，是一个被所有人鄙视的人，但我有价值，被认可，没有人，没有人会不尊重我，不管我此刻感到多么软弱。他们都称赞和尊重我，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更多，我将不得不成为榜样，我将不得不变得更善良、更温顺和更有感情。

我付出了代价，没有向他们展示他们想看到的我，我很努力，我很粗鲁，为了我的决定，我是一切，我可以赚更多的钱，我甚至可以在一切中受益更多，他们喜欢我，他们甚至告诉我他们的梦想，但我变成了野兽，我想成为野兽。这是因为我所处的环境，封闭的环境，孤立的环境，我也有女人，这一切都被柏拉图式的爱所制服，我爱他们，我爱他们。

这都是活在当下的问题，我有很好的柏拉图式的激情，也有风情万种的激情，以至于有了接触，但我总是避免为了我得到美丽的快乐而破坏别人的生活，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已经陷进去了，我不会破坏别人的生活，如果他们不破坏我的生活。我继续爱着，我继续爱着，因为我只知道如何去爱，他们都是，他们属于我的爱，因为他们爱我，真诚地爱我，他们尊重我，是我没有活好，我被囚禁了，我知道我必须争取征服我所失去的一切，自由，但就是在那时，我不知道如何停止，导演，助理，教育家我会理解的，但我也不得不停止，停止一

切，偷窃，使用毒品，使他人的生活蒙羞，但我总是很好，我从不虐待，如果我没有理由，我从不打人，即使我有，我也很难这样做，为了人类本身，我总是把

考虑到道德价值，每个场景的价值，因为我也是被，但他们知道他们将拥有他们所见过的最大的野兽，但这都是由我编程的，因为我想这样，我让他们处于期待中，处于他们会失去的恐惧中。这都是权宜之计，是起身、消费和支配的权宜之计，我很早就明白这一点，甚至在我进入监狱之前，它们是困难的时间，是永远不会过去的日子，是我必须完成的岁月，我支配着，因为我必须控制接下来的局面，我甚至到了玩的时候，但这个玩笑让我损失惨重。因为玩的是猴子，玩的是母亲阴部的猴子，我在游戏中死亡，因为我知道如何支配。我在那天的锻炼中，我想训练一下，我提议他来和我一起训练，那是一个弱小的身影，只是为了好玩，我捏了捏他的脖子，他失去了理智，但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心里有一种紧绷感，我不想做，因为我被展示了，我玩，我看着他我站起来，他和我一起走，我告诉他是否可以，没有矛盾的答案，但当我看着他，我感觉到真的有事发生，因为他失去理智。这是一种过度的自信，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于是开始了我已经拥有的地狱，我站起来看着他，告诉他：

- 你还好吗，你让我很担心。

我总是对他表示同情的时刻，我不想伤害他，我看着他我想安抚所有的邪恶，我从训练中误解了他，这是我过

分的行为，他最后自杀了，这都是希望有一天在犹太人的山谷里。

我希望在犹太人的山谷里，我能够生活，这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转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我没有准备好的训练，我的力量达到了顶峰，我占了上风，因为我知道如何占上风，但正如生活有其代价，我在监狱里为自己太过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最多服了5/6的刑期，也就是说，任何刑期超过6年的囚犯都可以利用5/6，这是一个法律。

但我们有中间的句子，大约2/3，然后是5/6。我在5/6的时候出来了，这都是为了我的传记的利益而制定的方案，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封闭的，我和好人打交道，和我谈判的人，他们是管理层的一部分，如果我想，我甚至可以爱他们，然后从烟草，我对这些人感到无比的憎恨。他们是对我毫无意义的人，只对管理层有意义，因为他们的职能。有一个副局长，我很尊敬她，她是第一个接受我挑战的女人，我很忠诚，但事后我认为我错了，是她拒绝了我十年监禁中的第一次临时释放。她不欣赏我，要求我做药物测试，但我太精明了，没有意识到会到此为止，在我向法官提出请求后，我被批准临时释放。她批准了我四天的临时休假，条件是我要接受警方的听证，他们命令我这样做。她批准了他四天的临时休假，延长的条件是他要接受毒品测试，换句话说，演习，他们总是知道，我也多次低估了他，但我总是尊重他，因为他值得我尊重

。他们是发挥其最佳功能的人，但事情发生了，测试结果是消费鸦片制剂，即海洛因、大麻、印度大麻的消费呈阳性，但我在发挥自己的优势时把

我向我的医生Ana F.要了一种药，因为是在，或者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我向她寻求帮助，为了她帮助我的一切，我向她要了这种药，叫tramal，这是我觉得我有盟友的时刻，医生Ana F.或tramal在例行的情况下指控阿片类药物，这是我将被清理的情况。我曾指控阿片类药物，在药物筛选测试中，就在那时，我结合了2+2，换句话说，我通过我的医生清除了药物筛选，她帮助我，通过了确认问题的文件，药物筛选，因为我对已经作出的决定提出上诉，我的权利是上诉，我上诉并要求最高当局，判决执行法院的法官、这是囚犯被送入自由的最高实例，用2/3的刑期中间的好处，有一场战斗，我对一个狱警进行了人身攻击，这不是因为我想，他寻求我作为一个囚犯的名声，被尊重，但我也建立了这种尊重，尊重，通过尊重我知道我不能和系统对抗。制度本身占上风，因为必须有社会秩序，人们可能想要的一切，福祉，决定是多样化的，我有一切，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享受2/3刑期的中间，因为我的名气在看守和同伴中很大，有看守也想挑战我，在心理和身体层面的一切，以及你能想到的其他一切，因为我知道，在我必须遵循的情况下，可能发生，在2/3和5/6刑期中间也要求进行听证，申请是基于

清理了我关于筛查大麻问题的报告；但由于我是一个社会人，我从来没有在监狱里生活过，也就是说，我必须与监狱里的其他人发生关系，我告诉法官，我当时没有消费任何东西，唯一的結果是大麻。我不稳定的出狱决定被推迟了，因为当时正值圣诞节，法官要离开两周，也就是圣诞节假期，但她是对的，在将近两个半月后给了我稳定的出狱。但我克服了困难，很好地坚持到了离开不稳定的日子，他给了我四天的长期不稳定假期，顺利完成了。但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因为我必须更加尊重他人，不惹麻烦，但我一上任，在我的不稳定期结束后两个月，就会有人想妨碍我，结果就发生了。我卷入了一场争斗，在这场争斗中，那个男孩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对待，但我很幸运，他是一个人，一个有男子汉气概的人，我们被关在牢房里，根据调查的命令，有了这个，我们被听取了意见，我给他寄了一份文件，向他道歉，这样他就不会妨碍我了，没有必要这样。我们被听取了意见，听取我们意见的长官是德国牧羊犬，他的绰号，起初他不想听这个男孩的意见，因为他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是个玩笑，因为他曾试图用刀子打我。然后他设法接受了

男孩的说法和他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同样的说法，这是一个训练，一个玩笑，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他也不大接受我告诉他的版本，也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被打的警卫，他已经有多年的服务和处理"casdatrolas"，也就是给那些已经在监狱里有多年的人的名字，我和男孩都没有发生什么，他们把我们 from 惩罚中带走。

我继续着正常的生活，我开始更加避免问题，我又成功地休了四次临时假，然后事情又发生了，2007年3月，我还有11天就可以再休一次临时假了，在4月初，我用毒品欺骗了一个人，就是我给了他沙子而不是真的东西，他来找我，我不能打他，否则这次会受到制裁，我已经被警告了，我只是自卫，就这样了。

但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我让它过去了，就是这个原因的出现，它展开了不可能展开的东西，又是一个里加，但这次我不会再逃脱了，他们会切断我的岌岌可危，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把一个人叫到我的牢房来获取信息，因为这个人不喜欢我的生存方式，我向给我信息的人发誓，他是疯狂的努诺，一个真正的战士，他也像我一样享受不稳定的生活，我为我的侄子向他发誓，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我只想知道这个名字，我坚持了一整天的承诺，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我们几乎是在牢房

的关闭时间，我把这个人叫到我的房间，问他为什么他在谈论什么

我知道疯狂的努诺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对我撒谎，他是我一直尊敬的人之一，因为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我袭击了他，就在这时，警卫进入了我的牢房，看到那个人被我打了一拳，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但警卫什么也没看到，他只看到那个人倒下了，他没有亲眼看到，就不能说什么，但那个人是个叛徒，那会使我的情况变得复杂、但即便如此，我知道我也不会逃脱，因为我从未向任何人打过小报告，他们渴望惩罚我，管理层、老板们渴望惩罚我的一切，因为我从未对囚犯提出的要求保持沉默，以索取任何东西。我总是被看作是这样，是这些原因或斗争形式的煽动者，这时他们给了我五天的惩罚，我在牢房里服刑，这是一个较轻的惩罚，我为自己辩护，声称个人感觉不好，摔倒了，他说了他的版本，他真的被打了，这发生在我2/3即将被判决的时候。我将有很大的机会在没有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出去，也就是说，中间没有纪律处分。但这次我必须在审理我的2/3判决时作无罪辩护，我告诉医生我是无辜的，我没有攻击任何人，不考虑这一点，我感到被这种情况所损害，但我等待决定，决定是切断我在2/3判决时离开的可能性，我只能直接从新的赞赏中受益，从对我5/6判决的赞赏中受益，也就是说，我将不得不在5/6判决时离开，因为那里的法律有利于我，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利于我，我反正

会在5/6判决时离开，但我会

3月对我进行了处罚，同年5月对我进行了假释听证。惩罚是在3月给予我的，同年5月，我被听取了对假释的赞赏，2/3切的决定还没有到来，就在那时，我的生活可能变得更加复杂，我感到痛苦，悲伤，但我也知道，我定罪的大部分已经过去。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另一种情况，这次是和一个警卫，本来这种情况可以过去，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警卫用严厉的方式和我说话，我没有服从他的命令，我就打了他的脸，他和我单独在一起，但另一个警卫出现了，他很快和他的同事一起，他们和我一起殴打我，我没有再打他，他们也很快不再试图殴打我，只是要求我去医务室的等候室、他们来找我谈话，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只是没有遵守命令，因为那个警卫的嘴里还在流血，他们知道这是以任何方式进行的攻击，从简单的攻击到意外的情况，这就是我告诉他们的，我没有理由攻击那个警卫，我甚至和他谈得很好，我也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意外，这是我一直声称的。

他们把我关起来等待调查，给犹太谷安全部打电话，给收容所打电话。但我愿意按照我的论点往前走，那真的是一个意外，我不能承认那是一个非自愿的行为，我就会输。

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论点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如果我想把这个论点向前推进，警卫之间必须有一个矛盾的地方。牛奶警卫是袭击我的人，但他也从来没有写过我真的袭击了他，报告的是另一个警卫，他把一个正在接受保护的男孩带到那里，他也去了医务室，这是例行公事，当囚犯在接受保护时，他必须由警卫陪同，我实际上知道他看到了我的行为，因为他目睹了一切，所以是他向我报告，让我受到纪律处分，把我也带到法庭。

但是，在检察院听证的那一天，我发现有一个案件被提起，罪名是对狱警 "leite "的侵犯，但是那天陪同我的是狱警 "oliveira"，这个狱警与我的历史，是我在监狱内建立的友谊，我在参加一个计算机水平的办公应用课程，我有一个叫lina的监视器，我不经意地爱上了她，那个狱警oliveira也喜欢她，他把她剪了。他知道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所以开始了联系，他获得了我的友谊，他可能为了想留住她而说我的坏话，他开始和我谈得更多，他听了我在公共事务部的声明，他记下了我所说的一切，我坚持认为这是个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警卫会帮助我，他开始喜欢我，之后他被关进了孟山都监狱，一个从普通监狱改造成高度安全的监狱，2007年5月在那里举行了监狱落成典礼，同时我去了孟山都，因为我必须等待这个过程的展开，一个复杂的监狱被制作成

住宿。

恐怖犯罪，更多的暴力犯罪，犯罪组织，我们总是被监视，不断地被监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严厉的制度中，也就是说，一开始，囚犯都是带着手铐离开牢房，他们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娱乐时间。但我是2008年5月才去的，我也接受了这种长期被关在牢房里的制度，但我没有再戴手铐，我得到的制度是不开放的，但我们有其他职业，我们有足球、手球和健身房，我们也可以去图书馆，但都是穿插进行的，不是在同一天。

我去回答并再次为同样的论文辩护，但当我下了面包车去听证室时，我看到警卫莱特，被冒犯的一方由警卫奥利维拉陪同，我远远没有想象到，当我开始听警卫莱特的陈述时，我会有一个可爱的惊喜，我听到了我在公共部被询问时辩护的论文，这时我感到警卫奥利维拉帮助了我。法庭还说，他们不相信这真的是一场意外，但他们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就不能谴责任何人。我被无罪释放，我的律师也很出色，因为我一直在蒙桑托的高度安全监狱等待审判，他们做了一个评估，我正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获得自由，他们把我转到了

I.P. De alcoentre，我已经在那个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我是在我在监狱里做了几次投诉后被转移到那里的，那是一个开放的制度监狱，叫做殖民地监狱，两个月后他们

把我送回了

在那里，要到街上去，我就出去了。

我真的想在一个开放的监狱里，因为我在孟山都呆了一年半，无论我们在那里有多少个职业，它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政权。

这很难克服，即使是已经在这些监狱里有很多经验的我，也正是在孟山都那里，我放弃了海洛因，毒品不可能进入那里，因为外面的食物或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参观时有一块玻璃，不允许身体接触，但我总是对自己说，在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邪恶中，我有一个好处，我放弃了使用海洛因。

*** 关闭 *** 平克-弗洛

伊德-我们和他们 " 我们

和他们

我们毕竟只是普通人 我和你

只有上帝知道

这不是我们会选择向前做的事情，他从后方哭了，前排的人也死了。

而将军坐着，地图上的线条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的黑色和蓝色

谁知道哪个是哪个，谁是谁 上上下下都知道

最后，这只是一个回合，你没听说过这是一场语言的战斗
吗，海报持有者喊道

听着，孩子，拿枪的人说，里面有

你的位置。

"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杀了你，所以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快速的短，尖锐的冲击，他们就不会再做了。明白吗？我的意思是，他得到了轻松，因为我会给他一个痛击--我只打了他一次！"！这只是一个区别

观点，但真的.....我的意思是，良好的礼仪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是吗？"

跌倒了又爬起来

没办法，有很多关于With的东西，没有

谁会否认这就是战斗的意义呢？别挡道

这是个忙碌的日子

我有一些事情要做，因为我想喝茶和吃东西的价格"

老人去世 Copyright ©

pink Floyd Fragments i

在一个冰冷的北方，一个等待被卷起的旧床单，一个在橙色调中被烧毁的光，一个被温暖和遗忘的灵魂，要求和容忍一个松散的、无约束的虚构和存在的记忆的电气

化的感冒，声音传播了节奏的温暖，放松了时间来侵入自我，探索没有热量的一个温暖的冷却世界、

气氛是不一样的，球体滚入一个角落，一个倾斜的点，在表面的海洋下，到滚烫的岩浆内部，到探索和印象深刻的休闲的丛林，没有其他方式来表达，是文字，热的文字或非常冷的文字，像非常冷的阴森的尸体。永恒的寒冷，热的梦想，一个春天和一个山谷，一条没有笑声的河流，一个残缺的希望，等待着迎接和展示什么，逃避和暗示，慢慢地创造和展示什么，只是想象，没有距离和适当的平衡，一个问题，整个问题热非常热、甚至烫伤了吉他的声音，它振动着对一种文化的渴求，在这种文化中，它的果实诞生了，并且或多或少地精明，没有灭亡，解决了现在存在上的停止，受到了传递沉默的聋哑的文字的病态的影响，告诉关心最谨慎的人，就是提高对未说的但有效地传递、感觉和书写的怀疑。整个事实是，在思想和行动之间没有真理，通过行为找到自己的方式，产生技巧和演习给司机自己，他发现自己投降于没有意义的词的幻觉，但说得有道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每一种形式都有一个潜在的行为，纯粹是不幸的，没有机会看到成长，知道做什么的情况，缺乏一些意义的描述本身、视觉或感觉，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认为和看到的是知道如何做和向别人学习，并与平等或类似的迹象或在增加的形式这里是一个例子的使命任何抽象意义上的不现实的形式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的总括

主义作为零散的，但团结的性格，一个世界是相似的，
因为我们总是有相似性，但不是其平等可能有一个

深刻的理性和迷失在它的疏离中，这里是一个角色，通过存在的方式和感受来自相同的热量，它的内部可能类似于一个画家的框架形式，像建筑师一样笔直，绝对不是确定的理由，相对于任何征服或颠覆一个简单的现实的想象，其中自然地出现了贤明和敏锐，没有重要性，由未来的一切有纯粹、作为一个艰难的过去的现实，不自觉地 and 相当程度地发挥了它的凶猛，一个词的经验，总是想象一个荒凉的形象，这里是一个时刻捕获的注意力武装的片段，这里是连接的意识到现在侵入我正在写，万能的不明确，作为一个地平线的线条，太阳落山和隐藏沉浸和睡眠，他看到自己被打败、但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它将重生，并且是最明亮的，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太阳将保持我们的经验明亮和精力充沛地设置在运动中，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描述到最轻微的敏感性，只是为了发生和记住每个字的含义，并保持在他的耐心的沉默，一个黑暗的洞察力，不是投影，但减少任何非理性的本能、侵入我的存在不是自我，它建立了自己，像阿基里斯一样维持着支柱，总是在虚构的世界里呈现给我们，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自我的间谍是我对恶名的赞美，残酷的现实，只是加热火车头的引擎，我们在其中做这个非常疯狂和深刻的旅行，在隧道里，可能不会再看到其黑暗的内部与该图像的出口和一个发光的结束，只

等待一个结束。

是什么激励和驱使我们，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力量，是一种迷人的东西，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很难知道，也永远学不会，这是一张断裂的网，然而，再次形成网，它是有阻力的，就像叙述中的一个意外，有一个深深的镜头，在年轻的时候杀死了他，潜在的仇恨，但从未对任何人或他的思想或任何人漠不关心、因此，他以一种聪明的方式对所有的人说，我们都是我们的总和，更多的不同和相似的人平等地来，对他原来的性格，事实上，有一个傀儡的任何行为和代表的作品，在字母的空间的迷失之旅，创造空间的艺术，自己的死亡的任何终点，高潮从来没有结束、对我们来说，死亡从未发生过，只发生在那些认识我们的人身上，当我们死亡时，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词，但简单而巧妙，有点棘手，就像狐狸想以不可估量的饥饿感为食，想了解更多的东西，这就是长寿的来源，永远不知道什么没有发生，然而在守卫的过去是一个登山者，移动他山的信仰、和限制只是一个悬崖的开始一个青年的态度，超过任何高度，当我们下降，看到我们已经达到了多少在征服只是为了知道，多一点是，从来没有想失去，我们都设法飞到任何点，我们从来没有下降，因为我们学会了飞，想象一切，但一切是文字片段，想法，和思想。幻想的艺术如此之深的水域，暗指一个没有确定性的主题，

海风出现了，仿佛是能量的轻盈和多愁善感的浸泡和温柔，多了一点来自单一时刻的补充，明确无误，永远不可战胜，因为

他的胜利总是他的失败，光是成为又一场战斗的失败者，他还能学到什么呢，在这场战斗中，他什么也没说，感受到了他把胜利交给的那个人的滑稽滋味，因为对我们来说，学会并知道如何与拒绝我们的一切相处就足够了。

片段 ii

坠落，沉没，在远处的楼梯间吱吱作响的金属台阶上，一块清洁布，地板上的一个水桶，大理石方块，在墙壁上连接成四个，一滴一滴地落下，在深处，轻轻地，有人摇晃地板上的垫光，无助，一个单一的表面堵塞，一缕带有阴影效果的光线，反映在玻璃上的脸、一张脸破碎了，一次潜水，遇难了，浮标出现了，把我从窒息中救了出来，疯狂，逃跑，迷失在星星和深渊的虚空中，在态度上，在痛苦和存在的充实中，在恐惧之前，然后我放开了钢琴，在下降的道路上飞过柏油路，钢琴在地上，然后第一个声音播放、第一幅图像，一个在水中游动的鳍的空虚的深沉的回声，最后我跳了起来，充满了莫大的运动和一切吹动和被拖动的东西，到一个幻觉褪去，它是不同的，在一个深度的海洋中，液体和咸的铅笔的写作没有颜色，它是一个演员，表演的高潮是一个让我高兴的礼物的派对床上的睡衣，一张溢出来的床的泡沫和不同，它是一个没有景观的图像，一切都来自于

吸入，感知的改变，而转化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眼泪，
没有线条，没有规范，没有东西在无中生有，一个故事
，不成长，不出现，几乎没有叙述自己，我们被捆绑，
真理，链条和挂锁无处不在

一个弹弓，一个靶子，一个人被吓呆了，就像一支够不着的箭，一个结中的绳索，一个溢出的文字，失禁的文字，一个模糊的文字，从未被抹去，一个人看到想要的一切，谁一直想拥有，而在内心深处只会是一个存在，切割和压制粗糙的胡须、一根胡子，一根头发，每张脸的一个和一个以上，一个触摸，从每一个无力偿债的人，它的罪恶，从它的永恒到现在，看，它总共有个，只有一块布在它的桶里，海洋中的一滴，一个捆绑的线和一个被侵犯和撕裂的写作、只有纸上的文字，一个灿烂的夜晚，由一个光芒四射的温暖太阳，一块发光的瓦片和一面镜子组成，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然后从光的幻觉中，落在地上的水滴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然后它将浮出水面，读出一种温柔，其中潜水的闷布延伸到理性，一切都成了问题，情况的感觉的亮度和强度变得很明显，在被亵渎和被锁住之后，变得没有任何意愿或标志在紧闭的窗帘中，人们看到了自己的舞台，一块木板，一个救生员，看到了财富，得到了拯救，然后在沙地上伸展开来，我看到了陆地，活了下来，从那时起，在潜水的那一刻，所有的骄傲都消失了，我们下降到一个世界的底部，看到一首简单的歌曲，把它变成满足，突然一个打击，一个愿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预感的现实中，一些事情将发生，并将继承解放者的痉挛和觉醒

者的感觉，从一首十四行诗的抒情诗，从来没有完美的韵律断开，运行一个阶段的单一短语，所以我们将去的地方没有离开，我们在哪里没有进入，在神秘的消失线，一个灰尘在土壤中，在所有想象力的幻觉的真相点，然后爆炸的彗星，并在这个星球生活

这并不总是废话，在一个可疑的基础上，阴谋被设定，计划不会中止，然后我听到一个吸收的声音，和歌词的嚎叫是历史的狼，从完美到毁灭被包含在一个火箭在海边的明星如此奇怪什么已经说了，我开始下梯子在空中虚的差距一个单一的步骤下降，然后金属栏杆是自动和只有一个脚在河，赤脚和冷，一切不似乎是一切消失和消退。所有的普遍性都是如此这般，然后只有一个舌头，在一个由接吻的饥渴快感打开的嘴里，你看到了那个吻和欲望，当我在你的船的航程中停靠时，咬住你的目光，用真理看到一个东西，这不是虚幻的，而是一种想象，从你的娇小的鼻子里发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飞翔和征服冥王星，心是池塘里的一块石头，生命被分离，肖像不总是被拍摄，看，疯狂将有一个精神的理智去创造一切，从一个松散的吻等待捆绑，与一个力量只存在，与一个信念，总是绑在你的心脏从一个流动的意志中，人们想象着电流，盒子是四面墙，一个没有理由的灯丝的样子，等待着点亮的力量，它不害怕，不赢，也不输，它是创造的意志，从模糊的海洋用画笔画出整个字母表的每一种颜色，它的音节和力量，最终在去，去，让自己去的意志中达到高潮。最重要的是，在瀑布下的石头中建造一座城堡，在水流中承载一切，最重要的是，我心中有一些东西，与同样的东西非常不同，是一个简单

的旅程的故事，是看不见的但被传播的声音技巧，所以我又爬了一步，仍然在梯子上向后走，在一个步骤和一个浮动的前进中，只有一个尝试，爬到其坚定和确信的空气中，想象在钢琴上打破了。

在焦油的地板上，它只有一把钥匙，它不是渡鸦，也不是雷，它是对信念的信仰，永远是对存在的泄露，只为获得一个更有香味的瞬间，在大海的光泽中，我看到你的爱，在我的潜水中，你是我的浮标，在沉船中，我的船，在清洗钢琴的布，安装在客厅里，没有人想去，我只想进入那里，然后在门上，这是一切的出口，将想象，永远不会加深、这是对你的渴望，你的心和你的一对，这一切都泵，然后动荡，这是不太明智的，在轰炸的行为，它已经是战争的事件，为和平的一切联合起来，有几种感觉，一个离开在去和扩大什么回来，然后鸟，唱歌和迷惑只有今天学会了它的音乐在字母，所有命令没有协调，任务是带来，最后害怕不相信，最后不返回此行的所有课程是已经深度下降在屋顶、在黑暗中，一个事实的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据报道，据说被发明的想法，出现只是为了发泄蒸汽，水只是渴求你的吻，只想触摸你，钢琴是计划的一部分，触摸你的音符，将征服你一个尖锐的感觉，一个没有切割的刀片是一个强大的写作，不会打击已经感受到的一个领带在晚上自由的星星，在未来的旅行，不会到达、现在与过去不同，它是一个打击，它只是一个故事，亵渎了一切，最后留下了来自冥王星的东西，只写了一颗心的爱，在两堵不可能跳过的墙之间，栅栏没有移动任何东西，在一个

开放的圆，一个长方形的结，紧，抖动的灰尘，看到钢
琴只在你做和一个图像的黑暗房间里播放

拍下的，由卷的胶片，小的图像，在深浅不一的碎片中，我看到是你反映在一块，一切都在一起，因为我想要你，反映在我的图像中，只有你是镜子的框架。

普通的

如何摆脱这种沉浸和尖锐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一种单一的和独特的痛苦。一眼就足够了，没有杀伤力，问题化，每一滴眼泪都发现了一颗陷入和被亵渎的心，然后电流产生，使我疯狂，锁住我的手腕，所有的冲动都被谴责为病态和十恶不赦的灵魂，这种震动我们的灰尘通过感官迸发，比身体上无所不在的灵魂蒸汽更多，这种异化的动荡根源被发现在一个单一的迷宫里、你拖着的我被水流淹没了一天的冷漠，打碎了挤压我的链条，在几乎紧迫的时刻松开了，每个人都在等待生活的寓言，从乡村的时刻运来。

火炬在燃烧，它将发威，这里有一道光芒，它点燃了为你燃烧的火焰，我可怜的心，一匹等待被驯服的松散的马，我享受我的一切感受，因为要像我感受你一样感受你，在那无限的时间里，与周围的过去相交，这标志着任何要生活的生命。

我们的重逢悸动着，看着你，看到你的母性的脸，温柔和柔情的感觉只解除了我所有的苦难，我只需要活着，

永远看到你，直到我死去，嘴唇的热运动到一种性感，
一种透明的幸福，像一个有感觉的拥抱，等待着生活，
一种强烈的结合，高于一切的想你、

我渴望你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快乐，播种、培育和加强友谊是最崇高的爱，让我的心跳动着你的节奏。

父亲在一个悲哀的父亲的神奇的时刻，最大的学习总是希望有一个孩子的最大的爱，只有母亲的爱更大的孩子是巨人总是周到和聪明的父亲和儿子我的儿子爆炸我的喜悦的感觉，情感，感情，爱和感情，是一种力量，暗示我们永恒的喜悦，对感情的渴望，分享，教训和适当的教学都溢出的幸福，我们其中一个渴望在永恒的年轻学徒在新手父亲。我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是如何感觉到你的，每一个问题的焦虑的时刻，只有一点点，因为你让我着迷。你的光辉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狂喜的形象，在一个我们都适合的框架里，但你永远是最美的。你从简单的出生就开始思考，只为了填补你，你是如何丰富我的，你是一个疯狂的真正的温柔。

泪水

有一天，如果我有一滴眼泪，我会把它放在你的脸上，这样你就不会再哭了。

梦想我想强烈地潜水，我在一个将持续多年的睡眠中醒来，梦游的梦者，一个夜晚的灵魂，在黄昏的阴影入侵，唤醒了纯粹和原始的幻觉的黑暗，最永恒的觉醒，看到他的深睡有一天是什么 - 醒来，相信梦想的神话总是

到达和达到只是多了一块，是一个无限的线与你的痕迹

...

搭配

我想要一个吻，一个使我们麻木的宁静的睡眠，我们最渴望它，也许你不想知道在你身上的甜蜜，在你说的温柔的话语中，使我们振作起来，心跳的悸动，想象你们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永远不会松开，我是你的心脏泵的静脉中的电流，我是一个空气的呼吸，有节奏的轻盈和清晰，从不痛苦或严重的跳动，我像雨在水中，石头在沙中，我是你的。我是一个不放手的人，及时品尝你而不品尝你，我是一只寻找伴侣的袜子，一只被解开的靴子，等待被绑住，我永远不会解开，因为你是我的伴侣的鞋子，我喜欢爱。

生命

在永恒的保持中，它把自己放在那里，然后没有办法面对它，规避它或操纵它，这是异见者的恐怖，他在创造、想象的头脑中单点瘫痪，或只是画一个绿色色调的繁荣线，在这种生活和繁荣的基调中抓住生命，这里是你一直想指出的标记，强烈地活着

阿玛尔

看，他很快又找到了自己，从欲望到被征服，他正走向并撞在咸水和沐浴过的大海的岩石上，被加深和浸泡，然后他出现了

透过安静和抽象的游泳而来的寒冷，看到我与泉水的参与，西方成为了

通往另一个世界没有什么困难的，只是永远不要踩着同样的步伐前进，让你的心奏响呼唤你的音乐，风、海和征服的土地只是爱。

墙壁

如果它发生了，我也不会知道，它吹动了冰冷的、不安的心灵，冻结了、褻渎了、出卖了灵魂，那纯粹的多愁善感的武器没有路径，被捆绑在一个产生幻觉的身体上，永远不会到达，因为灵魂不欺骗，利益至上，但它是纯粹的，因此它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突出地暴露了自己、半开放的，因此，随着幻觉的征服和来自巨大的雷声的出现，一切都停止在效果的亮度的时刻，但精神的疾病，身体的需要，并有意识地陷入我们自己的存在的深渊和悬浮、留在那里，并作为干扰灵魂状态的附属品，精神的疾病是在一个肿瘤中忍受着痛苦，仿佛忽略了对那些米和步行的影响和冲击，是灵魂的相遇，精神的相遇的身体组合在一起的生活，其中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或因为身体不能再承受年龄或疾病的伤口，然后这个精神的自我和我们的自私来我们的意志，但扰乱了灵魂，这在最大的表现思维行为的精神腐败和入侵的纯粹，硬强如墙无法启动。

思考

浇灌的想象力的液体，溢出的魅力，沉浸和深沉的疯狂，她通过和谐的光束和身体，友好地承受着。

魔法的入侵和渗透到表象世界的有意识的无意识中，看那生活成为纯粹的呼吸之美，无限成为可见的极限，并在话语情感和行动之间扩展，而不修正你的思维，激起思维，总是想象优于存在，思维和行动的变化。

友谊

黄昏时分，看到在远离假想敌的庇护所里发生的一切，战斗将经历休战，心态平和，回归宁静，夜幕降临，我开始感受到那种在柔软的皮肤上感受到的意志和能量的友谊，没有年龄的纯粹的感情姿态，比任何激情或爱 and 任何巢穴都强，只是一个拇指的触摸，只是想象什么是感觉，通过所有能量的电流。

了解

眼花缭乱，神魂颠倒，带着打翻的肉汤，其实真的是不知所措或受宠若惊，但坐着，处于警戒状态，没有最低限度的感性，看，它在整个城市中旋转，然后困惑或误解，我不知道它是否被决定，但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在一个不需要的请求下给你写信的简单快乐、当它发生时，你感觉到的和看到的一切都保持和消失了，然而只有看，读和写解释，同化运输和教和学，这里的呼吸随着风的力量增长，然后消失，飞7海，放下所说的为所说的，在这里我是潜水，更深入，所有的朋友的

朋友，不可分割的朋友，但不可见是一个警报，一个

想起了飞翔、奔跑、徘徊和想象的才能，在那里，不在那里，但总是见证着，回到了出生的那一天，每个人都只想着今天，现在是未来，硬是写下了享受一个简单的泡芙，首先是创造和想象，再次创造，回到它从未离开过的地方、但在那边，我已经在看钟了，准时出现和见证的事实，在一种原始的感觉中，伴随着下降和变暗的快乐，如此正常如此平庸、仅仅是黎明和醒来，以及黑暗和夜晚的照明，神奇而实用，它是悬浮和划船的北方，一个尖锐而闪亮的路线，它是她，那一个单一点，与回报和大海如此难以想象，它是巨大和巨大的愤怒的海洋，朝着一个秘密的旅行没有欢迎，它是方形的球体，三角形的反转，作为一个石棺的精神的金字塔，不可渗透的灵魂像一个被遗忘的生命，从一个地方发生，一个不干的叶子的形象，它的灌溉笔和我们的星球的写作，每个天线，卫星或简单的电线，保持与其他星球的联系，我们的旅行像树上的分支诞生，园丁的花，整天闪耀，就像在月光下闪耀，然后再跳一个。再跳一次，看到一个孩子出生，首先看到他成长、学习和理解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并转化为行动，这在孩子的语言中是柔软的皮肤，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是至高无上的，在观察学习和学习与认识的双重纵容下，像一对双胞胎一样，学习是相互的，我向你挑战，我们将成长和。

始终在学习知识，在生活中多有收获。

我感到一种痛苦，它使我无法看到，我想以一种永远忠诚的行为表现出来，但就像一个悲伤的小丑，我的微笑是虚假的，内部的快乐不服从外部，我感到一种漂浮，使我离开正常的地方将是旅行和停留在一个远离自己的视线的地方，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宽广的步骤，一种不自然的现象，但像一个野生动物，它感到凶猛和速度的、它拔出、扼杀和杀死，仿佛一种先天的力量注定了它在这一时刻和事先的失败，在一个没有痕迹的旅程中，仍然是令人反感的、可恨的和真正有罪的形象，在时间的温度下，在天空中看到一个誓言，新鲜的、愉快的和宁静的万寿菊来了，说停下来开花和成长，那猛烈的冲动不过是一个糟糕的时刻，所有的凶猛都将达到顶峰和完善，突然间，让任何事或几乎任何事都不打扰你，最纯粹的冲动告诉你，让空气的噪音，让你思考我将克服一切，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学会不与陷阱共存，你拥有的这种仇恨不是你的，在你的人类自我中，你看到善行将使你成为地球上的明星，在幕布落下时，我请你弹钢琴，因为我有一个计划，我们将离开，当你到达时，永远不会阻止你完成自己，飞过风暴云是一个多因素的条件，使我们从温柔和潮湿的地球脸上撕裂雨水宁静的阅读似乎有一个猜想，一个建筑没有工程在其权力、暗示着

梦幻般的，无法实现的现实，因为我们有所有的权力，我们相信，特别是有一个黑暗的笼罩玻璃，但在烟熏的色调绝对透明的价值是像花必须不断地浇水，什么是种子生长在头脑中是不同的，从平等的对

我们都有本能和凶猛，人的灵魂超越了适当的魔药，是一个令人眩晕的隧道，人们看到入口处有一束光，其终点是一个无底洞的脱轨，我们拥有的一切都被纯粹的理解和执行。

看哪，在你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赢，隧道是通道，活出入口的光，照亮你的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是生命的线，那是要进行的。

深爱遭受的爱被感觉到也被遗忘在深处，一半失去了遗憾和生活。

面具生活在结束中，就像结束和所有的终结，看那肯定的，没有什么是如此肯定的，因为它没有什么不确定的，加上一条微小而连续的极限线，不让我们预见无限，因此像线一样，我们有两个点，即上升和唯一的无限，只有死亡的脸慢慢到来，像一个呼吸，所有的感觉，结束，因为从来没有看到另一张脸，但结束的面具的 tenebrous。

纪念品

为了你，我为你受苦，我和你一起感受，我和你一起爱，我和你一起生活，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我在你身上亲吻，我在你身上看到，我进入了我将永远记住的爱，我感到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痛苦，没有更多的想通过我为

你而死，我为你写了这么多，我受苦，从未死亡，为你
我从未失去，只有感觉。

情人在某一瞬间显得很遥远，一天只离一个已经是情人
的人的爱。

思考

等待在镜子里诞生的东西是我和我的反映，它是多么好的反映，只有和不仅是你的形象也这简单的反映没有镜子被传送。

在一个像黎明一样清晰的黑夜里，你的魅力所带来的歌曲变得像鸟儿飞翔的真正口哨，所有的人都渴望自由。

写作

我.....和我能拥有的最大资产是一张纸和一支不可抗拒的笔，最重要的是，我只向往思想。

死亡

我死了!是的，这是结束的开始，是转变的开始，没有痛苦，但也没有温柔，这是没有形象的旅程，没有勇气，对比小的和大的，是时候离开或留在这个地方，想象一切，没有什么，他不时地离开，并会走到极端，说我不害怕，也不颤抖，旅程有一个回报，在那个世界上沉浸在美丽的深处，我所有的，是一切和一切，我想要什么，因为当我离开我将采取什么，这是我所想。

深渊 我在一个悬崖上，深渊就是终点。

等待着，他就这样走着，希望着，想要着，跳着，跳着，抽着，走着，没有去目的地。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虽然人总是以一种非常焦虑的方式生活着，等待

着什么，我们总是想要什么，我们身上的一切都不由自主地作为我们自己的意愿而干扰着。

楼梯

我坐下来，等同于它，但结果与我预期的不太一样，我乘电梯下楼，在明暗和紧张之间，它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自己，所以它上去了，慢慢下来了，从来没有掉下来。

总部

从一滴眼泪、一种直觉或破坏中，那思想是美丽的一吞，从冰箱的水壶中，带到口渴的地方，一切都得到满足和壮丽的存在。

没有结束的欲望，结束是如何来的，我听到了超越的话语，我看到了这个可怕的赢家，再一次我不想去，所以我存在和落空。

太阳

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在黎明时分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悲伤，随着夜晚的到来，我活了下来，重生了，我是他，强大的太阳。

在烟幕中重生，看啊，他在那里出生，没有羊皮纸的事件，看啊，它是瞬间的，石板移动了，它只够再活一次，因为图像是简单的，在你的图像中看到每一个瞬间，重生。

看着香水，疯狂的气味，思想的疯狂折磨都没有联系，

没有亲属，一个心脏的孤儿，一个爱这么多的人的痛苦，伤害了外观，杀死了欲望和渴望的高潮，只是多了一个瞬间，一个来自你的那个想法的瞬间，我们可能都不只是作为一个良性的形象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外观或状态的功能，心灵不会在所有的瞬间死亡。

身体的存在，突然间就全灭了，或者说它可能达到高潮。

以死为生

在生与死之间？哦，对不起，这是个选择吗？很明显，谁没有杀过自己？我们都曾在某一时刻停止过生活。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认为我们会死，然后我们会活着，这就是荒谬的矛盾。

离职者

亲爱的朋友...我写得太远了...你走了...我的小朋友...今晚我的灵魂...为你哭泣!请给我的心一个机会...请原谅我的朋友...我的自由...消失在天堂...。你被带走了.....返回是一种享受.....如此安静.....。沉默，半途而废的人.....被原谅.....最后一句话.....

被打断

如果在我身上我的灵魂蒸发了，除了秘密的瓦砾，什么也不会留下，与幻想格格不入。从一个出现的颠覆中，漂浮着一个更多的、特殊时刻的闲置。

将要

一个声音，一个口中的核心，一个柔软的触摸，一个颜色，一个单一的梦想，在一个单一的时刻，独特的绝望

和灵感的敏锐，没有距离，没有限制的窒息的削减，超越了这个画血的画面的想象，发红的痛苦和炎症的感觉，不拥有一个谜，但一个现实，一个愿景。当对另一个人，我们加入并看到如何从一个赞同和鼓励的眼神中相信一个存在，掺杂的、

颠倒的和镜像的。

在所有的悲伤中，我觉得我必须属于某个人，没有恐惧的怜悯，疯狂的，没有激情的，纯洁的灵魂，一个没有链条的结，但交织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一个单一的感觉，想要并最终拥有，而最终什么都不是.....。

缺席

如果我触摸和看到你的世界，我将是肮脏的，没有哑巴的敏感，至少相信有人超越了我的现实。我简单的悲伤就像所有的幸福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通过魔术，没有讽刺的在一天我告诉你，触摸我的感觉，你怎么看我，你会看到我不是谁，我将在你旁边是什么。在一根燃烧的火柴上，它燃烧了我身上的痛苦，当一切都在燃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你带走，在你我会说，你的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你，知道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

图为

我对你的爱比我的心还多

我呼出的是你吸入的是同样的空气，我是所有

颜色的爱，来描绘你的世界...。

为了我，为了你和那些爱我的人，有一天
你今天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根，那棵树
它被称为 爱 对 a 寿命 曾经、 可以 被
撕掉，因为它住在我里面
转换器

平衡 的力量 力量 熠熠生辉
这 改变 现实。

电路板 电控板 命令 的 位置 e 目的地 的
万能链。

阳光

照亮肠道

掩盖了尘世的本质。

发光的喷泉像水滴一样落在这个生命和发光的泉眼里。

灯塔

它以一种旋转的方式不断地寻找异常的运动。

触电事件

神经 嘈杂 眨眼 与 心脏电击。

电磁波

波浪形的思想在波浪的圈子里来回穿梭。

电流

这股电流穿过我的身体，把我带到波浪形的电路中去。

电脉冲

我是 撼动 被 冲动 震动 循环的 从 电。

真理之光

真理在被发现时闪耀着光芒

冲动。停电

闭嘴吧 的声音 声音 折磨着 被 存
在的光亮感觉。

发光的蜡烛 疼

痛被点燃

积聚融化的蜡。电动门

它们通过触摸轻轻地打开，但没有时间就关闭。

链锯式摩托车

用黑暗能量的充满活力的仇恨根部切割。电击

在抹去记忆的发光烟雾中被电死。电磁湍流

他们沸腾了 在 思想 汹涌澎湃 无限的
电磁力。

电气化的射线

如何 一 辐射 电化 其中 瘫痪 a 有活
力的心灵。

邪恶的灯光

每个 群体有 a 光 邪恶之光 电化的 的

闪光。

闪烁的灯光

闪烁的灯光困扰着我

不间断的电流通过。不透明的光

不透明的灯光在黑暗的光线中照亮了神奇的生命。电线

电线穿过我的身体振动着能量。第10条电路

我爬起来，向第10个电路移动，出现了不间断的停电。

电器坠落

掉落的 有轨电车 在 的 的话 的

狂喜 e 的感觉。

轻度切割

切割和发光的回声、

灿烂的光芒抓住了破碎的声音。闪闪发光的阴暗

Relampeja掩盖了行走的众生与眼睛的方向。

荧光

它们像雷霆一样在四面八方绽放和落下。

"混淆视听"

闪电 闪电 模糊 o 乐趣 别人的 的

感觉和外观。

白炽灯

深邃的电弧在你的灵魂中交叉，持有电极--动态的、白炽的冲击。

电机器人

就像一种色调，向我敲打着不协调的感情，需要一种强烈而坚定的光线。

暮光之城的缺席

我轻轻地把自己包裹在我存在的尖锐的灯光中，轻轻地喜悦于闪电。

回忆

我醒来时全神贯注于一个发光的日子，我准备好从黑暗中走出来，用光的力量，我将把力量和能量分配给整个星座社区。

威胁性的光线

它们威胁着那些折磨我们并让我们预见危险的修养之光。
。

存在的光

那道光在田园风光的时刻陪伴着你，而无法面对它的时候，就会恐吓你，让你隐瞒。

红灯

强烈的红光和阻断神经的加速器。

冲击

尖锐的、有污染的思想冲击，没有冲动的传播。

公司简介

开明的 o 其中不 如果 给予 e 也不感
觉 亮度 的陪伴。

雷霆战机

雷声吱吱作响，震碎了渴求快乐的声音。强大的光

强烈的灯光谴责外星生命被声音所指示

辐射

如何 射线 强大的 e 撕裂的 那 切割 不可
能打的结。

磨砂灯

他们掩盖了大量光束所穿透的意识。

明亮的灯光

强烈地照亮了发光的宇宙黑光的迷雾

像一个深邃的、穿透力强的宇宙，抚慰灵魂的遗忘。

光的力量

光的治愈力照亮了绝望的包皮中的理性之丝，我对它充满感激。那道光引导我走向日常生活的狂喜之流，为我照亮了不健康和不合理的未来，因为那时是的雷声轰隆隆地落在我身上，像炸药一样的闪光，剥离了殡葬的快

乐。

然后是被她的光和运动所治愈，我被治愈了，并且

从严谨和精确的热量肠道里出来。但我不知道这种光是否能照亮我的过去，因为我担心它没有运行能量的光。因此有两极，两个极端的能量。而我是被积极和治愈的那一种击中，而不是被黑暗和困扰的那一种。那道光来自情感的清晰和理性的黄昏，没有过渡和不透明的感觉，没有嵌入或钉住的感觉。这道光是强大的，它是强烈的，并将用它的光芒灼烧每一个反对它的人，加入这道光，感官。

不会再有能量和冲动的力量，抓住你所拥有的才能，并迫使它像一条蓝色的射线，将你从未曾活过的窒息和恶意的、穿透性的思想中切割和通风，这些思想像没有光的影子一样使我们受害。因此，我想说，在你身上有光，有雷声、风暴、能量和光，本质上是清澈的光，在其最原始的形式中是纯粹的火，这种火穿过我们，喂养我们，有时也烧伤我们，所以生命是由短暂和对立的光组成的，反对给我们力量和活力以承受其褪色的冲击的原因或能量感，没有力量就会自我责备，并在其参与的原因中找到借口，没有能量就没有光，一切都有能量、一切都有它的光、运动和电流，这就是存在本身，它恐吓我们，经常用奇怪的指责来对抗我们，我们不理解，因为它们不是在引导，也不敢与另一种能量发生冲突，而是试图熄灭它的光，但它是存在的，就像揭示自己一样

，它渗透到视觉感官中，通过时代的沉默向我们展示思想的清晰，就像沉默一样，它使意见变硬，享受他人通过传递的不光彩的无能。

负能量或正能量。但事实是，蓝色射线的光恐吓，但在
这种能量中欢迎那些想运送自己的人，这是以光的速度
，以即时的速度，以秒的速度，以分数的速度，以瞬间
的速度，所以在图片中不会有任何削减，也不会有最荒
谬的行为，因为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能量，无论他们有
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黑色费斯卡的撕裂效果
发生在感性的中立极，并以渴求快乐和发光的充满活力
的能量的疯狂为载体，所以我建议你用你自己的能量被
光线击中，它将模糊一个像灰烬一样的燃烧的微笑，没
有热量，但激动时疯狂的。从另一个象限，我们有蓝色
的射线，有不受干扰的思想，有促使我们分心的圣诞树
灯光和压力。蓝光知道它的路径、方向、方位，并有辨
别力来框定能量和光子，可能的短路，但充满活力和冲
动的它总是以不是光的速度而是蓝光的速度旅行。正是
在这种能量的转换中，对抗着非流露性但阻碍性的务实
能量，这些能量阻止我们体验瞬间，雷声激荡，突出地
影响了产生超音速但不那么强大的声波。作为直接的抗
抗和被发光体压迫的人，不透明的灯光扭曲了真实的东
西，似乎是不真实的，但也有虚构的灯光，这就是想象
力之光的力量。

蓝光

被激怒的蓝色射线侵入我的生命，在偏见和不容忍的肮

脏毛孔中发芽，这蓝色射线将达到的能量。

激光灯

这种激光具有穿透力，甚至无形中穿透了看不见的和不可察觉的东西。它是预言家和主宰之光，在预言家自己所不知道的假设和十字路口。不可察觉的和无害的，它通过它的光束使思想和先入为主的观念被吸到毒药本身和它的解药。

阁楼灯

这种烟雾刺破了披着记忆的破布的心灵之光，在方向和行动的松散的头颅中，行动的马达冷却了缓慢和大规模的不协调的心灵的狂热思想的梯队。它穿透当下的闲暇，变得热情洋溢，并在游走的电流的刺激下，在大脑和兴奋的灯光中分配自己。它在身体中强化，并散发催眠和麻痹的光，就像没有关联的押韵词的触发。这些阁楼灯进入任何具有折衷根基的尖端工程的脑袋。有的人有小猴子，有的人只有阁楼，还有的阁楼灯笼罩着正门，我希望能用记忆、思想穿透阁楼，在短暂的生活中，没有伟大的事业，但有回忆。记忆永远照亮了阁楼，有些记忆总是在胸前打开或关闭。

閃電

它变暖和变暗，变得静止和无声，但吱吱作响，发生时的噪音令人窒息，压倒性地感染了生活的愤怒，在其他

灯光和照明中存在，甚至是简单的经过但引人注目的黑暗中的叹息和

打破了最有电的沉默。那道闪电熄灭了你的意识，以发出雄辩的呻吟为标志，在另一道闪电落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它催生了行动，忽略了不动声色的机会。光的灰烬，那些用凶猛有力的铁器的热度在你身上留下印记的灰烬，只在一击之下就被过去和无所不在的未来的光的灰烬所污染，你没有忘记这些灰烬，这些灰烬对你有反叛。它把你从当下的冲动中切断，慢慢地蔓延开来，含泪地、滔滔不绝地告诉你要控制自己，并把你扔进淹没在失禁的记忆中的光池，倾泻出它对光的渴求。炽热的是一个磁性身体的燃烧的灰烬，它在你的心中嘶嘶作响，闪烁着对某种东西的渴望，阳刚的和男性化的，否则就是女性化的和感性的，那双重人格面对你，像双重人格一样，两边都不让步。这些光的灰烬温暖着阴郁和轻浮，在它们的温暖中有着雨的保护，这些雨被吞噬，在大陆和永恒的空间中传播。

在快乐的光中

那道光侵入我们，以奢华的洞察力馈赠我们，并把我们引向无数压抑的快乐和沉静的快乐的化学反应的焦虑，但不是被包裹，而是印在其他人的快乐的天真面孔上，照亮了存在或感觉或情感。情感，感受到奇迹般的、璀璨的快乐，并缓解快乐过剩所感受到的收缩，过剩使我们重新转向其他感官和快乐。至于快乐之光，它在恶习

上发展和滋生，而恶习并不

反弹，不振荡，在疯狂的头发中碰撞出否认的快乐。

催眠之光

在光的催眠面所感受到的摸索，见证了让我们预见到对这种光的沉迷的欲望，导致我们动态化，相信光的存在。我们被它带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像超然的生命沉迷于催眠的快乐来源一样停滞不前。瘾，通过充斥着谦虚和怠惰的头发和眉毛来狂欢。超越的这种光引导我们去面对新的挑战，在思想上是平等的，在反应上是不同的，反应这些无法衡量的和纯粹的，面对纯粹的欲望，拥有光，在它的力量中被它喂养，被松散的石头引导，像粘土一样在加热中聚集。

明亮的灯光

激烈的这种光在异化于运动的身体之间分裂，并在两条通往光明的简易道路之间摇摆，但没有任何电流，它是自给自足的，在养育和发展我们的系统催眠的苦闷和沮丧中生存。但在意识上，它是一种强烈到熄灭的光，即使在熄灭时也会自我传递力量。

迷幻的雷声

迷幻剂在勇敢的雷声中交织在一起，支持并加强了来自我们被这种迷幻的雷声所覆盖的异常性。好吧，在这里

，如果我们要消灭连贯的光，没有效力或规模，那将只是黑色雷霆的异常的借口，它笼罩和咕哝着

在吸收理性的最奇怪和最深刻的意义上，因为它被熄灭了，吱吱作响，没有丝毫的秘密，显然是一个迷幻的世界，折磨着那些想在其中迷失方向的人，或者享受有偏见的交错的快乐，染上停滞的斜色，没有创造的意愿或仅仅是放纵。在思想碎片的精神中，零碎的的确确是所有想象另一个世界的人，远离干扰，这些干扰刺激着我们，就像我们抓眼球时，或者仅仅是眨眼。这种与其他运动格格不入的运动，煽动和粉碎了遥远的心灵，并对被感动或激动是什么这一简单事实视而不见。雷声是迷幻的，吓跑了没有表现出来的精神，因为他们不存在，这是一个平行的现实的谣言和不妥协，就像妖怪一样，在这里没有人以怪异的个性为食，并认知前生，尽管它实际上不存在。因此，所有不真实的东西都有永恒的历史，但它有，它有恐惧，恐惧把我们驱逐到一个五维的地平线上，多边形和线性，但不容易受到影响，甚至不容易受到任何痕迹的影响，这种痕迹代表了超验和神化思想的半球。思想不是在抽象理性的丝线中繁荣或成长，而是已经看到的和装饰过的人物的冲动，模仿和适应瞬间的运动，但都是有意识的和最小的计算。没有计算，雷霆是真实的和不可预测的，所以它具有如此真实的自发性，以至于认为有任何其他的迷幻能量来源是荒谬的。昔日的头颅吱吱作响，你已经褪去了黄叶，被嗜书

者吃掉了，而没有

任何坚韧不拔的精神都会吓倒记忆中的陈旧者，而制造者和假冒者也会被他们所衡量。在测量设备的包围下，贴标签的人自鸣得意，而深渊的雷声则在笑。那些生活在过去的光中的人被劝告，那些死在外面的人在发生的突出事实中侵入天体，在眼前。但所有的都是发光的东西，或多或少有强烈的光，但它们是过去不相容的能量辐射，甚至不是前一刻的。因此，过去的光会发出有害的辐射，但不会使人在任何时刻、冲动或时刻希望点燃的任何发光和辐射的光眩晕。因为过去与现在、瞬间、冲动、秒或分数相交，但不影响其能量电流或其发光度。因此，我们总是能及时看到狂喜电流的强大、清澈的光，它在迄今为止没有围绕着制造光或被照亮的快感而旋转运动的意图的快乐面前斩断了风，因为可以肯定的是释放电冲动的强烈电流的力量或电压，通过简单的眼神传递它过去的光、不太强烈的光，过去生活的辐射，但这并不指导从未被掩盖的光的冲动的运动中释放出的光的原则，从第二，从瞬间开始生活，一个简单的点击就足够了，就是这样，光是在尖锐和危险的眼神中产生的，燃烧着嫉妒和仇恨的眼神，它们只是在过去的光周围爬行，用辐射附着在天体。好吧，辐射就是辐射，这就是污染，因此，没有什么比在这一刻，在每一刻用所有的电流点亮你的光更强大的了。

辐射，因为没有一种光比另一种光强，这其实是一个辐射的问题，不要给我这些先天的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纯洁的光，渴求意志和想象力，渴求发展和创造的纯洁能量。发光的魔法，它的光里有颜色，反映在阳光下的、有活力的黄色阴影里。事实上，没有多少光，只有剩余的病灶和平衡的存在，把不能看的东西客观化。所以它不存在，它不真实，它是暗示我们意识的强大光线的果实。但意识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意识或无意识，这是一个无法物化的障碍，无论它有多大意义，无论我们多么理解我们都在走向这个时刻。这种将先入为主的障碍物和不可逾越的潮流物化的颓势被说成是存在的，而事实上现实中并没有障碍。因此，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真实的或不真实的，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相同的幻觉之流中，其他精神的渴求并不影响我们，因为在欲望和总是存在于意识中的无意识之光之间没有障碍，我们只为自己保留这些，因为我们想到了这些潮流、但这里也没有水流或冲动，有的是想象中的航天天体，它们生活在过去的光中，被大多数人认为光必须有力量或措施，但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干涉光呢，在光中人们不接触，而是观察光，一直看到它消失。

自然光

没有什么比这清澈自然的光更自然了，因为顺应是自

然的。顺应，逆境、

冲突，仅仅是放纵，作为态度和意识的积累者，但不是那么深刻的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在自然和光明之间没有丝毫的冲突，所以自然让我们参与其中，让我们感到自在和安宁，因为一切都很正常，很自然。空气，自然的快乐让我们参与其中，那是跳动和奔跑，最重要的是触动，对那些欣赏轻盈的扑面而来的人来说是一种温柔的触动。

核能灯

一个强大的能量源向我们照射转变，心理上的突变，然后我们认为自己受到这种核力量的影响。这种充满活力的能量之光在突变的超然存在的光亮影响下成长，它实际上并不遭受突变，而是像孔雀一样，渗透到所领悟的冲动中，并导致我们采取行动。冲动是动态的，没有爆炸性的辐射。因此，我们将在其能量力量中拥有最大的指数，它们将是纠正和粉碎不可能失衡的光的核剂，因为它是转化力量的最大指数。没有什么比转化更强大的了，这种变化提升了我们，使我们与辐射有关的能力增强。

精神药物灯

仿佛通过魔法或和谐，它们降落、漂浮并拍打着翅膀，那些精神上的光芒让我们着迷，并将我们想要的现实作

为一个美好的愿望交换，但当我们从那个世界回来时，却是一个坏兆头，作为一台时间机器，它将我们从现实维度带走，将我们带到一个幻想、虚幻或快乐的世界。因此，有一个第三维度的感官活动和暗能量

当从其他疯子的角度来设想，由现实的邪恶来充氧和流动的精神之光，在不同的角度和妖娆的维度上获得的地位，以及在零星的发作中磨灭那些人的力量。世界或灯光或现实之间没有对立，因为自然本身就是灯光。

雷霆

仿佛是一个苦涩和光亮的突破口，激怒了无定形和透明的光的幸存者的的大地的雷霆。在苦难的天体中的难民，他们在这光和力量的熔岩中倾注了不可控制的怒火。它燃烧并滋养着生命的光，让自己在没有光和顺从力量的黑暗中被这些邪恶的停电所侵袭，让自己被能量雷霆的岩浆所温暖，增强光的幸福。幸福的光在非特性的存在的光束中。

发电机

产生爱，或者说是爱的产生者！

是什么养活了这种非虚拟的肉体欲望，以及这种透明的亲吻和渴求的情感联络，对于情感和电荷的能量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发生器在日常表现中以隐藏的面孔养活自我和个性，就像吃早餐或晚餐，或养活日常生活的能量的水。没有面具或撕裂的思想，我们在现实中适合爱的能量，或在爱的穿透力和代表爱的外观的电气化和切割的能量中，以及在一个人生活的孤独中，由一条永远

不会断开的电缆提供的能量。

廉洁的能量，但是真实的，总是这样的!总是通电的欲望和一些耐心所发明的单调的日子和斜面的渴求的样子，在这个电媒中什么也不代表，它们是松散的线。冒险进入现实的先天和肆意的马达的想象力，但有瞬间接触的窒息。对马达生活来说，这种存在与不存在的现实共识的马达是不可缺少的接触，但与其他现实的疏离几乎是意识的欲望所无法察觉的，但它就在那里！它的存在与不存在是一致的！在眼前的机会的意义上，它总是在那里，因此，手段不可能是水到渠成的，而是滑落在手段和可用资源的生成之爱的思想中；至于生成之爱，它总是与居高临下者的这个存在联系在一起，并在寻找任何其他非虚拟和控制的手段，那么它就不能疏远它所生成的快乐，并在你一直想扼杀的那块灵魂的那些永远存在的面孔中增殖。因为你不能疏远任何一块能量，因为能量是一体的，在它的满足感中是多文化的，满足感发展了各种现实，因为我们是虚拟的和想象的，只有在别人面前或在镜子本身，我们才会隐藏中子能量的精神的新调节能量，这些才是真正的光之兽。光龙可以亮起来!

电流

这股流经我们并每天使我们恢复活力的电流给了我们力量和闪亮和行走的生命的模仿，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力量！Andantes，因为其中可以是光明的力量，也可以是

对抗二元论和压迫性现实的病态和疗养的压迫。 不要

相反，用化学和反化学回路的积极性和超越现实来喂养自己，这些回路喂养了创新和实现的精神，实现是个人的和不可转让的，就像喂养者狂热地冲向没有快乐，但它把思想拖向思想的磁波及其传输。思想的传递是真实的、磁化的，并发展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电路，这些电路有一种电流，在受压迫的感觉和快乐的永恒空气中传播，因为我们在一开始都是外部能量的 β -阻断剂，但它增强了对生活的渴望。因此，这些冲动会影响我们的推理，有时会发生或发展思想上的冲突，但它们可以带来电的快乐，这与门的兴奋将引导我们进入外部现实。

蓝光

从强烈的情感中释放出来的蓝光穿过桥梁和楼梯，渗透到它所依赖的感情的力量中，并发展这种有活力的潜力。它以其超敏感的光束欢迎雄辩的友谊的透明之美，它渴望更蓝、更强、更强烈的东西，并在我们的星座中发展，在这个赫兹波中感受和被疏远的深层影响。这种力量影响着被剥夺了生活在蓝色阴影中的感觉的斜向思维，绿松石般的蓝色影响着深刻而持久的友谊，它本身带有爱美的疯狂和快乐的神奇光束。

罕见的、令人振奋的蓝色。在黄昏强度的丝线中，它发展并传递着邪恶和快乐的欢迎和保护能量，带着兴奋和沉默，不，它不是一个欺骗我们和暗示我们抽象思想的面具，而是一个强大的蓝光和现实和想象的快乐的强化器，但它影响并总是影响那些把自己带入它并为了内在和持久的友谊而无限制地停留的人。它坠入爱河，仿佛剥离了理性，但作为情感的食物，它来了，带来了快乐和欲望的愉悦，这种快乐是有热量的，侵入了一切，它是这种蓝光的狂热刺激，它躺下了，在能量的积累中滚动起来，随着时间而空虚，但在现在的未来不会消失，也就是说，这种保护光一直存在，不会让我们在无法控制的发光的快乐水平上发展。

电线

焦虑的振动电流，通过电线贯穿身体，带来希望和新的、令人不安的东西，使我们的动作静止，但思维加速和焦虑。瘫痪的运动，紧张的情绪上升，使我们在现实中被框住，并通过控制和测量的运动，我们在思想的阶梯上下降，它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扶梯中，我们对行为、面孔和动作进行了分类，我们将自己融入到生命时刻的下降和上升中，光线为扶梯提供了能量，它毫不停歇地将你带到疯狂的现实中，在二十一世纪，能量、魔法、幻想，一切都有明显的和谐，但

要小心台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通过生命的扶梯，有的人在爬台阶

谁上升，首先有人支持他们，这就够了吗，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力量的平衡是每个生命层面的运动和下降与上升的平衡的根本，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被下降或在上升中被支持，努力和毅力是根本，然后上升到牺牲的精神，没有受伤或停止，它将带你到思维的存在的光。没有平衡的外部力量会让步，台阶是坚实的，由希望的电缆供给，你将达到最重要的电线，生命的循环，那是滋养地球的能量。

泡腾之光

它在不可战胜的欲望之光的波及下坠落和膨胀，因为它是幻觉，就像所有充满光辉的目光，后来在面对外部现实时崩溃了。被赋予恶意和假冒的零星疯狂的欲望，就像爱的膨胀和污染，占据所有的思想，允许自己主宰和被主宰，这是振兴能量的交换，是永不熄灭的活力，发光的内容就在那里。

被照亮的天空

没有什么比达到照亮的天空的完美平衡的愿望更强烈的了，因为是星星赋予了它生命，使思想和观念或事实从愿望变成了具体。没有什么比被恒星能量照亮的天空更美了，它要求恒星之间不断互动，而恒星的力量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说的，没有什么比一个拥有照亮天空的

意志和改变欲望的灵魂更强烈了，而且

相互作用和星星的触摸使思想磁化。能量的泄漏

我很害怕能量如何消失在无火的烟雾中，那是不想解释宇宙现实。我感到失望的是，当重要的能量被迁就压制时，感情的结晶无疑是政治正确性的面具。纯粹能量的灵魂啊，把你自己变成一个魔术，飞越那些对事实的真相和事物的不断变异没有冲动的思想，变化是阶段和周期，所有的人都会通过和发展，但绝不是恐惧和感情的痛苦的道路。解放自己，扩展自己，首先要承受生命的突变，这种变化推动我们。

生命之光

他们淹没了疯狂的激情。为什么，本能地我们爱和希望被爱的激情和幻觉为各种幻觉铺平道路。妄想和爱中，我专注和集中于真正爱的整个方法论，这刺穿了任何假象。在被爱的行动领域中，我们赤裸裸地面临着存在的真实身份，因此被爱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被爱，然而也有一个必要的二分法，即心甘情愿地回馈和爱，这种辩证法被认为是 $1+1=1$ ，而逻辑上没有人能够享受任何东西。因此在逻辑上 $1+1=2$ ，正确，但如果结果不是一般的态度和价值观及行为的技术束缚，行为就不会有结果，因此，那么在爱情生活的中间有一个位置。明白了，它将是

那是真理，是快乐的唯一来源，或者是个人主义的存在想要另一种行动，行动被理解为真正的自由。那么，我还没有活够经历以下阶段，是否符合逻辑或不符合逻辑将由你们几个人决定，我不想有绝对的把握，因此我不时地把自己想象成驴子，如今很难有驴子，有人造的驴子，他们欺骗，但那些真正把自己放在这个角色的人有时会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我不是为此而来的，事实上，我害怕疯狂的事情，害怕自己不犯的态度，因为疯狂的人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在别人的评判下才是疯狂的，也就是说，这往往取决于"习惯"。稍微偏离这个推理，我想说我是个疯子，我假设我喜欢过几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满足，我们想要更多的爱，更多更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风情万种的野心，正如我所说。我把它收回来，说如下：我们都可以在爱情中自由地犯下疯狂的事情，我们很脆弱，经常被操纵。我们想相信我们的爱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爱过，这种感觉唤醒了感情，触发了生命的智慧，爱的行为，并以清晰和自发的方式传递这种爱，说我想，因为我有被爱的权利，因为然后爱对方，通过团结和衷心的努力在没有眼泪和痛苦的道路给生命以光明。享受一个美妙的存在，给你最大的原生能量。光线在照亮太阳系本身的光束中自我繁

殖，相信我。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你永远无法捕捉到爱的光芒，它通过接触传播，刺激这些活化的能量。并使方程增长，成为 $1+1+1+1+\dots$ =更无限。那么

在爱的领域中，存在磁力、诱惑力和吸引欲望的满足，并满足欲望或仅仅是享受。

能源协会

光：热：太阳：力量：隔离：唾液：亲吻：分享
：感觉：快乐：聚会：生日：年岁：年龄：老年：
耐心：毅力：征服：牺牲：痛苦：治疗：医生：
健康：活力：能量：力量：阳痿：沮丧：痛苦：跌倒：
眩晕：头晕：疯狂：疯了：医院：住院：剥夺：
欲望：意志：想要：胜利：征服：战斗：战争：死亡：
损失：消失：缺席：孤独：思考：创造：发明：谎言：
残忍：不道德：惩罚
惩罚：训斥：罚款：警察：保护：安全：稳定：
平衡：不平衡：不正常：疾病：精神病学：帮助：
治疗：诊所：注射：护士：吗啡：药物：幻觉：
幻灭：焦虑：紧张：战斗：战斗
：斗士：赢家：比赛：竞争：肾上腺素
恐惧：害怕：怀疑：审问：问题：回答：好奇心，
兴趣；满足：快乐：高潮：感觉：自觉：责任：
：内疚：有罪：无辜：自由：自由：正义：诚实：
：真理：真诚：透明：看不见：不真实：不存在：
想象力
创作：梦想：睡眠：休息：平静：静止：停止：

标志：符号：绘图：铅笔：橡胶：轮胎：道路：
旅行：运输：火车：线：针：针：缝纫：操作：
干预：变化：过渡：步骤：缩放：分类：索引：
术语：单词：句子：对话：交流：表达：

演示： 演示： 介绍： 序言： 前言： 书： 叶： 树： 自
然： 风： 空气： 海
： 火： 地球： 太阳系： 能量： 光： 力量： 蓝光：)

能源振兴

生活中的不满与满足 繁荣之光

我是所有的颜色来描绘你的世界 瘫痪的光

线

如果我们不想继续，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停下来，但如果是行动，展开并产生情绪、感觉和刺激，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当有人对我们做出反应和回应时，行动我的朋友，耐心和智慧来理解对方被对抗。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释放能量，使我们瘫痪，好像我们是没有反应的孩子。勇气，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词是一个被评判的命令，谁将是理性的评判者，谁将是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没有人我们都有信仰，我对那些有信仰的人也有信仰，所以想要的和全知全能的和现在的欲望的怀疑仍然存在，但就像一把暗示和欺骗的竖琴，用幻觉的回声传送警笛声。没有什么比放松和倾听更重要的了，我们有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听到的东西是我们说话的两倍，沉默是行动，而不是天真或缺乏控制，很少有人抵制沉

默，你必须尝试，它甚至可能是折磨人的，但它会回答许多主观和社会问题，沉默是哑巴，但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武器，对冲动和欲望的不可控制的欲望，所以冷静下来，倾听倾听你内心的沉默!

如果有一天，它是闪电

如果有一天，有一条射线，它是破坏性的、可怕的、嘈杂的、无情的，还是发光的、美丽的、有光芒的和有活力的……。每条射线都有不同的特点，就像人一样，不同的行动模式，不同的光芒，这就是每条射线/存在的独特和排他性。好吧，如果有一天它是一条射线，至少它将是原创的。每条射线都有一种行动方式，就像人一样，在任何时候，这种行动都是以零碎的时间出现。我们对射线/存在有行动，我们可以改变它的方向和目的地。关于命运，我将第一次引用上帝的名字，有一天，我来到与一位《古兰经》的信徒进行信仰和信念的对话，他告诉我以下的故事，我将描述：他们给你递上一个骰子游戏的手，强烈要求上帝让你得到最大的分数，而你得到最小的分数。这个故事可以总结一下，但毕竟是谁扔的骰子？但除了这个故事，我想告诉你，我们有行动，我们有射线/存在，与媒介一起行动，每一个人都用它的能量/形式/行为扔骰子。

在生命之光中毕业的父亲的教诲

我也感谢我父亲对我的教诲所做的贡献……一切都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形成过程……当我们关注生活时。对我们周围的事物……对一切事物的敏感性

反射光

我想我要疯了 明亮的早

晨

在我的世界里醒来是多么美好，金丝雀在唱歌 唱歌、

o 渔 a 游泳 e a 树 a 充氧。

来看看我的同伙：用歌声吸引人的平塔斯金丝雀。聪明的鱼，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还有那只会呼吸的亚马逊盆景，给人以灵感。除了我的世界的这三个闪亮和鼓舞人心的生命之外，我在窗下拿着另一个世界的地球仪，它概括了20年前的世界，只是作为例子，仍然存在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仍然存在。我仍然拥有两朵沙漠中的玫瑰，这两朵玫瑰当时是用沙漠中的沙粒组成的，使我对一个统一的地球充满了理想，在地球的下面是这两朵玫瑰，一朵是原来的颜色，对我来说意味着坚韧不拔，另一朵是用强烈的绿色调，对我来说是象征着希望。在我的这个世界里，我写作、想象、感受，仿佛不受干扰。在一个完美的温暖的气氛中，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我为一些有爱心的灵魂写作，他们在这里想要想象兄弟般的结合的玫瑰。

与 "普通 "菲利普-莫拉相处的200天

我在一个与往常不同的现实中醒来，通过这本书探索--评级领域的写作，将扩大我的存在。

我反思思想的传播方式，并把它等同于一盏灯和它的力量。

当我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时，就会有一股潮流可

循。

灵魂有不安的时刻。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并不总是天真无邪的。

能量扩大了。被不良行为困扰的心态被延续。

异口同声的声音听起来比一个人的声音要大。

文字是一种表达的艺术。

从这一刻起，会有灵感。心跳有它自己的节奏，通过血管扩张。

压制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q。我们都在思考邪恶。有时他们让我们闭嘴。

我们都认为。记忆并不总是存在。

不要练习仇恨，因为仇恨是不好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正确的时间得到机会。

有时我们受苦只是因为我们让它受苦。我们都有表达的自由。

没有什么比真相更诚实的了。我有几种表达方式。

健康就是要有平衡。

平衡是一种常规的循环。紧张是一种不平衡。人们喜欢评论。

我们都有纯洁性。太阳是能量的来源。

普遍的爱产生了慈悲心。不正常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都会在想忘记的时候忘记。总是有几种观点。许多想法，少数信念。

有些事情是无法补救的。每个人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爱是快乐的源泉。

始终如一 只有 e 保护的。 有 人 哪
些人 不 喜欢 思考。

意识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们。

我们都有成瘾性。有时我们有恐惧。我们都在说废话。我不为任何人写作。

我们都有不想记住的东西，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难过，总是承认它，不隐藏任何东西，这很好。

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能感受到某些东西的乐趣。

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大门。有一种对他人的感觉。没有人属于任何人，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光发热。

友谊总是一个好的开始，一个朋友另一个我。

遵循你的直觉，你看到了什么是积极的。

我们都可以被爱，爱是光的发生器。

当我们被爱时，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感觉。

彼此相爱，提高出生率。总是与话语相悖。无疑是一句对立的话语，但有其避免痛苦的逻辑。"老人所拥有的不是智慧，而是谨慎"，所以要听！

我们都知道善与恶，我们手中握着那个决定是善还是恶。疯狂就是一些理智。真正的了解是重要的，如果可能的话，成为生命学校的毕业生。我将为你、为我、为那

些爱我的人改变自己。为进化而改变。

电气化协会!!我感觉!我思考!我领会!我捕捉!而我整天都在驱逐能量光线吸引光线!力量就是认识!了解就是学习!学习是为了发现和感受!感受是为了反映!捕捉就是学习!领悟就是实现!实现自我!

我是，你是，他是，我们是，他们是!我们都是我!

而我就是他们!而他们就是我们!

而我们毕竟是谁?我们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被创造了!

通过受孕创造!生命之光!创造之光!想象与现实!

我们所希望的和事实之间的二元论!事实是对现实的解释!围绕我们的现实!我们被创造的栖息地!改变我们的环境!转变/变化!创新和变化!变化周期阶段!转变的阶段!

过渡障碍!

克服周期和克服困难!创造和想象中的困难还是现实中的困难!

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互动困难/问题!

觉悟 e 实现! 无意识的 e 投射!自我
的投射!
存在!

我存在所以我们也存在!我们是一个自我!一

个世界!

一个世界，在一个 "我 "中转化为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动，也在他们身上行动，我们!

我在你的一部分下行动!你

存在于他们之上!

他们是世界!众生的世界

!

众生，无论他们是否是!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产生光，捕捉光!光的能量!

权力的能量!权力是欲望!欲望就是想!欲望是真实的!

所有 已经成功地 达到 o 真实! 真实 是事实和行为!
!行为就是行动!

行动 é 响应 对 对世界! 世界 于 行动
是改造! 是改造转化就是修改!

变化 é 变化! 变化 é a 愿望 永久的!我们
永久地在追求一个愿望!

欲望可以被压制!不是我们所渴望的一切都在这个世界上!

不满意!

因为我们不能拥有和不存在的东西!虚幻的不存在!非事实的思考!非事实的不可得!无法实现的绝望!绝望的痛苦!

为不存在的东西受苦!不存在的

东西吸引着欲望!

如果 我们希望 ○ 什么不 存在!
 不 去达到

幸福!幸福 实现愿望!幸福 实现不了的愿望!无法实现的!

它产生了抑郁症!

抑郁症心理状态的未实现的。没有实现，没有事实的不真实!

在世界上有不真实的事实存在!力量和事实，被推测为遥不可及的世界!

这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是精神的!灵性是一种感受自我的方式!我们都生活在精神之中!精神/倾向性

促使我们前进的东西!对行为的推动力!

对他人采取行动!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别人他们，他们我!我与他们(世界)!社会的世界!

学习行为!知识的领悟力!知识的真谛!知识是一种武器!知识的传递!在我、他们和我们、世界之间!认识世界就是置身其中!

我们他们是知识的世界!我们都有一些知

识!

分享知识就是学习!

学习就是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就是沟通!沟通就是联系!关系就是互动!

交往是对世界的行动!

采取行动 关于 o 世界 é
改造! "!" 通过知识改变 通过知识来改
造世界是一种进化!

进步就是要有知识!

要知道 é 了解 转化! 转化
把知识变成一个世界!一个多文化的智慧世界
!

无限的智慧!无限的不

可及!

睿智是乌托邦!乌托邦是一种实现的愿望!意志!

意志是内在的力量!

内在的力量就是自我!自我改变世界!

世界因他们而改变。他们是转变中的世界!

我们是改变世界的人!通过理性!理性的正义!

正义等于权利!权利只因为我们是自我!在他们面前的责任!

我们必须对世界公平!带着意识并在真实

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用虚幻的事实有意识地行动!虚幻事实的想

象力

想象力--创造!不存在的东西被创造出来!想象力的创造能力!能够创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认识!知道就是解释!

解释就是假设!承担就是承诺!妥协是约定!契约就是誓言!

誓言是忠诚!忠诚就是

真理!真理是一个!

我是乌诺!

我们是一个世界!我们是他

们，我们，你。众生。

成长就是存在。存在就是

存在。存在是一个真实的

事实。

我们的存在就是现实，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一个

由生命和无生命的人组成的世界!

世界因我、因你、因他们而改变。世界正在演化!

进步就是要有更多的知识!

有知识就是有知识!知道就是知道!

了解就是体验!体验就是感受!感受就是认识!

我们只有在经历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

它!我们只有在愿意的情况下才能体验

它!

自由选择，体验我们想要的东西!权利、义务得到尊重!

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知道!

没有 知道 不 改变我们! 知识

购买了!

为了世界上不同的自己!

你不知道，你想试试，请问另一个我!选举是取自我和他
们的经验!

有 事 错 的 à 从一开始 其他
已经经历过了!

而且，它们不是好东西，这是常识!常识性的生活智慧!生
命的智慧!

共享的经验!

获得的知识!通过互动，互动就是转化!

世界是互动的!

世界是我们!世界是我、你、我们、你、他们!分享，友
谊!

友好的共谋!共同的价值

观!

同一个自己在几个结里。社会就是我们。我们都有一个朋
友!在我们之间，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正在影响他！

他是世界的！对世界的影响！改造！改造！改造

改造新的我、我们、他们、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现实。

欲望

给我一个吻……像那些你知道的？给我一个隐秘的吻，就像我们在欲望增长时从对方那里抢来的一样 给我一个像这样的轻吻

你知道的!Meigo doce a saber a ti!我给你一个吻，我的失眠者

我不睡觉，因为我不想睡觉，我想活着。这里有一个障碍，不让我睡觉。我将用失眠来面对它

卡通狼的影子丢失了，但找到了。受到保护，但只是选择。它以其灵巧的化学固体和令人印象深刻的H₂O为食。在纯洁的影子本身潜水的冒险和有一个着陆，caricuaao。像狼一样被保护着，但仅凭着态度，陷入了明显的孤独。今天，我写的caricuaao狼面对他的世界，我解释它。独立的朋友没有他的野性，但一个真正的生活新手的慈善性质，胚胎在caricuaao我毕业的地方有血液的年轻忠诚，诚实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无畏的性质，激烈的本质，但忠诚和朋友，尊重他的同伴和朋友。因此，旅行的忠实伙伴和同谋总是用感情和沉默来解释。我住在一个小地方，知道caricuaao街道和ca^a的阴影。但我看到狼的勇气，他建立了一个链接的沉默知己的朋友和法定他的自由。如果有一样东西是狼所拥有的，那就是自由，但他是孤独的，孤独的!而且是自由的!影狼在其存在方式中闪耀着超人类的能量。用他的叫声把他的独立从他的基因天性的野性中强加出来。我决定在圣诞节前夕与狼或影狼一起分享各自的鳕鱼，最好是影狼的漫画，在同一时间自由

地团结在一起，由一道菜和各自的饮料联系在一起的兄弟。我们是否选择孤独？当然，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因为大自然塑造了我们。这是个礼物

对我来说，这个圣诞节是狼caricuaao，但他的野性被先天的遗传环境拉到了他的染色体上，在他自己的本性中感受到了自由状态的纯净。对于生活方式的神秘，但被对生活的渴求所推动，享受他孤独的一面，但不受任何限制或强加。

我和影狼是朋友，但在他们非传统的行为方式中，不受他人的胁迫，我们是自由的，由母亲的天性，所以我们成长和诱导他们渗入我们的东西。哈瓦那俱乐部在本质上是对革命和接管我们存在的同样渴求的疯狂，这里是一个自由但孤独的契约与犬类本能的合作。

恕我直言，请允许自己和我!你对我和我对你有什么看法? 我很感谢你能读懂我，也许能理解我!

传递到考虑的部分，如果你已经读了我，你已经采取了你的elações至少雄辩的礼物拆开在法定的时间已经公鸡的质量或游戏的公鸡这里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

反思到交流的狂喜，可以理解为与我们相距甚远的沉默的最小和简单的回声。行为是痛苦的话语，甚至在拒绝的简单热情中。身体上无法克服的障碍，但不是由发光体的荷尔蒙和精神化学组成的。天体侵袭我们，让爱的花朵完美绽放。寻找爱的三叶草，因为财富包括理解多面的生命，并且总是有一些东西添加到这个观点中。再

加一点，再增加一点，对慈悲和温柔的渴望，放逐我们
在代表自尊的

社会环境。从一个不可分割的自我的角度来看，无论圈子里出现多少个意志，都不会有任何意志结盟。那个金色的圈子，善意的联盟，以及忠诚和尊重的联盟，首先是责任的联盟，并不存在。我们的行为方式是纯洁而狂野的，没有什么比自我更自私的了，因为它总是用自己的观点侵入对方。当头脑被简单的思想对抗所激怒时，我们必须诉诸于常识。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让步，或者将自我与他人交涉。没有什么比拒绝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更平庸的了，这很容易。爱和爱是对的，要感受他人而不是自我。对我们众生之间的联系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受制于生命体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和谐。在本能的行为中，我们只想到了自我，然后是自我，然后又是自我的方式。矛盾是因为一个人是我变成了我，而一个人永远不知道到底要忍受多少个我才能向另一个人屈服。这是一种一直在开放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方式。注意自己的"我"与哪个"我"在一起，以及我们的自私到了什么程度。好吧，自我的盔甲有一天会被存在的、比我更多的"我"所击碎，击碎盔甲。然后，站在镜子前，只做一个反射出来的我是什么感觉，因为所有的我都被世界上的我打碎了。因为我们被抛弃了，然后，当我们想成为孤独的时候，只是因为各种我对我的自私。孤独这个词有很多自爱，

但它没有创造任何对我和你的爱。爱：我和你.....爱征服了一切。

你知道吗？你想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需要知道，因为这种焦虑是有害的，因为它是一种谨慎，是对我的尊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是你的梦想。

你既没有带来也没有出现，哦，多么痛苦，想要而不能，但你可以也不想要，我希望在一个点上的会议是这样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颜色，我有很多，给我一个点，你应该在这里靠近我，我不能看到花园里的玫瑰花开和秋天的白色花瓣褪去，渴望和欲望永远不会孤独，没有倾倒，我在这里，你在那里，我希望你在这里，你美丽和棕色的眼睛像来自大海的橄榄，当我想到他们，只有你让我记得我醒了、我醒来了，我离开了黑暗，没有渴望，我找到了自己，我把激情和欲望包裹在一切之中，我看到并记住了强烈的吻，强烈的拥抱，我给予和接受的一切，并没有要求从存在的重生中产生，并没有要求与爱没有痛苦，我看到，希望，拥有和记住的一切，我得到的是所有他们不能再坚持得到的爱，感情，怜悯，所有的激情这个词，从来没有说不自由的心，等待给什么，甚至没有要求，有捐赠是真理是给予、不问不求，如果你不听不问，那就给吧，寻找铲子，找到灵丹妙药，那是无法比拟的宝藏，只有不是金子的宝藏才是持久的爱，你很清楚我想要什么，但我没有告诉你，你看到有一种深层的东西，我看到了，但没有翻译出来，那是一种力量，没有拥有它就会诞生，没有看到它就在我体内成长，所以它喜欢我，为你我写，而我没有看到我体内成长的东西是爱它是我想要但没有的东西，但我

渴望，而且我喜欢看到它的成长，在夜幕降临时，一切都发生了，没有恐惧，没有颤抖，没有害怕入睡，温暖的孤独像一只手在心脏下，你在那里，在窗边，我没有看到你，但我知道，我觉得香水是她的，有檀香和茉莉花的味道，我听着，但没有听到，但我意识到它不在那里，认识到昨天是一样的，但今天不同，我看到，闻到和听到它是前方

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它很疼，对我来说，呼吸和吸气是必不可少的，我为你呼吸，我没有看到你，我没有感觉到你，这不是结束，因为你在那里，很远，但现在我请一个和尚给我看前面，未来，我猜，你在那里，在最后，在窗口看，没有看到你，没有给你，我把你带到海边，我给你知道海洋空气的味道，潮湿的呼吸和快乐是我看到的，海，沙，潮湿的，空气，是你的呼吸。

我点燃了那根深思熟虑的香烟，享受着存在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和谐，使我在行与行之间徘徊，在思考中流动，客观的想法和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从来没有读过电线，到我写的东西，这很奇怪，但我知道有人读，为什么他们喜欢，将达到我想传达的东西，或者是模糊的东西，香烟灭了，我想对我来说将是.....！！我不知道，但我写的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的释放，对我来说是好的，希望那些谁读我是幸福的，以及选择另一种类型的写作最近我更具体的不是那么多的光和能量，但对于爱和理解的目的地，爱的心灵发出的话深情的人谁喜欢读的东西更爱，明智的，我是张开双臂爱在我的文字中，我更直接和具体，我想达到那种将读者和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想成为我一直来自发的，但吸引人的友好的文字，在字母之间的协调，形成的句子总是有联系的

，而且非常现实，我期望有思想的文字，冥想的句子，对不起，如果我让你思考，但思考是好的，即使是关于荒谬的，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只是说我也存在。

这种简单的方式或气质通过一个普通的filipe moura为所有不寻常的人读我，因为它是不常见的那么多耐心读我写的东西，我承认，我读的少，但当我做它也让我思考，这里是我的挑战阅读和继续阅读和思考。我很感激，也很高兴，即使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也有人在思考!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我感觉到了，就像雨打在石头上，进入路面的洞里，在沙子和泥土的坚硬和要求的连接下，没有地方，没有空间，也没有更多的石头，这里是一个有效的关系石头，泥土、我们在上面行走，冷冰冰的石头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不管有没有沙子或泥土，但通过石匠的手把它们结合起来，完美的爱应该在地球上像人行道上的石头一样结合起来，石匠是连接几块石头的人，而不是连接石头的心，而是可以塑造成任何其他碎片的感情，我们应该是一组碎片，一起可以承受任何重量，时间的磨损也不敢破坏我们行走的路面，人们遭受太多的负荷，但如果他们结合在一起，影响就小。你的另一块爱将是沙子和地球，使我们团结起来而不脆弱、如果所有的碎片都在一起，并且铺设得很好，那么磨损就会降到最低。人类完善了自己的石头，并将其他的石头连接在一起，它们很强大，构成了一条长而坚实的道路，遍布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就像乐高一样，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所有的石

头都团结起来，没有缺陷。

地球上的人也是如此，他们被塑造成适合正确的位置，想象一下所有的拼图，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不比别人差，这将是一个没有碎片的拼图，一个扭曲的图像，我们都需要这个世界，地球需要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没有人是一无所有的、一切都有其存在的方式，并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拼图，我们生活的地球，在不知不觉中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都在拼图中扮演一个角色，有些是直的，有些是歪的、但一切都很自然，毕竟我们想要一种方式，这种铺垫是众生之间的和谐，所有的合作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一对对的爱和联系，我们如何定义自己，如果别人不显示自己的感觉，不说实话，感觉是存在的，是需要分享的，如果活着很痛苦，也要分享代价，但为什么不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我们说谎，被幻想的感觉是我们的脸，当你爱一个人，应该显示它的脸。如果你展示了你的脸，对不起，如果我是我，但我展示了我是如何，展示了我的脸，我的脸没有被出售，不是因为太贵，因为钱从来没有买过我，我也不想被出售，更不想买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反对欧元，赞成脸，而不是他们说的皇冠，买一切，因为我不是国王，不希望皇冠，我想，但脸与感情与痛苦，因为如果你不痛苦不存在，如果你不痛苦被出售被购买是幸福的，因为它有金钱我从来没

见过脸显示一切，它需要脸来假设我们是不够好，我们必须是足够好，假设因为我们不够好，没有人够好，因为有一天皇冠取代了脸，那

这将是没有面孔的王冠 同样的痛苦，同样的热情，这是爱的热情，这是我们的想象，我们从想象到现实的转换，我忠诚于热情。忠于爱，忠于热情，甚至忠于痛苦，因为这是你的辉煌，我存在，我是我们世界中的演员，你是一个无声的电影演员，但我们的通道是一个浪漫的电影拍摄，吟唱着一首歌 "这里是我们的热情的爱，没有痛苦 "你可能是我将是你，然后我们都是我们看和看到相同的角度，相同的方向，相同的未来，我们的角落，相同的空间适合一切，需要一切我正在投射到理想化，最后努力通过相同的方式，我呼吸和叹息你永远叹息如果你害怕未来，我很难看到你受苦而不受伤，因为你没有受到伤害，这是生活，你知道，是的，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想象和想象是不可靠的，但我知道，是的，我们在一起，即使分开，只是在这里，我沟通你的答案，我知道你在哪里，你永远不知道我是否会在哪里，但我发现自己在哪里和那里，我总是和你在一起，继续不知道，因为我只是想象，但我想象一切美好，没有边界，你和我总是在一起或分开，我们是连接、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 你行动，我反应，你笑，你说话，我批准，你看，你注意到，我同意，我们总是在调和，我多么想你，我多么渴望你，只是为了一个吻，我旅行，我跑，我飞，我总是跌倒，但我不会跌倒，也不会受伤，你是我

欲望的解药，我保证，我会遇到你，发现一切，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已经想象到未来会是怎样，我看到你，感觉你感觉你感觉我你和我都感觉到了你也感觉到了我因为你读了我写的东西，我感觉到的是我想让你永远在我身边 我克服了叛变，但没有战斗 对不起，打错了，没有人可以责备 因为你想看到，即使不看，我知道，我想象

你看，帝国的征服是真实的，这不是想象，这是一个没有欺骗的景象。

这里的无效性或零是指没有人离开游戏，当某人达到他想要的东西时，他感到暂时的快乐，因为野心是征服，然后再征服，所以他为达到而快乐，为达到而沮丧，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并且总是想要更多的东西，现在我很快乐，但后来我想到了另一个愿望，现在，天才先生授予我不是三个愿望，而是一个愿望的集合体，现在天才先生不要消失，我想要更多的东西，在美背后是性格，这种力量促使我们始终遵循个人和可行的理想主义，所以人们捍卫个人行为和社会理想。美的背后是性格，这种力量促使我们始终遵循一种个人的和可行的理想主义，因此我们捍卫一种行为和社会个性的理想，我亲爱的朋友们，这种差异标志着按照一种想法、一种思想、一种符合的方式行事和物化的态度，因此在寻找、这股自然力量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也是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渴望成为特别的人的原因，哦，不要相信，有一天你已经跌倒了，我们忍受着它，但我们也爱和战斗，带着信念站立，跌倒了不想走，跌倒了没有降落伞，都是在没有借口的愧疚中解脱，然后起来你的绿色，你的棕色，你的魅力公主，你的灵魂被点燃，我想你，就像一个想要生活的人，呼吸快乐，你的颜色治愈我的痛苦，你

的光泽是我的魅力，你美丽可爱的头发跳动，在心脏的根部创造链接，杀死孤独，我祝贺自己，感谢那激情，那手，触摸，那微笑，带我到天堂。

我看见你，我看着你，我注意到你，我又看着你，我又注意到你，我喜欢你。

我喜欢它，这是爱的姿态。

你是那样的，你对我说好，我看到它不是那样的，我问你怎么样，你几乎哭了，我感到悲伤，你问你不要那样，我问你，我很高兴，我喜欢你，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迷失了，把我当作一个起点，认为生活是一张地图，你找到了我，我说欢迎在这里开始旅程，没有什么，你已经有了我的账户，你有我在你的藏身处，给我一个吻，一切都会很美好。

想象而不创造 写作而不阅读 听取而不聆听 学习而不背诵
这里有一句格言，有一个主题，在字母中，在单词中，在短语中，在诗歌中，与我一起，一切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感到实际的现代化，没有过去，虽然我记得我忘记，在现在重新做一切 我感到理解，真理，我感到脸上的年龄，我看着眼睛，看到没有讽刺和蛊惑，我是自发的，我是事实的，准时的和实际的，今天是这样的，忘记它，像这样做，如果没有以前的时刻，它会是这样的。它来自于内心，我看着外面，我记得我存在，我看到自己在现在，瞬间已经过去，已经过去了。我看着现在的脸，那一刻，那一瞬间，不是过去而是现在的事件，几乎出现了那个词，一个单一的事实，一个愿望，一个意志，最后一个快乐，只是写下了什么，没有说，但与那一天的愿景相对应，写作诞生了，一个人的能量，

一个人的快乐，过着他的日子日子漂浮着，几乎消逝，
清澈宁静的水顺着温柔的脸庞流下，是流在你脸上的泪水，
女孩，女士，女人，有时会迷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渴望像樱桃一样甜美，字母是文字，有时也是如此

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会引起骚动，但我感觉到你的伤口在燃烧，这是一个转折点，是你世界中的一个通道，我看到了。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知道你的恐惧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在这些午后 在这些孤独的夜晚 有激情 有欲望 你闭上眼睛 你感受到 你恐惧 你想要 我想到你快乐和渴望的笑容 等待着某个勇敢的人 他们拿走 他们偷走他们入侵，但不会夺走属于你的我 我们的梦想，我们在河岸边的相遇 我微笑着，你在水底玩着一块石头，石头在动，在动 石头很硬，但你和水都是最疯狂的纯粹的主人 如果我坐下来，我思考，我在想象中的线条之间写作就像鱼缸里的鱼，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永远不会厌倦呼吸，寻找游泳的自由，有一天没有鱼缸来容纳它，然后梦见你，我看到你在那里，我问你怎么样，我或多或少，你说，我听和想，我越看越可怜我看到的太多了，从来没有少过，我看到和感受到了你的担忧，没有腾出你的积极和创造性的头脑，但它从来都是消极的，是建设性的，我喝了咖啡，我失去了信心，有人抓住了我，我感受到了保护我的爪子，有人永远不会忘记我，告诉我你在那里 是的，我希望你快乐，快乐和满足，因为所有的时间你像其他人一样快乐和满足是我对这个人口进化的愿望，所以有激情，我看着前方，我看到你在那里，这是令人陶醉的，这是神奇的，我想要的一切是你，只有你

，只有我和你，我们是多么的快乐，我看着落下的雨，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都被这些神奇的水滴淹没，被传送的一切是快乐，每当我觉得每当我写它是一些我看到我记得，我看到你总是在未来和现在，我想 -

你永远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你与我肚脐相接，嘴唇相接，身体相接，不仅仅是朋友，它总是我看到的東西，没有说出来，它是我想要的東西，感觉到强烈的联系，没有痛苦，我把你放在我的想象中，它是创造美丽的東西，在黄色的阴影中，像太阳，永远不会熄灭，整天照射着能量，当我关掉灯，它变得黑暗，一切模糊不清，我进入该维度，有一个黑暗的原因。你在我的想象中，它是创造一个美丽的東西，在黄色的阴影中，像太阳一样，永远不会熄灭，整天辐射能量，当我关掉灯，它变得黑暗，一切都很模糊，我进入这个维度，有一个黑暗的原因，没有动机，有想象中的虚无，空虚，看不到的東西，一切都投射到黑暗中，想象中的墙壁，障碍被带下来，比触手更糟糕，表演开始，我打开灯，幕布升起，直到当

我去做梦，你去思考，但你不思考，就像没有什么是相同的，头脑的思考方式因人而异，你认为我也认为很好！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总是只有一个人在发生，因为我看到了黑暗，我是一个乘客，而不是光明的爱，只要我是完整的，我感觉到身体的一部分睡着了，情绪被音调打破了，告诉我这是什么！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总是只有一个人在发生，因为我看到了黑暗，我是一个乘客，而不是光的爱，只要我是完整的，我觉得身体的一部分睡

着了，情绪被音调打破，告诉我放松，强调和吸收的耳朵，我正在重新出现，而不是睡着了，但也许它是更好地忘记一些东西，以缓解紧张的脉搏，我被停止捆绑重新调整，也许它已经过去，我释放自己，我很安静，但总有一个解决方案的问题，我没有反应，但我采取行动，我负责的情况，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完成痛苦。

我以为我在做梦，我醒来时看到你在梦中，它似乎像一个故事，你是一个有更多的魅力，更多的美丽，公主的空气，你是我的灵感，这不是想象，这是你的骑士，你的战士为你，我有任何行动没有盔甲保护我的心，你很困，你张开嘴，你睡着了，我想你靠在你身边。

躺下我要求一个吻，你满足了她的愿望，我希望和你在一起，我发现自己和你一起做梦，我看到你宁静的百合花瓣，你的香水诱惑着我，把我引向你的邂逅，我感到晕眩和困惑，我们在你的屋顶上看到星星，我靠着你，甚至迷失了方向，你让我微笑，你让我感觉它是如此好，让我超越没有人，你是如此善良，在超过一千或更好的无限，它是如此美丽，我对你感觉更多，它是无法感受，是让自己为你的魔法，你的喜悦。

你是如此可爱，你是一个已经走起来的婴儿，你是如此甜蜜，你是一个朋友，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你是有趣的，你是最好的，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我想要的一切，希望有一个美丽的儿子，你是非常有爱心的，你是非常微笑的，你是一个同情，你是最大的喜悦，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世界调皮，调皮的男孩，你是蒂亚戈，我的儿子，我的可爱和冷静的孩子，你整天都是伟大的你的笑容、你的微笑，你的快乐是迷人的能量，你跳墙，你跳栅栏，你来找我要糖果，你来给我你的布丁，你是如此甜蜜，如此美好，整天你总是微笑着，准备去街道，去花园，你是一个男孩，一个流氓，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想让你知道，我总是希望你在我身边。

我在云层下旅行，我在天空下飞翔，我在火星和木星上，在火星上我决定爱你，在木星上我想要你，这里是我

的存在，从笔下飞向星球，有力量，有能量，有快乐，它是一种传播的东西，它是爱的形状，它有太阳的力量，它像向日葵一样移动，它有自己的意志，不断地寻找燃烧的东西，这是一个梦想，是一个征服，是一个目标，一切都有激情，没有尺寸，这是伟大的，惊人的。

最后，我非常喜爱地看着窗外，我注意到地平线，我的目光穿过山丘，我看着前方，我看到了你的星星，它明亮闪耀，我抬起眼睛，我看到了月亮，这是我和我的，这是风景，这是一个旅程，我看到你在陆地和海底旅行，我陪你一起旅行，我们在陆地和海底征服了对方，这只是月光而已。

希望是渴望是爱是思考是感觉是想念你是希望你在这里是渴望见面是爱你是永远想着你是感觉你的存在。

我觉得想创作一些东西，但想象创作和转化写作供人阅读是非常模糊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为什么，但我缺乏灵感，我必须采取立场来面对这种写作和有东西可读的情况，我开始想试图放手，我会放弃，因为这不容易实现。

如果有一天只在一天内讲述冒险或不幸，也不是1年后的今天，我可以看到50天是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这里有一点50天的时刻，为这一年365天中的一些日子和一些分钟，为60个24小时的时间，最后，活在当下！

我被抽象化了，我去了那里，我来了，我全神贯注，有点扭曲，有点奇怪，但这不是做梦，我是清醒的，准备掷骰子，就在前面。

根据头脑的工作方式，我想象，最重要的是这是我创造的东西，然后我必须用我的存在生活，这就是生活和存在。

你知道吗？有些东西可以改变事物，它已经是某种东西了，而本来是事物的东西却引发了N种事物，但什么时候呢？当它被转化并且它真的是已经是东西的东西时，那么，生活中的东西！"！

那是飞翔的雾气，那是呼吸的空气，那是想赢而不畏惧，那是海边的月光，我是船长，我在船上拥有一切，航行中出现了战斗胜利的画面，那是一种成就。

如果有一天，这将发生，哦，多么快乐，有人会说，我关上了门，打开了窗户，在天堂下无畏地飞翔，有一些人无意识地做出判断，我把自己延续到双方的协议，有松散的音符，在一个非常热的地方的气氛中，有百合花，有金盏花，你想有湿土，在天花板上潮湿、一盏昏暗无助的灯在坚持着紧张感上升，有艰苦的时刻，甚至是困难的时刻，但没有人，但没有人知道什么，只有一个人明白，明白如何在人群中孤独，这是一件事，但生活不存在，最重要的是想生活，我微笑的时刻，我哭的遗憾，我写我不明白，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看到一切，没有什么，我看，然后我哭了，只因为我给自己，从未

离开你，但我什么都不知道，这里是一个香水，扩大并点燃了激情的剧痛，是时候说不了，只是因为那时有些东西存在，有些东西在血管中流动，血液有时从没有抽动的的心脏中流走，这只是为了了解激情是如何跳动的，即使在一个贫民的灵魂中也是强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人，有思想，因为它害怕一些东西，最后感觉总有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我想我值得

它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它属于两个人，因为我们爱，也拒绝结束的东西，出生的东西，开花和成长的东西，一切都有一天存在，一秒钟就消失了，就像这样发生的一切，不仅是因为一个人想活一天，再活一瞬间，总是不稳定的，没有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时刻，这是时间的挫折，它是和停止的，这足以相信有时重生，因为我可以看，不想象，这是真理在年轻的年龄，这是确切的，它表明了如果在行动中，一个征服心脏的单一行动是想象力的果实，它是一种联系，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说不，发生的事情是我害怕的，所有的颤抖都不是徒劳的，就像有人用拖把递给我的手，总是有人站在不的一边，因为这样就必须说是，甚至思考。不，这是不对的，但"是"就是"不"，它一直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想过，但有时会使"是"转化为"不"，这里是真诚地争取自由，以真理行事，"不"就是"不"，"是"是因为我不是，我不只是想活着，因为我存在，当我认为我已经是了。阅读 拓展 写作 睡眠 我边走边跑，静止不动 我在运动中，自由而聪明的思考的成果 我注意运动 我行走，只因为我爱我，即使我不在这个世界上 爱我 我不相信迷信 我相信人和他的发明问题 推测 想象 幻觉 离子或质子甚至创造火箭 光是在能量中，一个人没有看到，但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产生了，并得到了它，这个人是如此庸俗，只是

想象和创造有意义，而不是像它说的第六感，但它是如此真实，只要他想，它就会发生。

如果我们为时刻而活，无论他们是

没有人会说爱是痛苦的，想象一下没有痛苦的爱，因为无论它是什么，它都需要热情，需要比你想象的时间更长的呼吸的光芒，真相是在爱和给予，甚至痛苦，甚至看不到，但首先是感觉和施加痛苦的爱，甚至没有看到、但最重要的是想保护他的爱免受痛苦，这种保护创造了一种来自情感的关系，爱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的痛苦来自你的心，在你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大海，只是通过看让我爱，睫毛在沙滩上跳动，眼泪在波浪中滚动，我看到了一个有贝壳的沙滩，我在星星上绊倒，一个哭泣，一个谷物，所以我的心被喂养。

如果我遭受痛苦，那是因为我并没有看到或理解我所经历的，微笑的向日葵欢呼起来，用太阳光来美化自己自由的释放自己，展示你的美丽 什么是窒息 什么是疯狂 什么是恐惧 每个人都有一点 它是一个移动的东西 我没有看到它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一个折磨了很久的时刻 我怎么能面对一个耳语 现在它没有笑 因为有人看到一个人 谁在那一刻动摇了 只是因为他看了看 然后离开那里 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为什么它是沉默的，我遭受的东西，我住和遭受我的感觉，晚上是冷的，我回来的道路与一切，与一个没有什么，没有人从来没有超越，但作为一个人，我落空了，如果在你的眼睛，我看到了确定性，我的行为是清晰的，有悲伤的灵巧，现在，对于不确定的你不采取行动

动、你是不正确的，然后我看着天花板，一切似乎都被遗弃了，哦，多么痛苦，哦，多么悲伤和焦虑的视觉，看着我光荣的时刻，我走到地板上，只是因为我跌倒了，我下降在谦卑的一切，存在于人类的沉默，令人不安的声音，令人不安的沉默的人，对于什么不说变得快乐，我在一天醒来，我失去了我说，这不是快乐。

我的感觉和所有在一天中的明天会变得更好是我想要的，只是因为有一个人变得悲伤。

在孤独的黑暗中，伸出手来，不要对兄弟说不，因为它不是徒劳的，触摸你的心，如果它只是孤独，就不会有怜悯。

我坐在这些石头上，为你写下我从未忘记的东西，你的微笑，你的陪伴是我独自一人时总能感受到的，我不时地想起你，只要想起你，我就感觉很好。

每当我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醒来，看着自己，问自己是否真的像我想象的那样，或者我只是在梦中旅行，什么都没有建立，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所以我很少做梦，醒来后一切都没有改变，这让我很沮丧，最后做梦或不做梦一切都保持不变。

在一个悲伤和厌世的夜晚环境中，沉默不语，非常沉默，然而有一颗星星在闪耀，有一轮月亮在照亮，即使是最凶猛和残暴的环境中，也有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鼓励我们并拉我们向上的存在，一个朋友、有的人冷漠地看着我们，没有信仰，没有爱，给我们带来痛苦，不相信自己是朋友，只看自己的肚脐，有一天他也会感觉到不同，他是朋友的朋友，即使在痛苦的时候也能感觉到爱的信仰，有一天人将成为什么，没有人可

以说，如果他们说是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这是根植于他的生活方式中、从出生到成长，最后到死亡，人所做的一切没有人能够预见，甚至没有人能够预见。

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人和他的存在。

我在你的眼神中看到了某种闪光，它是强烈的，它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爱。我又看了看，它继续发光，这个眼神征服了我，它像一颗闪烁的、强大的星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一种美丽的感觉，当我看到我想去的地方，我希望你能和我走在同一条路上，在这张羊皮纸上写着，你是我肩上的朋友，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

我不明白，甚至只是不知道，明白就够了，明白就够了，那么是的，我可以争辩说我将被启迪发生了什么，我超越了发生的事情，我只是想知道它在哪里开始，最后结束，我想让你知道，尽管一切都可能发生，其结局我无法预测，我不会忘记你，你总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依靠我们的爱，因为它不仅是激情，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夜的深度，是时候放松，增加广播的音乐，让我把晚上是同伴，我们可以分享最敏感的感觉、因为她能很好地保守秘密，我喜欢称她为沉默的夜晚，因为她总是有一双好耳朵，但很少说话，虽然总是纵容，所以我很高兴。

如何作为整个世界的囚徒而生活，一缕自由的气息来缓解焦虑，这种囚禁的感觉使紧张感增加，神经眨眼而不被他人看到，看哪，我们身上的束缚被松开了，如何是

自由和自然的，以更平凡或感性的东西，甚至我都没有想象到它是如何工作的。

写作和有一些东西，想象和代表我是普通人的感觉，看到我写的一切，通过头脑有乐趣，我希望你当阅读同样。

这种孤独的地位，个人的，没有命运的，这种把我们推向遗忘的迷失，完全失去了感觉，失去了呼吸，失去了相信的欲望，这是每个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一个眼神，一声叹息，香烟膨胀，一次又一次的呼吸，我看着时钟，几分钟过去了，香烟慢慢燃烧，我不断地寻找着什么，从这一刻开始，又一次呼吸、在一小时过去之前，我希望这种瘾有一天会消失，它发生了，那是积极态度的努力和毅力的神奇果实，它是好的，甚至是特殊的，如果这种出现的性质是希望和更好的，超过的，那将是原创的胜利者和压倒性的最终征服者在寂静的夜晚的黎明一切都在我的手中，没有捕捉到一切的幻觉与以下条件，幸福甚至非常幸福，只是因为我想

既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感受，在任何一个世纪的这一天，我都倾向于幸福，去生活我没有生活过的东西，去听我没有听过的东西，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好吧，重生去生活，把普通的东西变成微妙的不寻常的东西，已经存在于无意识中，一些没有对我们撒谎的东西。让它跳跃，让它在想象力的感觉中飞翔，让心脏有力地跳动，以达到立即的

一个不以自己的行为判断自己的人的最高自由--存在就是自由的生活。

有一天我走得太快了，我撞车了，被甩在了后面，所以我带着撞车的鼓励和康复的信心重新开始，我坚持并活着，好像没有别的机会，我迈出了缓慢但坚定的步伐，我回到了世界上最疯狂的比赛中，这场比赛叫做生活，我为她而战，达到了在主线上很好地定位的目标.....我看到独自战斗是必要的自由，这是孤独的姐妹，因为我总是独自开始，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地方站出来。只有当我们独自奔跑时，才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这是战斗的精神，但我们永远不会孤独，我们有生活在我们面前，这是为生活而奔跑，当我们开始一个周期时，成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这很自然，我们开始最后，但有一些点，我们是赢家。这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第一，在另一个地方最后，但从未停止像这样，在生活的比赛没有跑步者，我们总是赢，同时失去，这是战斗和生活的胜利!

在闲暇的驱使下，我冥想、平衡，最后采取了一个关于不安的行动，当人不独自生活时，他就会变得不快乐，当他不能忍受静止时，有必要寻找幸福，这来自于内心，因为人不耐烦地寻求来自外部的东西，好吧，这种不安使我们悲伤，忍受孤独和静止使我们坚强，如果我们

能和自己一起生活，我们就会达到充分的快乐，谁也不寻求，因为他发现自己，不要认为这是一种自闭症的生活方式，但最大的快乐在我们内心。

It there...It there when you don't ask...It there when it's not

我需要.....在你想要我的时候在那里.....即使我不在那里.....在你感觉不到我的时候在那里.....在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在那里.....在你想到我的时候在那里# 我在那里，当你想象 我在那里，即使我不想在那里 我在那里，当你爱我 我在那里，因为你存在 我在那里，因为你梦想着我...我想到了在那里...

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你，看着你，我会说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女孩，你的眼睛里有一些东西，明亮的欢快和闪亮的笑容，你是一个女人，谁想要美丽和性感，你是一个诱惑我，我曾经想只是为了我觉得你喜欢的魔法？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我想象着这一切，只是为了存在，我不知道我以后会说什么，写是不同的，这真的很可怕，梦想的存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试图描述什么永远不会看到在这里结束的旅行，关于那个世界的沉默，存在，有人遭受我认为没有人应该做只是为了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因为缺乏勇气不采取行动，但知道如何忽视的福利的人不能看，看到停止吸烟和思考！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熄灭了香烟，冲突开始了，作为对剩余欲望的一种治疗。

我写作是为了驱除和创造。两分钟后，写作和拥有其

他不是你的东西的真相开始了。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有更多真实的东西的战士，征服。熄灭一支烟已经16分钟了，重新点燃它的欲望在增长。一切都会过去，当你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

我在思考，所以你必须等待。从软弱到胜利的冲动，一切都会像夕阳一样到来。我存在于与欲望的永久接触中。我想到半小时后我看到自己，感觉自己想超越时间。在秒中旅行，分钟就像火箭一样庆祝每一次前进。我感觉很轻，想着我达到的前进会是什么样子。有一个后退的步骤，因为有一个可及的香烟。在35分钟的时候，这里是我想要撤销的行为。

它没有思考，是以机械和程序化的方式行事。

我在一次灭火的过程中，有这个权限。

我把自己重新定位在瞬间，在创作的自发中。言语、短语与行动和联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计划可能会中止，我思考了一下，觉得我有一个北。再过45分钟，这里又有一支烟，我想，当然了！我想！一切，但几乎一切，都让我思考，这必须面对。

这是一个小时，我的30年的结果是20年。

我们如何在生活中66%的时间里思考33%的时间能给我们带来的100%的东西。这很复杂，但解释了。

如果我真的有志于此，我必须争取和研究一种表现的方式。

这并不容易，我几乎没有再抽过“一根”烟。一点钟就到

了，我沿着一条没有项目的路线走。

从逻辑上讲，我将在这种情况下抽烟。我的本性必须包含纯洁。

两小时03分钟过去了，然后我想。

我将设法出现，有些东西会成功。我开始微笑，认为有东西要出来了。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放弃，但我要坚持。我加强了，我所想的是说我赢了。

一些东西 不是 自然是 不正常。 正如
我将 反思、 最好的事情是假装睡觉。

意志来了，但我不会逃避。我没有光，但能量永远不会失效。

我感觉到一种闪闪发光的力量，永远不会让我眼花缭乱。我将改变，由此我将毫不犹豫地改变一切。

我要去，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

一支安静的、平庸的香烟，一些犹豫不决的东西，而不是刺激性的。

当有一天海鸥来了，我会让它把你带回来 我有我不想要的东西，当我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我失去了一切，如果没有你，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激情，我有一个巨大的爱，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看到我在这里失去了什么，你在那里，我多么想成为一座火山，好像它震撼了你的心

这个巨大的爱，总是胜利的，在我感到的任何地方，一个来自我的世界的深层欲望 我总是想要你、甚至当你笑的时候，幸福的表情比所有的电更强烈，通过它，所有的电流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把我们分开，从来没有偶然冲突的意图，想象河下的桥，那里的人行道不再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火山，跑了，藏起来，我在一张纸上读到了甜如蜜的话，字母不是废话，有意义，被埋在过去的东西，风想，吹着那张脸画。

在一幅不受欢迎的画上的画笔，你是艺术的那一部分，
你被画在画布上，它是一个它是她。

图为

我跑了，我跑了，但是他抓住了我，拉着我，他把我
带走了。

一个被诅咒的身影，你甚至看不到它，但它会自我传播
。他是幽灵经历中无法辨认的身影。这个身影喃喃自语
道：你害怕一个无脸的人！你是一个无脸的人！

是的--我带着一些恐惧回答。不要害怕，因为我只存在
于光的存在中。

我说过光和能量，但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
脸，妖艳地出现，没有达到他的体格就跑了。

影子是黑暗中的存在，没有光就不能生存。陌生的你是
一个隐藏在黑暗和寂静中的影子。但你从光中走出来，
带着那顶你所戴的无面的、黑色的帽子。我升上天空，
我用你的目光和变形的光的扭曲来放大。对着天空，我
笑得无人能及，我带着苏丹的气质笑，带着迷茫的气质
笑，我用黑色天空的速度回答，我把自己浓缩到晶莹而
尖锐的雨滴中。但对于一个没有脸的人来说，水刺穿了
我的身体，而我自己的风衣却没有浸湿。因为它是由影

子构成的。这些想象中的人物被我重新创造出来，以便在寂静的夜晚吓走那些逃离黑暗、寻找光明的人。

我是一个不幸的影友。人物的整个邪

恶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失踪的幽灵。

尖叫作为一种生命愉悦的形式，从浑浊的灵魂中出现、

对他人的保护意识和灵魂的可怕嗡嗡声。

崛起的人不一定会倒下，但崛起的是骗局，是流氓。

你真正看到的是上升，而不是跌落悬崖。

在海浪的高处，在绿色的地方，蓝色的地方。

红色的出现是对他人原则的一种警告。

黑暗、阴郁、轻浮并不总是存在，仿佛磨砺着绝望的尖锐、无声的呐喊。

言下之意是指遇到涉及激情的超自然魔法。

毫无悬念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建起了一堵文学墙，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出现了……在那里，写作和泪水中流淌着一种牢不可破的满足感，其存在不是反对的，而是仿佛被南极的冰层打破，出现了一种排斥在奇迹般的生命中的魔力，仿佛空出了一个燃烧的欲望之火，宣告了早就宣布过的事情。他写道，并将创造之机的救济转化为他的灵魂。在台词和说法之间，这里有一个人的想法和另一个人的评论。

眩晕症

一个开始，一个悬崖，因为时间不是短暂的。

糟糕的开始平行坠落，我冷却下来。踮起脚尖，我平衡和跳跃，我俯冲。我不取消自己，我跳，想象眩晕。迅速地心惊肉跳，因为我想象的东西在旅行。在最前面，当我在空中滑翔时，我在一秒钟内看到了所有的生命。这是自由落体，这个秋天的撞击地面.....由湿润的柏油路面照耀着我呼吸的深层空气是冰冷的!湿漉漉的柏油路面我感觉到在黑暗中闪耀的凉水，让我想起了明亮而闪耀的天空，这就是那个地面的强度，强烈的冲击将摧毁即将到来的一切。钟停了下来，不朽地记录了他思考的瞬间。它以优于风的速度回旋而来，缠绕着自己，往上走，往上走，回到前一刻，这样就不会有后来我称它为坠落的高度，它在其中垂直上升。

自豪的感觉是我看到了别人的痛苦，有人感觉到了，别人从来没有看到别人的皮肤，我希望你永远不会遭受帮助和相互帮助的精神在道路上上升，有巨石是这些障碍，提高骄傲是出生在我的信念，因为世界来战斗到最后，看着你，最后是和深入，以满足对方和他的世界击剑的艺术有打击施加一切经过一个感觉的打击从剑的点，战斗的痛苦不情愿、传递着胜利和拥有的力量，看啊，胜利者和失败者在跌倒时闪闪发光，感觉到痛苦，但上升和胜利是一个征服痛苦的战士，想象自己在最后一幕

的顶部，瞥见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荣耀，所有战斗的人
都应该得到渴望的胜利。

那天早上

那是一个轻浮而令人心痛的黎明，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在黎明的早晨，在湿润的脸庞上，远远地传来了一声无力的呐喊，夜幕已经降临，时间出现了哀叹，并说要关注即将到来的太阳，蒸发了流淌的泪水，世界与云朵说，我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决定，简单的惊奇。我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决定，我将控制，这确实是个考验，我的决定不是凭空出现的，我将设法从我感觉的底部出现，我感觉到习惯的时间即将离开，勇气和毅力给了我希望，深渊被澄清了，从雾和诡异的风中出现了征服的意志，我将达到。

运气会自己推出时间来爱自己，并在斗争和战斗中不断进步，这是接下来几天的必经之路，我打了手，我读了小时、分钟和秒，并释放了自己，就像变魔术一样，这是我那天看到的，比许多人更快乐和满足，这是不同的，它来自心灵，当然会发生，它的结果是简单的。

网络

我认真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我看到了风景，它并不丑陋，我看了看社会，我看到了一张网，在这张网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相连的，我想象着蜘蛛是一个情节，一个真实的戏剧，死亡是蜘蛛的拜访，网对她来说是一种晚餐，蜘蛛拿走了蜘蛛带走了那些受苦最多、编织最少的

人，刺痛了人们，就像让他们睡觉一样，这个吞噬者伤害了每个人，有一天我梦见死在她的网里的人就是那只丑陋的蜘蛛，死亡将不复存在，凡人将屈服、蜘蛛和生命，我们都会屈服，但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形成一种新的力量。

如果有可能是好的，这样生活就不会变得丑陋，要有生活的意愿，不要把蜘蛛看成是结束，而是看成是一个社会/网络的循环的结束，这个网络的建设是进化，对蜘蛛来说没有解决办法，剩下的是网络、丑陋的蜘蛛和我的想象力。

Luzes咖啡馆在勉强熄灭的香烟和烤过的咖啡之间，我出现在这个空间是一个通风和经常出现的地方，人们从任何地方出现，我看到自己在未来创造一个纽带，在这个空间我将写作，有一个目标，我希望在大约2。在这个空间里，我希望能照亮我的日常生活，我感到轻松的能量，即使是一瞬间，我将保持每天的写作过程，不断创造，漫无边际，思考和写作是我觉得令人兴奋和挑战的事情，我想象自己在海洋之间，在我的世界的底部，有生命！我潜入写作的海洋！我潜入写作的海洋，在那里我看到墨水滴落，在美丽的线条之间创造文本、短语、诗歌或甚至简单的反思，没有太多的关注或匆忙，甚至存在紧张，是的，在我的海洋中用鱼叉猎取信件，深入到感受不同情感、感觉的心灵，但重要的是潜入我们的海洋，首先是对各种海洋的爱。

我把力量的灯笼点燃，然后被照亮的虚空熄灭，随着一种满足的感觉，一种无尽的欲望在我心中觉醒。碰巧的是，发光的火焰照亮了一个缓慢的、非常懒散的下午，

它是一种辉煌外观的轻微觉醒，仿佛一种征服在知识面前诞生。

吐出浓郁的香水味，强烈而有感染力，吸入时令人感到愉悦，每天都能呼吸到同样的空气，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微笑，不总是准确的微笑，但使你美丽，谨慎的亲密的微笑。欢乐和呵护的标志，仿佛它是一种魅力，一种永恒的欢乐，非常自然和放松，当你明智地微笑时，一种光芒击中了我，它狡猾地不说谎，当它触及我时，它是惊人的不同，我仍然略微深思，在现实中，幸福是如何从一个愉快的微笑和一个具有许多光彩的表情的双重性中产生的，正如我有时经历的那样。

法多一个法多一个命运，标志着渴望没有一个遥远的时代，沙漠，但非常接近看到你的渴望，只想属于你的感觉，不是一切我觉得我写，但我觉得我写。

这是我的心对风听到的话，以一种简单但不小的方式。如果风要带你一些话，我会用雨写下我要对你说的话，写在明信片上，我会用太阳的光芒画一幅画，告诉你，你是我的能量，为了你，我的太阳将永远照耀，即使在下雪的日子。

思考、反思和行动或不行动是不表达的，人是有感觉的，由于感觉和不表达是很难的，有时只要存在就足够了，但在反应之前要反思，就像感觉一样，要处理和假装，就像控制思想一样，要立即行动或不行动。

这是一种反思后的感觉，然后是一种反应，我们可能没有感觉，我们有时也可能没有反应。

沉默一个想法，只为意味着存在的存在而停留。

障碍不会是障碍，非常显示赢得不害怕，有时我们会感到痛苦，但重要的是生活和战斗，以发展自己，有时这是成长和学习，在生活的斗争中，我们总是要对损失，对不幸作出反应，克服障碍是最大的自我，在克服是最大的乐趣，征服和给我们适当的价值，克服自己和获得价值从失败中学习，最后赢得是生活的本质。

海旋风 海中的水滚动着，沙子一滴一滴地转动着，一粒一粒地滚动着，我用一只手抓住海洋的水滴，用另一只手抓住海洋景观的沙子，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东西，浸泡在手中，松开了，解放了自己，扩大了一种感觉，谁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不是一切都在自己手中，也不是一切都能达到，有时它在双手之间逃脱，我们保留在心中，感觉在手中，一切都有一种情感，一种捕捉，形成一种旋风。

不是说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但也不是绝对的谎言！

失去的火焰般的痛苦。哪里，但你在哪里？我做了什么？

我没有做梦，因为我醒着在等待。

你会来的，你会把我从这杂音中解救出来，这杂音把

我带走，把我撕碎，把我拆散，把我腐蚀，说你不是！
！你是什么？在我所在的地方，我想要更多，我不能忍受只是存在和呼吸。

我沿着前线走，这里有一些东西不让我走

前进。

因为我退后一步，回到我甚至没有或认为我是的地方。

我想逃跑，我丢掉了我的香烟，它撞到了岩石上，发出了怒吼。

我的心就像这根熄灭的香烟，直到它想重新点燃，你将是那个收紧和解开自己的人。因为我不想，我不想再做一条被绑住的松散的线，不再收紧。

我不想成为你所说的或所说的我，我想成为我的感觉。

那个盲目的结，难道你看不出来，它勒住了，收紧了，

破坏了。那个结会碎掉。

这一切都回到了空的问题上。我只想成为0，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跟进，我不想成为正的或负的，但你坚持认为我必须做和发生。

让我来。我

为什么要哭？

我不知道，但眼泪总是知道为什么会掉下来，会松开，我也知道为什么我有时会陷入对方的错误中，为什么我坚持着不放手。

我想哭，我想放手。这种苦涩的感觉让我浑身发热发冷，但它值得我去哭，去笑，去感受。结局会照顾到的，到时有一滴眼泪没有倒下，但一直在观望，滴在脸上的
是冷漠的泪。

我在想，你是如何。如此平庸，如此像你认为的那样，
你是一个模式。

我不关心我指望什么，我想看看你不能给我什么，我需要的不是你。

我想要我。我要的是你一直以来的样子，我以为是你的样子，或者当你不是的时候，你让自己如何成为。

我就是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开始这个故事的，我想这几个人会打，但我也没有箭和弓，更没有目标。

我的目标不是打，我甚至不想扑，我觉得我打的是我自己，箭插在我的心里，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一颗孤独的心，被打击得伤痕累累，却无法重振雄风，痛苦的意志力太强，无法抽身。

我并不自由。我永远不会完全自由，我爱我的自由，但我感到被束缚，因为他对我有爱。

他们为什么爱我？

他们是否爱。他们想自由，想依附于某人。我想感到孤独和不被注意。

我不想理解任何事情，我不想思考任何事情，因为你侵入了我，我想与正在接近的东西保持距离。

我不想要他们说的自由的爱。我只想放掉我身上的东西

。

痛苦，损失。他过去和现在都不在了。我
在这一刻来到这里，没有感觉到你的离开

。

这种做和不做的性质，以及更多的，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

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不想走远，我想去我不去的地方。

我将离开，什么都不带走。

我不哭，我不笑，我不思考，我不看，对于感觉我没有死。
。

多么悲惨的事情啊！

我走了，我必须走，总有一天我也会屈服。

为什么？是的，我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我不想去想已经传达的东西。

我不想打架，我不想那么像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人。

这声音折磨着那些哀悼的人。等待

。

我去旅行，我耐心地来和去。

我能说什么呢，我没有，我没有很多，我缺乏这么多。

侵入我的存在，告诉我我不想要了。我不想要

我不想回去，我想在这里，当音乐响起，风吹来的时候。

我不想成为魔鬼，我不想成为天使，我不想要天堂或地

狱。我想要万物存在的地球。

我不想离开，我想留在我所在的地方，我不想要那里的一切，我只是需要一个空间来呼吸，在其中思考。

想象和创造我自己的存在。

我只想呼吸空气。我希望我像我吹的空气一样松散。

我看到了，我闻到了，我听了，我还告诉你你认为不会听到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这么多，但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能打动你。这将对你的关注要求过高，不再有诱惑。我想看到你的原始状态。

你知道我有时会给自己的皮肤去角质，觉得自己是活生生的肉体，我遭受到皮肤的拉扯，难以自我生长和修复。

为了你，我在活生生的肉体中，充满了痕迹和伤痕。

我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但有些东西让我咬牙切齿，因为我不渴望，但我想要。

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什么都有一点，或者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拥有的东西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我是孤独的，你比以前更孤独。我在写这些东西，以后读它，会发现我的存在想要传递的东西。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我认为很多东西不会被说出来，很多东西也不会被理解。

驳回。

我强烈地想拒绝使我贫穷的东西。

琐碎的事情在心里没有位置，有太多的情感。

我们简单的一瞥所看到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心里留下痕迹。

他无法忍受，他，不想看到它，但他感觉到他的眼睛看到的東西。

永远不要睁开你的心眼，因为它可能不再看到和遭受。

我在这里。

你能看到我嗎？我不这么认为！你能感觉到我吗？你能感觉到我吗？我也不这么认为！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

哼，我留在这里是为了不让你忘记我，我不能忍受没有你，因为使我们结合的东西有时会使我们分离，但我在这里。

我不会假装

我打算写作，让它流淌。

我想写的无疑是一滴眼泪。

我是如何写出一滴眼泪的，因为它是悲伤的，孤独的，湿润的，松散的。

让我清洗你的哭泣，你的痛苦，你的悲伤，你的孤独，那是孤独的窒息。

让我舔你的眼泪，我想喝下你的痛苦

独自一人，独自一人。和我在一起，这就

是我，只有我!我是什么样子，我就是我

。

这种感觉扩大到真正感受到的痛苦。

感受到它就是我们，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思考自我就是要超越来自外部的东西。

向内看，我知道我的存在，对其他人来说，只要看我们就够了，但他们永远不会看到同样的东西。

我想要松散的页面，松散的纸张，松散的句子，松散的页面，松散的纸张，松散的句子，我希望一切都松散下来，我不想保留任何东西，我想清空自己，这是我唯一的发展方式，我写的一切，一切都蒸发了，多一句的痛苦，每个字都是它的痛苦，我想通过写作来释放自己。我不想受苦。

又是一天的早晨，早晨的新鲜空气，也很嘈杂。我想要夜晚，寂静的夜晚，我在黑暗中看到你带来的光芒。

让我们把沉默和黑暗结合起来。

让我们在停电中创造光明。诗句、歌曲、符咒、魔法、诗歌、短语。

我想成为你在黑夜中的光。

当我在深海潮汐的凹处放任自己时，海妖的竖琴大声演奏。我想留下来看着你，不告诉你我要给你写什么。

为了永远不忘记你。

无所求！无所求我什

么都不想要、

用这些话的目的是无效的。我不想让你读，我也不再想

写我有一天想告诉你的东西。

但现在我只想要一点儿东西。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阅读，更不用说理解我所要告诉你的
。

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你算数，是的，你为我算数，从那里你可以指望我。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将等待死亡来欺骗我。死亡？死

亡并不存在！

而这个人始终存在。我不害怕死亡，但害怕失去你。

不是说有什么伤害，而是有和没有的痛苦是存在的差别，怎么会这样呢？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想要的不多，我想要的也不多，我什么都不想要，我重复一遍，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拥有一切，现在我知道有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要，如果我拒绝有什么和没有什么，我将获得自由，摆脱束缚我的一切，我将放下苦难，放下拥有的东西。

够了，我只想成为！

我可以只做我自己吗？是的，我和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想要这种虚无。"永恒"

它跳动，再跳动，不停地跳动，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异常或伤口的流动而跳动，然后有一天，它打开了，再也没有打开过，它是开放的，在瞬间关闭，我应该怎么说呢，它是我的，总是我的，但最终是你的，他，你和我在一个词，然后心！这是我的！深深的悲哀

这就是不了解自己，用心和学习与自己的内心相处，看

，深渊是无限的。拥有和归属是永远消逝的东西，就像放弃一样。

总是乌托邦式的，看吧，存在者出生，生活和学习，当它真正意识到它很了解，它已经离了解一切和自己的存在很远了，什么已经改变了？

我的世界里的一切都在改变！？为什么？

为什么我愿意改变和面对一切，但几乎一切都来自我的世界我的哑巴世界？是智力告诉我以正确的方式行事！你能想象吗？在一个平流层的维度上，没有扩张的限制，进入了魔术的幻灭，在幻觉本身的层面上，永远是带着真正的幻觉的tenebrous外观，已经宣称的幻灭；产生了亲密的冲突的简单痛苦，克服了任何和谐。

神秘、深刻和敏感，这是字母加字母或字母太多、字数不够的无约束力的能量。

这里是一个正在沉淀的曼希尔，随着文字的出现，很多事情都在短时间内说了出来。

徒劳的是，事情会降临到你身上，许多人将会离开你，其他人将不值得。告诉你，最伟大的将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但我"使用"你，很少会有价值，但那些在最小的内部看到的价值，只有你可以获得。要生活，要成长，要学习，在后台总是乌托邦式的小知识。

在这一天，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了解到，写作是为了将

普通知识的认识者与科学知识统一起来，只有通过阅读
这种深刻的智慧才能解释这两者

+

我从我想结束的地方开始。

烟雾在我的房间里膨胀。通过我的内脏，这个人也被侵犯了。我想与你和其他人决裂。

我可以做到吗？

力量、力量和力量萦绕着我，告诉我无畏地向前迈进！

你会在我的日子之前完成。

我将拒绝外面的一切，我将如何感受.....我不知道，但在这里我将留下我的小故事，如果你在这一页，你对我的小故事感到好奇。

我将在这些页面中告诉你的是，我将找到居住在我体内的真正存在，没有外部世界。

这怎么可能，我们将看到我将如何描述我的故事。

目前我没有前进，事实上我正在撤退，准备前进。烟雾继续弥漫在这个空间。

这个故事从它将结束的地方开始。

我想告诉你的是对一切的斗争。让我们看看我是否能走到最后，说我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想要，作为内在自我的最大化。

你现在在这里，在片刻之间，我的香烟就相当于你读

完的页数。

让我们继续战斗吧，它将持续到

吹响小时、分钟、秒的号角。结束了!我将从我离开的地方开始。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股烟穿过窗户，被释放到空气中，我想成为这股只从空气中存在的烟。

我只想呼吸空气

我想浮想联翩，想象我在这里要讲的内容。我做了我不想做的事，我开始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

这场战斗，还远远没有打响。

我想传达给你的是感情、情况和冲突。

而挣扎是为了克服我曾经的存在。我想成为另一个人，那个萦绕在我身边的身影。

我自己的良心提醒我，告诉我：出现，战胜自己

在这里，我静静地站着，却在与我所追求的运动作斗争。

崇拜我的，来找我的自我。释放自己，扩展自己，让我通过我像你一样。

这里开始了我要做的事。什么疑惑，不退反进，这里有一个追寻我的身影。

做，发生，并再次重生，去生活和感受。没有妖言惑众和幻想，活出你看不到的东西。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进步，才能站起来说

。我想成为我自己，我就是我。

我曾经的存在和我将成为的形象。

我将如我所想。对于追求我的人，我会告诉他去吧。

面对我 e 我 释放我自己。 通过 终于 仍然 是尚未开始。

我所想的一切。谨防这种跟踪你的存在，最后是你的朋友。

我不再后悔这一刻。煎熬的尽头到来了，他抚摸着，对我轻声说：你在吗？

这是我将在这里报告的原则的结束。

现在我说：够了，到我这里来，把我纳入，直到胜利。

崇拜我，你成为。带上我吧！你将成为我最后一次的气味。是的，你要离开。

不 我 显示我自己 悲伤与a 你的 你的离开。

事实上 我正期待着你的离开。

来了就走，走了就来。我不想要你，但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祸害。你的存在是一种侮辱。

我知道，对你来说，我从来没有赢过，只有输过。

你就像香烟烟雾一样是疾病的朋友。

离开，走吧，离开，因为当我到达时，我不会在那里。

正如我告诉你的，我散发着你的气味，只是通过离开...
我就获得了另一种味道和香水。

也许你不知道，你也没有想到你所挑起的事。

从我有记忆以来，我认识你已经有好几年了。足够长的
时间，现在这里躺着的是意志

继续和你在一起。

我一开始会因为你的出现而在思想上打瞌睡，但是，吉人自有天相。

你是客体，我创造了我们的纽带，但对于有些软弱的生活条件来说，是有趣的和虚幻的快乐。我敢于通过剥夺。因为只有这样才是轻盈和自然的，才是滋养我的东西。

清新、宁静、温暖、和谐将成为补偿。

自然的风，像天气一样运行，总是与它的北方方向一致。对我们吹来的气流将是面对我们的风暴，没有什么比空气本身的烟雾更自然。

在其中，我们发现外部和内部的自然界都有摆脱枷锁的和谐。

它的绽放、成长和沉淀是解放的根本。不怀疑我们的相遇的意愿，正是坚定理性的沙漠沙地的时代的玫瑰。对普通人形象的解放，对拉开我们距离的亲密关系的偏心。我们是不同的，我是自然和有机的，你是人工和合成的。没有我将中和的行为，你将使我快乐。

我将为你打开门，让你来和我谈谈。但我会让它虚掩着，让你不久后离开。Vult你知道你的传播，你用不安来消

耗我的耐心。你现在和将来都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都有那些愚蠢的阶段，这通常是作为一个孩子。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成年人被告知要释放我们心中的孩子，那么我也有一个坏的

阶段。我要回到病人的安宁状态。

你可以走了，我把门锁上。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但我也知道你要去哪里。

深渊很宽，更宽的是放开你的思想。

逃跑吧，没有我，把自己围起来，然后爆炸。从第一天起，你的话就是我的短语，但不要指望我，当你下次说你好的时候，我在这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旅程将是那些想让自己被入侵的人回到艰难但和谐的现实，我们有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只有你的一个字，那就是再见。

你来了，远远地离开.....

这是最后一次.....渴望来打破。泪水落下，抹去了哭声。

收紧我的绳子，并不是让我窒息的那根。我喉咙里的结，被一根线牵着。

你扼杀了思想，窒息了良知。

你所提供的是一种缓慢死亡的复兴，以这种方式行走，并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说话。它永远不会抹去尖锐的疼痛，用一个滚动的打击切割尖锐的生活。

在记忆的高处，撕裂和幻觉的打击。这是你在存在与不

存在之间的二分法存在。一个在摄影时刻旅行的生命，
储存了一切，并在一瞬间驱逐了自己。因为你生活在我
之外的我。抹去你的命运，活出分数。

那种永恒的感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蔓延。就像不离不
弃地飞翔。

这个 瞬间 那 不 阻止 因为 你的呼吸e 从来
没有

你可以停下来，这让你呼吸。

活着就像呼吸的冲动一样强烈。但只是呼吸并不是生活。

当你停止生活时，你并没有停止呼吸。

因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无助的形象。

没有限制或后果，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在每一瞬间从作为另一个人中出现的東西將我們從我們真正的身份中掃除，那悬崖的幻觉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生活的自我鞭策，让我们感动的是那围绕着我们自然，不断地只让我们分心，我的意思是，所有对瞬间的吸收都只是幻觉，因为自然随机地反映出所有的框架，而且超级地优于人类运动的每一瞬间。

在自我的vulto周围产生的一切是放大内部的外部，然而只捕捉到分心的感觉是更大的存在，让我们母性感动。如果在任何时刻，良性的、矛盾的侵入你是在心灵的瞬间被同化，这些条目不能等同于任何冲动的学习和出走。

我很高兴你已经出现了，从巨大而遥远的思想中。我想谈谈.....。你决定，你总是操纵。扭转角色说闭口不

谈。

一句话的飞行是一种行为。如何无视你，把你带走。

你 有 是 飞翔 在 阴影 的 风的影子。 因
为 你

你隐藏起来，在你想出现的时候出现。你没看

到吗？

忙碌起来的另一个、你会有另一个朋友
那不。你简单的不幸。

一切都出现了蒸发。

就是这样，数到十的时候，我意识到未来之窗瞬间的一瞥要打开了，只看到最后的烟雾在膨胀，未来的点击率变得多么大，多么广阔。

Copyright Filipe Sá Moura © 2009